

國民新報

本館開設在前門外延壽寺街三十號

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本報價目 | | 本報價目 | |
|------|-----------|------|-----------|
| 中文 | 零售每份 大洋三分 | 英文 | 零售每份 大洋五分 |
| 本埠 | 每月大洋八角 | 本埠 | 每月大洋一元 |
| 外埠 | 每月大洋九角 | 外埠 | 每月大洋一元二角 |
| 全年 | 九元六角 | 全年 | 十二元 |
| 半年 | 五元八角 | 半年 | 六元 |
| 三個月 | 三元 | 三個月 | 三元六角 |
| 一個月 | 一元 | 一個月 | 一元二角 |
| 零售每份 | 大洋三分 | 零售每份 | 大洋五分 |

本報發行部啟事

本報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增。茲爲便利讀者起見，特在天津、北平、濟南、青島、大連、長春、哈爾濱、瀋陽、西安、蘭州、昆明、貴陽、重慶、成都、萬縣、宜昌、沙市、漢口、九江、南昌、杭州、寧波、溫州、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香港等處，均設有代售處。凡欲訂閱者，請向各代售處接洽。本報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中國國民黨軍事官學校啟事

本校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軍事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國立廣州附屬中學在京招生

本校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中學教育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綏遠全區職業專門學校招考插班生

本校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職業專門教育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職業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贈送書報廣告

本報爲擴大宣傳，特贈送書報。凡在本報訂閱者，均可獲贈書報一份。贈送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贈送地點：各代售處。贈送書報：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常識。贈送數量：一百份。贈送對象：凡在本報訂閱者。贈送手續：向各代售處領取。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 本報價目 | | 本報價目 | |
|------|-----------|------|-----------|
| 中文 | 零售每份 大洋三分 | 英文 | 零售每份 大洋五分 |
| 本埠 | 每月大洋八角 | 本埠 | 每月大洋一元 |
| 外埠 | 每月大洋九角 | 外埠 | 每月大洋一元二角 |
| 全年 | 九元六角 | 全年 | 十二元 |
| 半年 | 五元八角 | 半年 | 六元 |
| 三個月 | 三元 | 三個月 | 三元六角 |
| 一個月 | 一元 | 一個月 | 一元二角 |
| 零售每份 | 大洋三分 | 零售每份 | 大洋五分 |

永昌洋行廣告

本行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增。茲爲便利讀者起見，特在天津、北平、濟南、青島、大連、長春、哈爾濱、瀋陽、西安、蘭州、昆明、貴陽、重慶、成都、萬縣、宜昌、沙市、漢口、九江、南昌、杭州、寧波、溫州、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香港等處，均設有代售處。凡欲訂閱者，請向各代售處接洽。本行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華通商報

本報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商業教育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商業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福安人壽水火保險公司京局廣告

本公司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保險教育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保險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華通商行

本行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商業教育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商業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京綏鐵路時刻表

| 站名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 站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二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三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四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五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七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八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九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十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京漢鐵路時刻表

| 站名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 站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二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三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四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五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七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八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九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十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中國國民黨黨員高尙啓事

本黨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黨義教育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黨義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婦女月刊社啓事

本會奉准開辦，現已開始招生。凡有志於婦女教育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報名手續：繳納報名費大洋一元，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考試日期：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婦女常識。錄取名額：一百名。錄取後，將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並由郵局匯寄學費大洋一百元。本校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京漢鐵路時刻表

| 站名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 站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二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三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四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五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七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八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九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十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京漢鐵路時刻表

| 站名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 站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二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三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四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五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六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七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八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九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 十 | 包 | 平 | 豐 | 大 | 張 | 宣 | 康 | 南 | 西 | 豐 | 次 |

國民新報

▲本館開設在前門外延壽寺街三十號

▲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價目

| 中文 | 零售每份 | 大洋三分 | 埠外 | 每月大洋八角 | 半年四元四角 | 全年八元 |
|----|------|------|----|----------|--------|-------|
| | | | | | | |
| 英文 | 零售每份 | 大洋五分 | 埠外 | 每月大洋一元 | 半年五元五角 | 全年十元 |
| | | | | | | |
| 合併 | 零售每份 | 大洋八分 | 埠外 | 每月大洋一元五角 | 半年八元五角 | 全年十五元 |
| | | | | | | |

本報發行部啓事

本報發行部爲便利閱者起見除由本報總發行所分送外並在各埠設立分發行所其地址開列於左：
一、上海：南京路新華書局發行所
二、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本報發行所
三、天津：法租界新華書局發行所
四、漢口：英租界新華書局發行所
五、廣州：長堤新華書局發行所
六、香港：德輔道中本報發行所
七、重慶：打銅街新華書局發行所
八、成都：春熙路新華書局發行所
九、昆明：正義路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貴陽：中華南路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一、西安：南大街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二、蘭州：南門外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三、迪化：南門外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四、太原：南門外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五、濟南：南門外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六、青島：中山路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七、大連：中山路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八、哈爾濱：南門外新華書局發行所
十九、長春：南門外新華書局發行所
二十、西安：南大街新華書局發行所

中國國民黨軍官學校啓事

本校爲培養軍官人才起見特招收軍官學員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高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軍官資格者
三、具有軍事經驗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重慶打銅街）
考試日期：二月二十二日
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學
錄取名額：一百名
錄取後之訓練：爲期三年
畢業後之任用：由本校分派各軍官學校任教

國立廣州附屬中學在京招生

本校爲推廣教育起見特招收在京學生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廣州長堤）
考試日期：二月二十二日
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英語
錄取名額：五十名
錄取後之訓練：爲期三年
畢業後之任用：由本校分派各中學任教

綏遠全省職業專門學校插班生

本校爲培養職業人才起見特招收插班生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職業經驗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綏遠歸化城）
考試日期：二月二十二日
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職業學
錄取名額：一百名
錄取後之訓練：爲期三年
畢業後之任用：由本校分派各職業專門學校任教

贈送書報廣告

本報爲推廣宣傳起見特贈送書報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報發行部（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贈送書報：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學、職業學、英語、職業學

號十七百八千四局南話電
四七一六號報電
號六十八百一第
張三出日今
目價白告
▲一日至三日每日每字收大洋一分
▲四日至七日每日每字收大洋八分
▲八日至十日每日每字收大洋七分
▲十一日至一月每日每字收大洋六分
▲一月以上每日每字收大洋五分
▲凡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廣告部接洽

永昌洋行廣告

本行自設歐美各國名廠傢俱及各式西裝等件價格低廉歡迎參觀選購
地址：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交通週報

本報爲提供交通消息起見特出版交通週報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訂閱：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訂閱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訂閱地點：本報發行部（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訂閱費用：大洋一元

福安人壽水火保險公司京局廣告

本公司爲保障人民財產起見特設水火保險業務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投保：
一、具有良好信用者
二、具有財產證明者
投保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投保地點：本公司京局（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投保費用：大洋一元

華通商行

本行經營各種百貨及各式西裝等件價格低廉歡迎參觀選購
地址：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新年贈品

本行爲慶祝新年起見特贈送贈品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行（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贈送贈品：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學、職業學、英語、職業學

京綏鐵路行車時刻表

| 站名 | 包次 | 平次 | 豐次 | 大次 | 張次 | 宣次 | 康次 | 南次 | 西次 | 豐次 |
|-----|-------|-------|-------|-------|-------|-------|-------|-------|-------|-------|
| 北京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 保定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 張家口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 宣化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 康保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 南口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 西口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 豐台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 豐台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 豐台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京漢鐵路行車時刻表

| 站名 | 北平 | 保定 | 張家口 | 宣化 | 康保 | 南口 | 西口 | 豐台 | 豐台 | 豐台 |
|-----|-------|-------|-------|-------|-------|-------|-------|-------|-------|-------|
| 北平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11:00 |
| 保定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12:00 |
| 張家口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 宣化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14:00 |
| 康保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 南口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16:00 |
| 西口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17:00 |
| 豐台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18:00 |
| 豐台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19:00 |
| 豐台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20:00 |

中國國民黨黨員高尙啓事

本黨爲擴大宣傳起見特出版黨員高尙啓事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黨黨部（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啓事內容：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學、職業學、英語、職業學

婦女月刊社啓事

本月刊爲提供婦女消息起見特出版婦女月刊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訂閱：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訂閱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訂閱地點：本月刊社（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訂閱費用：大洋一元

中國革命前途

本報爲提供革命消息起見特出版中國革命前途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報發行部（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報名費用：大洋一元

本報爲推廣宣傳起見特贈送書報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報發行部（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贈送書報：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學、職業學、英語、職業學

本報爲推廣宣傳起見特贈送書報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報發行部（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贈送書報：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學、職業學、英語、職業學

本報爲推廣宣傳起見特贈送書報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報名：
一、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
二、具有良好學業成績者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
報名地點：本報發行部（北平前門外延壽寺街）
贈送書報：國文、算術、常識、軍事學、職業學、英語、職業學

▲本館開設在前門外延壽寺街三十號

止渴良藥

梅龍腦膏 專治皮膚癢毒瘡腫痛
琥珀淋濁丸 專治白濁赤帶
除他小兒驚風功消淋止瀉消毒誠靈

(價目) 每盒大洋二角五分
 大瓶洋一元每打十元小瓶洋五角

[illegible]

全書分十二卷前五章論現實主義後六章論理想主義末一章結論以批評的態度論究各種複雜錯綜的現代哲學批評導論中頗有吾國文用語體直譯約十五萬多字加新式標點符號明白曉暢洵初學現代哲學者必讀之入門書

本報緊要啟事

今日為孫中山逝世週年紀念日，本報特出一紀念號，中文部增加特刊三大張，劃報一大張，英文部增加特刊一大張，隨報贈送，不另加價，希讀者特別注意。

又本報因增加特刊及增加份數，印刷甚為困難，今日將第二張新聞暫停一天，明天仍照常出版。

本報特別啟事

本報自出版以來，深受各界人士之歡迎，現已大加擴充，日出版二大張，副刊一張，英文一大張，特由著名學者陳友仁、陳啓修、林玉堂、魯迅、張鳳舉諸先生擔任編輯，所有一切記載，均本諸先生之真知灼見，以打倒一切惡勢力，實為我國獨一無二之報紙。現分中文英文本報及英報所接洽為要。

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公開發求黨員啟事

三月十二日為先總理逝世週年紀念日，已由北京各界在二週年紀念大會本部為紀念總理擴大革命勢力，起見，特於三月十三、十四、十五日，在會場公開徵求黨員，凡有志革命者，請至會場徵求，黨員處接洽可也。有志革命者，請速來。

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緊急通告

三月十二日為先總理逝世週年紀念日，各同志屆時請齊集太和殿前，舉行全體黨員大會，並舉行追悼大會，屆時請各同志準時出席，特此通告。

北京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大會籌備處啟事

本會所有經費均由各界捐助，凡捐助者請逕向本會接洽，不另收費，特此啟事。

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啟事

本黨部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大會，所有經費均由各界捐助，凡捐助者請逕向本會接洽，不另收費，特此啟事。

要啟事

本會籌備紀念大會來賓多，自應預訂程序，以免混亂，開列如左，希各來賓準時出席。

第一天（十二日）上午九時各界代表到會，下午一時各界代表到會，下午四時各界代表到會。

第二天（十三日）上午九時各界代表到會，下午一時各界代表到會，下午四時各界代表到會。

第三天（十四日）上午九時各界代表到會，下午一時各界代表到會，下午四時各界代表到會。

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聯合總會啟事

本會鑒於時局需要，決定擴大工作，除已發宣言外，並決定於三月十五日召開全國國民會議，特此啟事。

國軍已克復泊頭

韓復榘下令包圍敵軍生擒張學良

引富魁前夕克復泊頭 天津電：泊頭之敵，已於昨日（十日）下午七時為國軍所克復。引富魁現已佔領泊頭，在泊頭之直魯聯軍後路，至是遂被截斷。韓復榘總指揮聞報，已下令包圍之形勢，急攻泊頭，務生擒張學良及其重要部屬。

三軍已攻克泊頭泊頭

電：三軍已攻克泊頭，泊頭之敵，已於昨日（十日）下午七時為國軍所克復。引富魁現已佔領泊頭，在泊頭之直魯聯軍後路，至是遂被截斷。韓復榘總指揮聞報，已下令包圍之形勢，急攻泊頭，務生擒張學良及其重要部屬。

直魯聯軍向國軍乞降

文田有電到京，報告與濟以南之直魯聯軍，已向國軍乞降。國軍已派員與敵接洽，其原電如下：（上略）

鄧寶珊指揮河北豫軍

鄧已由孟津渡河北上

據某方面消息：岳維峻退守關後，業將防務佈置妥貼，預備待機反攻。岳以豫軍退在黃河北岸，不可無人統率，特令鄧寶珊指揮河北豫軍。

北京學生總會緊急通告

本月十二日為我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日，我們中國青年，在這種革命勢力與一切惡勢力正相搏鬥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來紀念孫中山先生呢？我們應該怎樣來紀念孫中山先生呢？我們應該怎樣來紀念孫中山先生呢？

國立中俄大學通告

本校此次招考預科一年新生，遠道學生未及報考者，因紛紛請假，現已將報名日期延長至三月十六日，特此通告。

國民新報副刊一月份合訂本已出版請速購

小派一旅，與敵激戰。今早接獲敵方報告，行抵小安山，即與敵激戰。敵方死傷甚重，我軍乘勝追擊，敵方死傷甚重，我軍乘勝追擊，敵方死傷甚重，我軍乘勝追擊。

趙恒惕逃後之湘局

外人擬調趙恒惕赴湘 趙恒惕刻已離開長沙，向武昌出走。唐生智有謀奪湖南督辦之意。刻下長沙形勢，極形緊張。由某外國機關，拍來電報，要求速派軍隊赴湘，保護外國僑民。

王普赴蚌

上海十一日電：皖省長王普，已於昨日（九日）赴蚌。王普此行，係為處理皖省政務，並與各方接洽。

大沽海口已開放

北塘停房奉軍大半運京 泥濘足見，欲逃者皆不能逃。因此乃全數被俘。北塘大作，國軍順風發炮，敵軍大受打擊。北塘大作，國軍順風發炮，敵軍大受打擊。

歡迎代售各種書籍雜誌

華商日報 廣告刊例

| | | |
|-----|------|----|
| 第一版 | 每行每日 | 五元 |
| 第二版 | 每行每日 | 四元 |
| 第三版 | 每行每日 | 三元 |
| 第四版 | 每行每日 | 二元 |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聯盟會進行狀況

據法蘭西無線電報社消息：三十一日，此間一般輿論，均謂聯盟會之成立，將使國際聯盟之地位，有所加強。且據法蘭西無線電報社消息：聯盟會之成立，將使國際聯盟之地位，有所加強。且據法蘭西無線電報社消息：聯盟會之成立，將使國際聯盟之地位，有所加強。

聯盟前途略有轉機

英外長艾登昨日在倫敦表示，他對聯盟前途，略有轉機。艾登表示，他對聯盟前途，略有轉機。艾登表示，他對聯盟前途，略有轉機。

西班牙波蘭態度一致

柏林十日電：西班牙波蘭兩國，對聯盟前途，態度一致。柏林十日電：西班牙波蘭兩國，對聯盟前途，態度一致。

巴西要求常川理事

巴西政府昨日表示，要求常川理事。巴西政府昨日表示，要求常川理事。巴西政府昨日表示，要求常川理事。

法代表解決理事辦法

法代表昨日表示，解決理事辦法。法代表昨日表示，解決理事辦法。法代表昨日表示，解決理事辦法。

印人之不合作運動

印度人昨日表示，不合作運動。印度人昨日表示，不合作運動。印度人昨日表示，不合作運動。

贊成德國加入聯盟

贊成德國加入聯盟。贊成德國加入聯盟。贊成德國加入聯盟。

敘民軍領袖受傷

敘民軍領袖受傷。敘民軍領袖受傷。敘民軍領袖受傷。

德總領事不滿羅約

德總領事不滿羅約。德總領事不滿羅約。德總領事不滿羅約。

美國堅持移民律

美國堅持移民律。美國堅持移民律。美國堅持移民律。

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日

告全國國民。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日。告全國國民。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日。

昨日國務會議詳情

昨日國務會議詳情。昨日國務會議詳情。昨日國務會議詳情。

馮玉祥請辭李龍

馮玉祥請辭李龍。馮玉祥請辭李龍。馮玉祥請辭李龍。

代祭中山

代祭中山。代祭中山。代祭中山。

中山先生週年紀念

中山先生週年紀念。中山先生週年紀念。中山先生週年紀念。

昨日國務會議詳情

昨日國務會議詳情。昨日國務會議詳情。昨日國務會議詳情。

張學良昨將郭瀾洲

張學良昨將郭瀾洲。張學良昨將郭瀾洲。張學良昨將郭瀾洲。

湯方奉軍退雙望鎮

湯方奉軍退雙望鎮。湯方奉軍退雙望鎮。湯方奉軍退雙望鎮。

昨時執政令

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

昨時執政令

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

昨時執政令

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

昨時執政令

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昨時執政令。

官藥所傳不
准品售爲名
利取

標商像肖泉瑞劉

冒假防識



久遊花界諸君請看花柳爲害甚深...
天下馳名
靈驗無欺
一服見效
不取藥費
執照在案
不取藥費

追毒藥丸
每料三元
止痛五淋丸
每料二元
消毒散
每瓶二毛

一並界無一這包...
劉瑞泉啓

小兒寶丹

專治男婦...
傷食等症每...
總經售處...
南局四九三二

萬國儲蓄會啓事
馬國儲蓄會啓事

夫人姑娘注意謹防假冒養血安坤膏
養血調經丹

大觀樓奇貨香茶館廣告
特選高平包辦專作英法大菜...

普羅西藥公司
黑髮藥水
拔毛藥水
去斑點水
除粉刺水
生髮藥水

乾坤福壽膏
婦女注意
立止白帶丸

長壽各種
乾坤普濟膏
乾坤化育丸

表簡價票刻時路鐵津浦

| 站名 | 天津 | 塘沽 | 漢口 | 濟南 | 徐州 | 蚌埠 | 蕪湖 | 安慶 | 九江 | 南昌 | 長沙 | 衡陽 | 廣州 |
|----|-----|-----|-----|-----|-----|-----|-----|-----|-----|-----|-----|-----|-----|
| 票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天製秘

遠近馳名
專售處北京前門外南新華街...
堂王

藥奇容艷

各種良藥
皮膚素色
面藥水
毛髮水

婦女調經丸

東四瑞華英藥房
威氏秘製九零九藍色淋濁片

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

特刊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

目錄

| | |
|-------------------|-----|
| 如何完成中山的事業 | 陳啟修 |
|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 李守常 |
|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破裂 | 陳雲石 |
| 總理孫先生逝世週年書感 | 柏文蔚 |
| 余一人之私言 | 沈鴻烈 |
| 十四年前的回顧 | 沈鴻烈 |
| 沈鴻烈化與殘家之術 | 沈鴻烈 |
| 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 | 魯振鈞 |
| 國民政府基礎鞏固 | 王振鈞 |
| 財政整理與國民政府之前途 | 蔣志何 |
| 國民政府一年來軍政概略 | 蔣志何 |
|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 汪精衛 |
| 第二次全國大會經過概略 | 汪精衛 |
| 孫中山先生之生活 | 黃昌毅 |
|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之週年 | 黃昌毅 |
| 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之崩潰 | 郭飛黃 |
| 國民革命之初期之成功 | 郭飛黃 |

自分殂落歲序云周
傷時感逝鄂酒橫流
私鬥披猖求援賣國
列強乘釁虎視吾側
安內攘外關鍵在民
全民崛起摧陷廓清
先覺已亡孰主宰是
火熱水深長長曷恃
舊沒新升期年倏過
布奠傾觴哀餘楚些

中山先生週年紀念日哀詞

陳延炯謹撰

如何才能完成中山的事業

陳啟修

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地產生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的發展，又必然地產生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於是中山先生這個偉大人格者，遂與俄國的列寧，土耳其的基瑪爾，埃及的撒魯爾，印度的甘地等，同出現於廿世紀的第二十年，而成為世界著名的民族革命運動領袖。他們的革命的理論和實際運動的方法，雖然因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然而他們的使命，在推翻國際帝國主義，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從新建立一個真正友愛平等自由的民族間社會，則是相同的。他們的事業的成功和身體的生死，在目前雖因種種客觀的事實而有不同的結果，然而他們的使命，並不因他們目前事業的成功和身體的存否而有變動。他們用心思腦筋汗血骨換得的革命理論和經驗，已經深入於民族革命戰士的腦裏，將隨着帝國主義之進展而日益發揮其效力。他們的使命，必然地會完成的；若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及見其完成，必定是他們的信徒繼續他們的工作，秉承他們的教訓，去完成。因為不但民族革命運動在資本主義發達的理論上，是必然要進行的，而且他們雖然了反帝國主義的火，在殘壓迫民族的精神上，是不到殘廢帝國主義的時候不會消滅的。一個被壓迫民族，了解自己民族革命的意義和自己民族革命領袖的使命之後，應當想的是：怎樣設法使自己民族革命成功，怎樣幫助或繼承自己民族革命領袖，去完成他的使命。（關於以上全段，著者另有一文，『中山的使命與中山的事業』，載在新軍雜誌中山紀念號，茲不詳述）。

中山死後一年間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證明中山雖死，中山的事業不死，證明上述理論是對的。中國國民

民族革命運動，在中山死後，依上面所述，唯一的任務就是設法使中國民族革命成功，設法繼承中山，完成他的使命；因為中山的事業不死和中山事業的完成，其間的距離，還遠得很。

但是，怎樣才能完成中山的事業呢？這是今天中山肉體死去一週年，一切中山主義的信徒和國民革命的戰士們在紀念中山的崇禱肅穆的空氣中，應該深思熟慮的一個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在我們腦海裏的答案，自然是『要發揮中山的三民主義』。不錯，三民主義的發揚光大，的確是中山事業的完成的一個前提。但是中山的根本事業，是中國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運動固然離不了三民主義，然而三民主義却不能是國民革命本身，他不過是國民革命運動的一個目的地，國民革命成功後的一個理想罷了。所以三民主義的發揚光大，不能算是完成中山事業的主要方法。

其次我們立刻想得到的答案是：『要擴大國民黨和鞏固廣州國民政府』。不錯，國民黨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大本營，廣州國民政府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我們要完成中山的事業，自然應該擴大國民黨和鞏固廣州國民政府。然而這種擴大和鞏固，不過是國民革命運動進行的基礎，却還算不得是完成中山的國民革命的方法！因為，若是組織大而無當，根據地立而不能進展，則國民革命的成功，仍是不可期的。

更次，我們可想到答案是：『要內要依國民會議的方法，打倒軍閥政治，建設統一的全中國國民政府，對外要與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這個答案，自然更是不錯，因為這個聯合國民打倒軍閥，聯合

革命家，其結果，便難免於不知不覺之間，變成反革命分子。

真正的革命人才，不必說能做真正的革命的行為，要完成國民革命，還應該要求真正的人才，實行真正的革命的行為。真正的革命的行為，在最小限度，應該包含以下四種行為：（一）知難即行的行為，必定有這種行為，然後才能打破一切困難，改造社會。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說的反面，也就包含着這個知難即行的意。（二）勇敢而有節度的行為，必定有這種行為，然後不會坐失事機，也不會冒冒勇進。中山先生以數隻兵船與擁兵十餘萬的陳炯明交戰，以廣州彈丸之地，與大英帝國作對，他的勇敢而有節度的行為，已經令人佩服，他的國有節度，能進能退，尤足表示他的行為的革命性。（三）接近羣衆，深入羣衆，結合羣衆的行為。革命是羣衆的行為，所以真正的人才，必定要有接近羣衆，深入羣衆，結合羣衆的行為，才能夠指揮革命，抓住革命。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家中最富於這種行為，是大家知道的。（四）只問革命不革命，不同私人感情好壞的行為。這種行為，在革命進行上，非常重要。革命運動家對同志的關係，要純然以革命的利益為出發點。是革命的，那怕他是牛素私人的讐仇，也應當犧牲私憤而引他為同志。是反革命的，那怕他是親家故舊，也應當顧全公益，而視他為敵人。若不這樣，則公私難分，縱然是真正的人才，他恐怕難免做反革命利益的行爲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學中山就夠了，因為中山的行為，幾乎全部都是只問革命不革命，不同私人感情好壞的行為！

以上說的真正的人才，恰是中山的一個縮影，所說的真正的革命的行為，恰是中山平生行為的特色，所

使壓迫民族，推翻國際帝國主義，這件事本身已經是國民革命了。但是這樣的回答，對於怎樣才能完成中山的事業——國民革命——一層，却未能解決，所以還是一個不充分的回答。

我想：『怎樣才能完成中山的事業』？就是說『怎樣才能完成國民革命』，所以問題歸結是一個『怎樣才可以革命成功』的問題。要革命成功，第一要有真正的革命的人才，第二要這真正的人才，真正能行革命的行為。什麼才是真正的革命的人才，什麼才算是真正的革命的行為？這很難一言而盡。

我想：真正的人才，在最小限度，應具下列三種特性：（一）有激進的革命的人生觀，知道革命是社會的通常現象，能夠不害怕革命，不躲避革命，而以革命為終身的職業，和中山先生之除革命而外，自覺無其他使命一樣。（二）知道社會現象發展中的矛盾律，能夠於衝突中找出路，於混亂中找條理，能夠不固執於成敗之俗見，能夠隨進退之機宜，總而言之，能夠觀察並分析複雜的環境，去設法支配他，改變他，和中山先生逐漸造成他的三民主義，戰勝滿清和北洋軍閥一樣。（三）能夠知道知識沒有止境，知道革命的理論和實際隨着環境的變動而會日新不已，知道繼續求知，終身不倦，和中山先生雖在百忙之中，手不釋卷，無論何人的意見，只要是有價值的，都大度接納，求人才重共濟，求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於蘇俄一樣。以上三種特性，都是真正的人才所必需的。沒有（一），便會變成投機的或畏縮的革命家。沒有（二），便只會一往直前，有勇無謀，只會被環境支配，不會改變環境，難免遇挫之際，常受意外的顛倒。沒有（三），便難隨着新的環境變動，而獲得新的革命理論，便會變成一個落伍的

以要完成中山的事業，最重要的，是應該養成有中山式資性的人才，使他行中山式的行為。換句話說，就是一切國民革命家，不要空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不要從事什麼黨的正統，個人的權利，而要學中山的為人，行中山的行為！中山死了，中山的資性，和中山的行為，却還留在中山的著作和事跡之中，所以我們若完成中山的事業，我們便應從中山的著作和事跡之中，抓住中山的革命理論和實際策略，並且應用到新的世界的及中國的客觀環境中去。

只有那樣，才能完成中山的事業！國民革命！也只有那樣，才能擁有紀念中山先生的實際的意義！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

之位置

守 常

由一八四〇年，英人以砲火鑿破中國的門戶，強行輸入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中經英法聯軍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之役，日俄之戰，日德之戰，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來，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沙面租界口九江等處對中國民族的屠殺，是一部微頭微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

由一八四一年，廣東三元里鄉民因憤英人挑釁而爆發，迫我軍費六百萬兩，割香港，集衆數萬，繼起而英。一八四二年粵人聯到英迫我締結南京條約賠款二千萬元，開五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協定關稅的根苗的消息，集衆數萬，反抗英人，焚其商館。一八四五年粵民聯辦團練，抗拒英人復入廣州。一八四九年，粵人集團十餘萬於何干，拒禁英人入廣州城。中經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

我們要想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業的重要，必須先考察他的時代及環境。先生的生卒期，是從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劇烈的時代。先生的誕生地是廣東省的香山縣，距廣州很近廣州是中國開放海禁最早的地方，這是帝國主義最初侵入中國的門戶。西歷紀元四世紀時，印度僧人慧生，已自廣州入京。十世紀至十三世紀間，是廣州的繁盛時代，最初來廣州的是亞拉伯人，歐人是西荷等國人。一七八四年美艦「中國皇后」號到粵。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前，廣州成為澳門的季節出產所，外國在那裏設立商館，只准經過行商的手，與中國貿易。中國對於居留廣州的外人，設有種種的限制。一六〇〇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以來，耶利查別士女王特許其有對華貿易獨占權到了。一八三三年對華貿易權轉由東印度公司，轉移到私人商業手裏。在這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獨占權的期間，英帝國主義者只是羨慕葡人先占的澳門。只是常常在廣州的門戶以外徘徊着，想伺一個機會進來，佔據廣州，像葡人佔據澳門一樣，但是因為廣東民衆嚴密的防守，堅固的抵抗，終於沒有能佔領了他們的願望，所以一八三〇年以前，中英商業的平等，還是於中國方面有利，銀錢不斷的由印度，英國，美國，輸入中國。在那個時期英棉及一定程度的羊毛，亦輸入於中國。一八三三年以後，英棉及羊毛漸漸增高而以巨額輸入於中國。鴉片的流毒，像潮水一般的湧進來。中國的銀貨，亦像潮水一般的流出於印度，幾乎耗盡了中國民族的膏血。在那一世紀英國政府的收入，有七分之一靠賣鴉片於華人。同時印人靠英美的製造品，亦全靠從印度的鴉片的出產。那時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輸出於印度的商品額日以增高，則其取自印度而須賣給華人的鴉片額量

，三合會等會黨運動，乃至白蓮教支派義和團洪清滅洋的運動，強學會保國會的立憲運動，與中會同盟會的革命運動，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一兩週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是一部微頭微尾的中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

這一條浩浩蕩蕩的民族革命運動史的洪流，時而顯現，時而潛伏，時而迂迴旋繞，勢不窮，時而急轉直下，一瀉萬里。他的趨勢是非流注於勝利而不停止。簡明的說，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只在壓迫中國民族的帝國主義完全消滅的時候，纔有光榮的勝利的終結。

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全歷史中，實據有中心的位置，實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系統，而把那個時代農業經濟所反映出來的帝王思想，以及隨着帝國主義進來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淨盡。他整理許多明清初流傳下來以及反清復明為基礎的，後來因為受了帝國主義壓迫，而漸次擴大着有色彩的下層結社，使他們漸漸的脫棄農業的宗教社會的性質而入於國民革命的正軌。他揭破了滿清以預備立憲，欺騙民衆的奸計，使那些實在起於民族解放運動而趨入立憲運動的民衆，不能不漸漸的回頭，重新集合於革命旗幟之下。他經過了長時期矯正目的排外仇洋運動，以後更指導着國民革命的力，量集中於很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的戰國。他接受了代表中國工廠階級利益的共產黨，收編了中國國國民黨，使國民黨注重工農的組織，而成為普遍的羣衆的黨，使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很密切的與世界革命運動相聯結。他這樣的指導革命的功績，是何等的偉大！他這樣的指導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是何等的重要！

，亦必隨着增高。英國此時需要打破中國門戶，不僅是為印產出的巨額鴉片，謀一銷場，並且是為那在他本國暢旺出產的製造品，謀一銷售的市場。英人為達此目的，乃於一八四〇年用猛烈的砲火，攻擊中國南方不給外人開放的門戶——廣州，以武力強取鴉片及其他商品等經濟勢力，壓迫中國。結果英國的砲火打破了中國的門戶，帝國主義遂由廣州侵入中國。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門戶洞開，外國商品得以暢行輸入而無阻。這個外國製造品的引入，對於本國的製造品，自然要發生破壞的影響。此時這個影響於中國與其影響於小亞細亞，波斯，印度者，全是一樣。在外貨競爭之下，中國的紡織者遭遇了最大的艱難，社會生活隨着外貨壓迫的比例，早出不安的現象，發生了破產的手工業者，及農民的大衆，加以鴉片的不生產的消費。因鴉片貿易而生的資金流出，鴉片戰爭的對英賠款，以及關於鴉片販賣的賄賂公行，以致公家行政的窮竭百出。總此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負擔，新稅增設，舊稅增額，遂以釀成太平天國的大革命。

太平天國的運動，是併合明亡以來反清復明的民族運動，隨着外力侵入中國的耶教運動，以及驅逐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壓迫而發生的國民革命運動三大系統，匯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許多孤臣遺老，亡命諸將。在國粵一帶的下層民衆，留下了秘密組織，把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深深的撒布在中國民族最底層下的階級，希圖保存其種，而待時以發育。這個藏留民族思想於下層階級的事實，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常蓄着工農階級的下層民衆之間，並且預示吾人以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農民衆的努力開闢一帶以及海外的三合會，（一名

天地會)即是這種反清復明的秘密團體。太平天國的運動中，亦曾容納了三合會的一部。太平黨與三合會的宗旨不能適合的地方，約有二點：(一)太平黨信耶穌，而三合會信趙公佛。(二)太平黨主張於順復清以後，建立新朝，而三合會則主張恢復明室。故二者未能完全合一。至於反清復明的民族運動，在滿清初八時，已經與耶穌思想有了接觸。明室遺族往廣東會與羅馬教皇有文書的往來。明皇族及其遺臣，那時已有百數十人加入耶穌。太平黨人之有耶穌的關係，一方是那個時代隨着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耶穌影響的反映，一方是明末的民族思想與耶穌思想結合的歷史的因緣。看那太平黨人的教主宋九疇「洪秀全」的名字，便知他們的教門，必與宋明子進洪門會黨有所淵源。

太平天國的年代，是由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在這十四年間，正是英國產業發展最盛的年代。這一班抱民族思想的青年們，身受外來經濟的壓迫，目擊鴉片的流毒，以及官僚政治的腐敗，自然要發覺那些頑固的山不能自給的農夫，從事失業的手工業者，以及那些因為賄賂公行，而連身無路，落第不平的士子起來，恢復他們的民族的國家了。

太平天國的運動，是滿清入關以來中國民族反抗滿洲的民族革命運動，同時亦是反抗帝國主義武力的經濟壓迫的民族革命運動，他們嚴厲的禁吸鴉片，便是表示他們對帝國主義者以鴉片護送進來的毒物，非常的厭惡，同時又是帝國主義經濟的壓迫下的農民革命運動。看他們佔據南京以後，頒布了一個含有均平性質的土地令，便知那次的革命，多半是起於農民經濟的要求。

太平黨人雖然知道鴉片是帝國主義者毒害中國民族的

武力干涉太平軍入上海。英海軍助清軍奪回寧波。英人與清軍主勾結組織中英艦隊。一八六三年李鴻章以英將戈登統所開長勝軍，助平太平天國。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亡。

這樣看來太平天國的滅亡，不是亡於滿清，乃是亡於英法帝國主義者。滿清降服於帝國主義者，以中國民族的權利，貢獻於其前。他們援助滿清，撲滅了含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軍。自是以來，援助反動勢力以撲滅民族革命運動，遂成為帝國主義者宰制中國民族的傳統政策。

在太平天國的動亂中，英法忙於侵略中國的時候，美國的勢力，遂進迫到日本，以後各國踵至，日本民族亦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

這是太平天國時代帝國主義壓迫東方的大勢。

太平天國雖然滅亡，可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並未因此而中斷，太平天國滅後二年一八六六年孫中山先生誕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總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湧進。中山先生在這個運動中，是個唯一的指導者。他以畢生的精力，把中國民族革命的種種運動，疏導整理，溶解聯合，以入於普遍的民衆，革命的軌軌，他那臨終的遺囑，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先生所生的時代，及其環境，在在都使他自覺其所負民族的歷史的使命的偉大，英法帝國主義的跋扈，太平天國的崩潰，在在都足以激動他革命的熱情，而確立其決心。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進攻加緊一步，他的革命的奮鬥，遂進一步。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國的革命的正統，而淘洗了他們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會哥老會一類的民間的

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國主義者毒害中國民族的東西，其作用與鴉片一樣。他們禁了鴉片，却採用了宗教，不建設民國，而建設天國，這是他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的宗教觀念，在好的方面減少了殘酷的人類的仇視，在壞的方面，遮蓋了帝國主義者殘酷的真相，埋沒了這次革命的反抗帝國主義性，使他們沒有看清他們所認爲兄弟的，可以搖身一變而爲扶助滿清，撲滅太平革命的長勝軍。

一八五〇年頃英國產業有狂風無比的發展，有顯於產業的危機的徵象。即有大規模的移民出國，即有加里佛尼亞與澳洲，仍不能開闢英國產業伸張，與市場擴大之平衡。當時英國茶稅的減低，希望以增加茶的輸入，既而增加對華製造品的輸出，就是爲了開闢市場擴張市場的必要。太平天國動亂，縮小了英國製造品的市場，可以使英國產業危機的迫至加速社會革命。大師馬克思在當時說過，英國造成了中國的革命，中國的革命將要反響於英倫！經過英倫，反響於歐洲。所以英國對於太平軍動亂取兩面的態度，一面利用這次動亂，與法國聯軍壓迫滿清，使他放棄那天朝上國妄自尊大的態度，而不得不降服於帝國主義之流，並與增開口岸，爲帝國主義者擴大市場；一面以武力干涉太平軍，使之不能入重慶的港口，援助滿清，以消滅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觀於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成立以後，英公使便越長江過萬里，以鐵艦轟擊南京太平軍的鐵台。一八六〇年李秀成攻上海時，英人卜羅斯以通商大臣的資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國內亂。一八六一年英海軍大將何伯訓令亞柏林艦長，干涉太平軍入上海，或東甯境內，干涉太平軍攻擊寧波，並與太平軍開戰衝突。一八六二年英艦在長江爲清軍輪送兵士，及接濟軍火。英法聯軍以

民族的結社，改造了他們的思想，使人入於革命的正軌，一九〇〇年合併興中會與三合會哥老會而爲中國同盟會，興漢會。一九〇五年，又在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二次革命失敗後，又在東京改組中華革命黨。一九二四年又在廣州改組中國國民黨，容納中國共產黨的分，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與世界革命運動，聯成一體；使民族主義的結社，過渡而演成現代的工農團體，一體加入國民革命黨，使少數革命的知識階級的革命黨，過渡而演成浩大的普遍的國民的羣衆黨，這都是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繼往開來，鑄新開舊，把革命階級，深植於本國工農民衆，廣結於世界革命民衆的偉大功績。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破裂 陳石字

中山先生致力革命事業垂四十餘年，晚年更奔走號呼，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打倒帝國主義自任。他雖沒有親眼看見這兩事的成功，然而他死後一年內世界局勢的更動，確係向帝國主義傾軋方面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革命最低限度的目的，而達此目的的手段則在打倒帝國主義。一年以來，帝國主義的戰線呈破裂的現象，這正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好機會。在此紀念中山先生的時候，全國國民應具一番極熱烈的決心，發起中山式的奮鬥精神，直撲已將全體瓦解的帝國主義戰線，務期於最短時間內，達到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目的。以下請研究中山先生死後帝國主義戰線破裂的跡痕。

現今帝國主義的巢穴有三，(一)是西歐的英法聯合，(二)是西半球的美國，(三)是太平洋的日本。英法聯合代表工商業資本主義發達的極頂，以英國的海軍和法國的空陸二軍作後盾。廣東罷工委員會嚴密查進口貨，英國在

香港的貿易大受打擊，倫敦政府便撥兵十萬到中國（見三月一日日本報），這是一個最近的例證。美國是現今財政資本的魔王，不祇操縱被壓迫民族的財政金融，即歐洲的經濟命脈也歸它掌握。它的代表是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二派人物，在弱小民族國家裡的地位，是用巡洋艦一類的東西來支持的。幾千江一帶佈滿了它的軍艦，便是頂好的證據。日本最富於模仿性，所以在帝國主義的進展方面，也竭力做法國美的故智。結果，它在中國的侵略政策，是一個工業資本主義（即法英美）和財政資本主義（即法英美）的混合物（註）。它後方的實力是英國式的海軍和普魯士式的陸軍。美國的勢力統率全世界，英法的侵略遍及弱小民族，日本的野心則暫時祇限於亞洲大陸。倘若這三個他國人的惡魔一致聯合起來，其餘各民族大概祇能俯首聽命，任它們宰割。

但是，實際上它們能聯合嗎？這篇小文便是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

凡德華和約是建築在英法美的合作上的，但是美國因為國內政策的傾軋，沒有批准那條德意志民族的不平等條約，所以帝國主義者的聯合戰線算是已經受了一個大大的打擊。嗣後法國又謀單獨拉攏英國，但是英國因為忌法兩國謀發展本國貿易的原故，對於法國種種壓迫德國的行為不表贊同。同時，法國對內有財政問題和政治問題天天飽食它的心臟，對外又有德意和希臘的戰爭。在最近的一年內，法國帝國主義沒有安寧的一天（本月初外電又傳非洲和小亞細亞的戰事繼續發生），就是因為這幾個迎頭的問題。這樣看來，帝國主義陣營之一（法國）已經起了一種不眠不覺的徵象，無怪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現在不如以前那樣堅固了。

再看英國，它在一九二五年也曾享了一場大病。第一便是香港貿易上的損失。我們須知道，英國對東方的大部貿易是以香港作根據地，該處生意蕭條，便不會把它全國的經濟命脈割斷了一大部分。普通說着抵制英貨的口號，並沒有多大用途，因為這祇是一個治標，而不是治本的辦法。治本的辦法，應該從英國貨物的來源着手，比如和香港總經濟上的交往，便是治本辦法之一。廣東國民政府看見了這一點，並且能夠努力去實行，所以一年以來，英國在東方的經濟生命曾經受了一個致命傷。倘若國民政府能不懈地繼續下去，不到幾年英國人便得從香港搬走。

一九二五年英國所受的第二个損失，是國際地位的下降。在現代社會裡，最顯赫的國家素來受人尊敬，英國有第一等海軍，所以從來流傳行無懼。那知道去年五卅慘案發生以來，它竟得軟化于我國國民運動之前。關稅會議的開幕，司法調查的進行，和上海工捕局長撤消等等，雖然不能滿足我們的請求，然而從英國方面看來，却是一種很大的讓步。倘若沒有去年的國民運動，英國決不會答應開關稅會議（雖然從國民運動的立足點看來，關稅會議不啻是最好），這是可斷言的。因此，英國國際聲譽（？）的喪失，也是帝國主義聯合戰線解體的方面。

上面說過，一九一九年對德和約是建築在英法美合作上的，未幾美國折衷，法國便一心一意向英國調情。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軍開進德境，德國消極抵抗，且英國表示不合作意思，所以才有去年四月九日的達爾斯計畫出現。這個有名的計畫，仔細分析起來，不過是英法等國加在德意志民族上的一個新鎖鏈。因此，去年德國內起了一場反動，國民黨選舉戰時大元帥與參謀總長作

總統，這可以表明德國對於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不滿意。達爾斯計畫現在實行了，雖然德國已經如斯強盛，但是在以後的幾十年，却不能希望它還繼續履行。去年夏天有一位奧國教授曾告訴我，說達爾斯計畫終久是必須推翻的。另外還遇見一位德國教授，他在大戰時曾經上過戰場，我們談話中間，他露出几種憂鬱的沒有永遠履行的必要。從此可見德國人民終久是反對英法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的。

去年英外交總長張伯倫利用德法去抵制蘇聯日益膨脹的勢力，所以竭力贊助加爾各答會議，結果，各國的互保條約畢竟于十二月一日在倫敦簽了字。這似乎帝國主義的一個大勝利，然而不然。試看上月意大利首相對於德國政府侮辱的言詞，就可以知道所謂互保條約不過是一張口頭支票。到了真正利益衝突的時候，什麼神聖的條約也成了不值分文的廢紙。這是意大利的實例，再看英法又怎樣。倫敦條約簽字後，德國馬上行文到國際聯盟秘書處，請求加入聯盟。原來英法早已預先約定，德國加入聯盟後，它可以在理事會上占得永遠議席。不意德國請求加入聯盟之際，法國立刻聲明它贊成除德國外，波蘭，西班牙，巴西三國也應同能在理事會上，各占一永遠議席。這是什麼意思呢？說來倒是有理。法國自從凡爾賽和議以來，一方面因為怕德國死灰復燃，所以聯絡了一些中歐小國和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把它們組織成一個監視德奧的團體，叫做「小協約」。他方面，它還怕蘇俄勢力增加，所以唆使高爾基和布爾什維克在亞伯利亞方面，芬尼金和蘭格爾在波蘭方面，四向蘇俄宣戰。結果，法國的志願雖未達到，然而波蘭却成為法國在中歐一個有力的盟國。這次法國贊成把它加入理事會，動機不外是增長自己的

勢力。至于西班牙，它在摩洛哥是和法國同被土人排斥的一國，去年夏間兩國曾在西班牙京城締結軍事上的互助，所以法國主張它在理事會上占一永遠的議席，也是有所不可對人言的動機。巴西是南美洲的領袖，和西班牙有密切的關係，倘若加入理事會，也必事事惟法國之馬首是瞻。自私自利的空氣充滿了歐洲政治舞臺，所謂「羅加諾精神」（即帝國主義者合作的精神）不過是一個真須有的名詞罷了！

本月初，張伯倫也有贊助西班牙加入理事會的宣言。帝國主義者完全以利益為結合，它們的手段（在它們相互間的往來），是助弱排強。它們幫助弱國，並非有所愛於後者，不過是藉以壓倒對手國的一種權宜。這一點在英國國際關係上最易看出。十九世紀它協助土耳其，因為怕俄國佔據君士坦丁。後來它又和俄國結合，因為怕德國勢力的發展。戰後，它竭力替德國主持公道，因為想壓制法國不可抑遏的氣概。現在已經以平等眼光看待德國了，又恐德國的氣概一發不可收拾，所以轉而贊助法國的主張，聲稱對於理事會的擴大即加入反對德國的份子不加以反對。帝國主義者這種反反覆覆的勾當，隨處都可以發現，在我們被壓迫的民族看來，這是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破裂的表示。

再就美國而論，它對於歐洲的態度，好像一個腰纏百金的富翁，把所有的金銀錢都藏在寶庫裡，並且向鄰居說：你們自己管自己罷，我們的錢是留在家裏用的。不祇如此，它更進一步，向歐洲各帝國主義者如英，法，意等國討還那驚人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債務。從此我們曉得帝國主義者是無同情心的，他們剝削他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美國已經有世界全數金額的一半，

但還不知足，還要同歐洲討債。那位高踞大陸的帝國主義者，除用財政資本直接向被壓迫的民族吮吸它們的鮮血外，更間接的將歐洲各帝國主義者所取得的利潤，硬奪過去。誰說帝國主義的繁榮會有滿足的一天？不過，這裏我們又可以看見帝國主義戰線是永遠不會聯合的，因為它們的前提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國家，永遠不會有和他國聯合的可能。即使聯合，也不過是一時的，共同利益消滅時，它們的聯合戰線也就破裂了，這便是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者關係的實質。

至於日本，它向來單獨行動，以獲得亞洲大陸上的利益為目的。即使暫時和他國聯合（如以前的英日同盟），也不過是彼此利用的意思，並非絕對地有與他國一致行動的必要。日本帝國主義以前和俄帝國主義在滿洲衝突，這是已往的事實。最近它和美國在檀香山方面，在舊金山方面，在庫倫島方面，在中國方面，各種利益的衝突，皆是不可掩的實情。去年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最近，便是對日本的不滿運動。前年歐戰飛行隊名義上是要繞行全球，其實是偵察從亞拉加半島襲擊日本的可能與否。凡此種種，都證明帝國主義中間絕無合作的可能，祇要被壓迫的民族認清了這一點，便可以得着加倍的勇氣和努力，向帝國主義的戰線猛力進攻。

以上將三大帝國主義者（英法，美，日）彼此不能合作的理由，簡略地說明了。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問題的答案。現在我們認識下列幾點：

（一）帝國主義一個不知滿足的怪物，它不想吞食一切的被壓迫民族並且要吞食同類，如美國之於歐洲和日本之於亞洲。

（二）因為各帝國主義者想彼此殘害，所以它們的衝

突是一個不斷的現象，如英法的關係。

（三）各帝國主義者雖然有時也因利益相同，偶然結合，但是一到利益相反的時候，便馬上破裂相罵，或竟戰爭。這就是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破裂。

上文列舉各項事實，證明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破裂的時期已到。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年，全國國民能乘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破裂，作種種積極的運動，正是中山先生不死的地方。今天是先生的周年忌日，國民如能本着先生生平的精神，認清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已經破裂繼續奮鬥下去，誓非達到先生未竟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打倒帝國主義」兩種目的不休，那方才不辜負我們紀念先生的意思。

（註）日貨充斥全國，表明它工商業資本主義的猖獗，南滿株式會社是它財政資本主義的結晶。

總理孫先生逝世週年書感 柏文蔚

總理離開了我們之後，轉瞬間已經一年了，自此以後，年年今日，竟成了我們悲傷的日子。總理有如一顆偉大的光明的星，他在午夜的天空裏照耀着，引導我們，領袖我們，使我們向光明的地方前進；一旦這大星墜落，如何能使我们不悲痛呢？

在這一年裏，雖然我們失去了導師和領袖，但我們在黑暗與混亂的時局中掙扎的成績，尚足以告慰總理在天之靈，只是總理不能親見了。

至於這週期的一年裏的工作，第一便是掃清肘腋之患，如陳炯明林虎輩，他們歷年以來和北方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同作反革命運動，現在已將這般殘餘孽，肅清淨盡，這便是第一步肅清了我們唯一的革命根據地！第二便是統一廣東，在總理生前時候，處心積慮，想

將廣東鞏固成爲全國革命的中心點，不幸一般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的走狗們，從中挑撥，以致總理志願未遂，便與我們撒手長辭了。現在的廣東已經軍政統一，財政統一，使我們的國民政府成了根深蒂固，行兇全國國民革命以及軍方被壓迫者聯合起來也都發軔於此了。第三便是反抗帝國主義，在總理的生前與死時，便以聯合與我們同等的被壓迫的民族來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相號召，這種號召曾得了許多弱小民族的同情，以及給與了帝國主義者的許多恐懼與嫉視。如今我們與國民衆同發掘罷工團體，即反抗帝國主義主要的工具，雖然我們的希望未能完全實現，可是這陰險的帝國主義，已經心寒，已經手忙脚亂，已經在末途中搖尾乞憐。

關於總理死後的一年中的工作，已略略的說過了。我們再來看看現在的時局是這樣的渾沌，我們應該怎樣的繼續前進。

現在軍閥的搗亂，其主力便是帝國主義者在那里作他們的後援的老板，供給槍炮，供給金錢，幫助謀畫，使他壓迫民衆來作反革命運動。近日張吳的勾結，與安福系繼踞首都，便是帝國主義者驅使這般帝國主義走狗們聯合戰線共同反革命的大規模運動！帝國主義之所以如此，正因為他們到了末路，不得已而作此最後的陰謀！有些人若果以為黑暗勢力，馬上又要籠罩了我們，便收起心來，那却大錯而特錯了。要知道這個時期，不特是帝國主義者末日的掙扎，也是我們革命運動成功和失敗的關頭！我們在這個時候，要是退讓了，那他們便可乘機而入，我們總理的主義，及同志們的辛勤，簡直可說是歸於一旦了！帝國主義猶如病菌，稍一不慎便可侵入你的身體，殺你的生命。我們反抗帝國主義正如同防止病菌一樣，時時留心着，

時時與惡毒搏戰！總言之，民衆與帝國主義在今日是絕對不能兩立的！帝國主義若存在，我們必得死去！我們若存在，帝國主義定死於我們毀滅。

最後，來談談我們的黨軍。黨軍不特能超越現今土匪式的野蠻式的軍隊，而且具有專門知識與熱烈的主義的信仰，總理如生存着，對於這種一定是極其歡喜與讚美的，因為總理的生前，是極其痛恨這般無紀律無政治教育無知識的軍隊。我希望明年今時，我們黨軍能掃除所有的革命的障礙，剷滅帝國主義的條條！那時青天白日的旗幟，光輝的普照了中華，這不僅是我們四萬萬民衆的幸運，也是東方民族的福音！

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萬歲！

總理的革命精神萬歲！

余一人之私言 仇 繁

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國民新報徵文及於鄙陋無文之余。余於中山先生素有特殊之崇拜與信仰者，安能默然。清末余於初中讀革命，即知有孫文，遇有孫自東洋歸者，謂革命者當推之，苟斯人至，當謀其部下。余耳濡之，時期望其一遇也。其後余亦東遊，並不見所謂孫文其人者。然年少氣盛，憤慨頗頗，慷慨激昂，皆有殺皇帝不用帶手之概。英雄造時勢，又奚必孫文而後可以言革命者。其時東京革命之學生，幾如家常便飯，似不如此則爲不時髦。即最擺闊斯說者，亦只能默爾不言，反對者實寥寥無幾也。少年尤趨之若鶩，如今日之談共產者然，殊別饒興味，因其驚世，雖爲同輩。即相見如平生歡，傾忱相視，無復疑異。明從新舊，私立盟誓，視爲尋常。或殺殺營，或割割藥，或歸國入會黨，謀揭竿以從陳涉楊元感之

後。方法雖殊，而結果則一。余亦以此返國，作一應之試驗，不幸歸於失敗。遂復回東京，同盟會已正式成立。以民報為其言論機關，推孫君為總理，革命黨自是乃完全統一，而宏議革命，與實行革命於是分矣。總會之外，有各省分會，余時為湖南同盟會會長。一日同盟會發起全體大會，歡迎孫文。先生此時始就中山，發表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傾倒學生全體，不論革命派與非革命派，無不至者。自是中山之名大著，余與先生關係，亦自此始。自是以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遂成為吾黨不易之綱，國人亦知吾黨精神之所在矣。願吾人最大之目的，雖已詳明，然當時實以滿清政府為其前途之障礙。不除此障礙，即諸事無從說起。故當時之革命，言論事實，歸納之於推翻滿清政府之一途。於是倡導大唱反對，持君主立憲說，與吾人相爭。而革命論戰大起。卒之民權獨立之說，不可遷移，革命論上已大佔勝利。迨至辛亥之役，革命於事實上告成功，先生遂於南京被選為第一大總統矣。清室既倒，權歸袁氏，先生向國人和平之請，立以大位讓之。適年而先生起，東顧則論議紛紛，先生立主與袁討賊，而同志中意見未能一致，卒為袁世凱所乘，橫遭殺戮，黨人復亡命東邦。先生知政治革命之不可以已，而此時政治革命，視前此種革命尤為艱難，非與黨人以切實之訓練及嚴重之約束，絕無成功之望。慨然於前此黨員之不服從命令，以致言論行為無法統一，即遭殺戮，另創中華革命黨。雖屬舊同盟會員，或前國民黨員，亦須重訂誓約，表示服從，絕無通融餘地。於時黨人之歸附者固多，而持異議者亦不少，然先生自覺力之強，幾不為所動。黨員人數，因此雖有出入，而革命戰線則已歸於一途。當時袁氏勢力方張，爪牙遍布，內地革命，雖難得手。黨

人多屯聚東京，先生亦得從容籌畫革命事業與建設方略。余之獲知先生為中國唯一無二之革命指導者，在此時也。請試論之。余之加入中華革命黨也，雖他人略後，以余生平從事，必應應而始行，期於不復有所悔吝，蓋不僅於形迹上求共通，且須先於理性上求安定。先生之主持革命，固能與人以理性上之安定者也。創立一義，便奉奉之而趨，而其義又適為時代所要求，成共通之原則，此為思想家能之，如盧梭之著民約，洛克之唱自由，足以造成英法之革命，而為後世談民治者不祧之宗。先生之主革命，即能建立一義以共通之原則者，蓋吾國近代以來唯一之思想家也。思想家非憑空可以成立，必以最深之學問，最廣之事物，繼而為書，如馬基斯之唯物史觀，達爾文之物種學說，皆非偶然成者，竭數十年之精力，考覈實，觀遺說，原其既往，俾其歸趨，而其說乃定，其學乃成。先生之思想，亦歷數十年研究而來。余最近先生之降，常於其讀書室，見其東西書籍滿案，先生手不釋卷，且聽日人所觀吾國地圖於壁間，東望一點，西作一圖，某處可練海軍，某處可開商港，某處宜開運河，某處應修鐵路，皆有標識，其勤勞不徒如此。先生又近代之學問家也，當時國人中有短先生者，謂其學問，其學問之精，其學問之廣，其學問之深，先生學識深純，遠達大度，與人和易，不較細微，不為狡詐之計，不飾虛偽之行，其存心處事，無不坦誠，皆取人以共見。其所謂胸襟大度者，即其所蘊諸心胸，初無表裏不符，言行相反之事。故當袁氏專政之時，對於黨人，常施其金錢收買破壞之術，黨人亦有欲以此術相周旋者，先生極不謂然，謂吾輩革命黨人，若用此術與人角，惟有失敗。吾人當一以吾人真實之精神進之，以求最後之成功而已。試觀其一生行事，何處不然。故由道義上觀之，先

生實可為人類社會之模範耳。當民國十三年以前，其革命之人格與理想，曾在華盛頓與林肯之間。十三年以後，則又當與列寧，杜勒斯為偶。華盛頓之初起也，受命於敗軍之際，收拾殘局之師，與英人抗，屈足瞻告，卜成敗於上帝之前，卒能戰勝英人，成獨立之業。林肯當南北戰爭，倡言主戰，宣戰之日，舉朝震動，嗟若寒蟬，投票表決，全體閣員九人，開票之際，僅大總統一人一票主戰，餘均反對。林肯乃起而致詞曰，余一票多數，主戰之議遂定，好在美國取總統制，故其說得行。卒之一戰而勝，美國不至南北分離，保全統一。此華林功業，在美國史上，了無斯難。先生自民二至民十二，十年之間，辛苦經營，外受北方軍閥之壓迫，內有部下叛將之倒戈，內外夾攻，此後起，其所操縱經營培植之勢力，略有萌芽，忽被摧折，或至弱稍覺，則行棄去，荷非先生之氣百折不回，吾黨事業早廢，寧有今日之光榮乎。先生顧平然視之，終能排去重難，與惡魔苦鬥，而青天白日之旗，固愈招展而愈鮮明，雖未能如華林二人之及身成功，而事業精神實與之上而下無稍遜矣。願革命之說，亦與時勢為推移。自歐洲大戰，帝國主義之倡，為社會黨進黨人所揭破，故不獨對內有民治革命之必需，即對外亦有民族革命之必要。而最足以為吾人革命之誡者，帝國資本主義是已。列寧，杜勒斯，其利用時機，打倒其數千年根深蒂固專制之帝國，同時亦將資本制度根本推翻，建設蘇俄政府，取用蘇維埃制，棄三權分立之陳說，而統於一權，以全俄國民會議為其最高機關，且發起第三國際，謀世界革命，引起羣帝國主義者之疾風，環而攻之。彼等卒能以其精練之紅軍，安內攘外，使帝國主義者無功而退。其所以成功之原因，則黨之組織堅固而有以致之耳。先生究心俄事，餘力不遺

，以黨治國，本其素志，求之俄國，更得一有力之證明。於是毅然改黨，其黨章半仿照蘇俄憲法。其取案巨制也，亦即蘇維埃制之尾端。其容納其產派之入黨也，為增加本黨之有力分子。其練黨軍也，為肅清反革命勢力。此皆由於歷年之經驗，重以蘇俄之教訓，而有此更張，慨然企望成功之意。雖然以列寧，杜勒斯，自居矣。故往蘇俄索戰起，使北方國民軍之力，直軍一敗塗地，此皆原於先生三民主義由南而北，所震盪激而成。先生亦以國人呼籲而北上。對內倡國民會議，對外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北方軍閥官僚，狃於險安之習，中於羣小之言，歸於帝國主義者之虛聲囑咐，望而卻步，不敢自之而趨，失此千載一時之機會，而先生亦以憂勞過度，一病不起，遂於去年今日與世長辭。余時方在天津，聞言大慟，舉食不能下咽，人之三已，邦國殄瘁，言猶在耳，我將如何！一年易過，復逢先生忌日，而余適歸北京。瞻瞻涕淚，北方局勢，已視先生逝世之日尤壞。惟吾輩黨人，則自先生去後，猶勉有加，一若盛德大業之留遺，不克隨其負荷者。故一年以來，國民政府勵精圖治，肅清腐敗之風，消反側之萌，治軍理財，使民去害，一本先生建國大綱行之，無少顧慮，已克奏膚功，近且議北伐矣，此則足慰先生在天之靈者也。

十四年前的回顧

漢俊

中山先生逝世已滿一年了。但逝世這件事與中山先生這個人，總在我們底意識裏面聯想不離來！我們總覺得中山先生仍然存在着，在領導我們，領導民衆，向革命的路上走。今天接到國民日報為紀念先生週年，徵求的啟事，先生已逝世的這件事又似乎是不能否認的了。因此，不禁發生了無限的感慨。這無限的感慨之中，有一個懶愧

就是今天我寫出來紀念先生並告訴大家的了。

通先生底生存中，我對於先生發生了最大感觸的有三次。第一次大概就在一九〇六年罷，先生由歐洲到日本，我在一位朋友家裏過暑假。這個朋友常為先生作日文翻譯，先生也常到他家裏會日本人。當時我只有十五歲，在國內小學的時候就已發覺革命，知道先生是革命黨領袖，不知敬仰得怎麼似的。此次在這朋友家中頭一次見着先生，就歡喜得掉下眼淚。經朋友半開玩笑地說明我因羨慕革命，逃出學校，望着哥哥跑到日本來的故事！先生就笑逐顏開，問我底姓名年紀及為甚麼要革命，我歡喜的不得了，但終於一句話也答不出。先生見了我這種情形，就臉上加出笑的皺紋，拍着我底肩膀說：『好小兒，有志氣，中國有希望了！』我也就同他看了電氣一般，不知如何纔好了。我底當時的歡喜的心情，先生當時的慈和的顏色，令我至今不能忘記。這是我由先生受了最大感觸的第一次。第二次，就是民國元年，先生在南京向國民黨員發表修路築港的計畫的時候。我當時以為滿清要倒，當面最要緊的政治上應與應變的事宜很多，而先生對於此時提出毫不相干的修路計畫來，而且計畫又這麼大。因此，對於先生也就發生了很大的失望。當時與我同感觸的黨員也不少，所謂先生為空想家的空氣也就是由此時起的。而我因為以前對於先生崇拜到了十二分，差不多做了天神一般，在武昌的時候，就盼望先生趕快回來，為我們建造天國！現在先生回來，作了大總統，而竟把天國底建造擱在一邊，提出這種想不到的大而又無關緊要的計畫來，所以失望也到了十二分，如同全身遭了冷水一般。等到民國五年，我在大學接觸馬克思底學說，知道了先生那時提出那樣計畫的意義之後，纔又恢復對於先生的崇拜，同時對於

於以前失望於先生心緒不寧又發生了很大的轉機。因以前失望到了十二分，此時的轉機也到了十二分。再加以自民國元年以後，黨風底結束一天散漫一天，革命精神一天衰弱一天，還有的已經投降袁世凱及其他軍閥官僚去了，有的專門作官去了，有的專為自己圖活動去了！而惟有先生革命的精神不衰。堅苦卓絕，仍然勇往直前，繼續革命的工作。因此，不覺又對於先生出了同情，且增加了崇拜心。只對於先生專注於軍隊土匪運動而忽視宣傳的這一點，覺得有改良的必要。所以到了民國七年，初由日本畢業歸國，就到上海寓中訪問先生，說先生專注於軍隊土匪運動而忽視宣傳，必無結果。因為忽視宣傳，所以連黨員都沒有幾個能了解三民主義的。如果把運動軍隊土匪的錢，拿來用於宣傳，其結果當不至於如此！不僅黨員得了解主義，就是普通國民也必得以了解。無民衆底了解，徒有軍隊土匪，是無用的。先生底對答就是：運動軍隊土匪，為的是要握得了政權，纔能作有效的宣傳，實行我底主義。沒有政權，一切都談不上。因此與先生起了一番激論，終於先生忿激地說到了：『你們無力運動軍隊土匪，且又怕死，所以反對我運動軍隊土匪。黨員不了解主義，有甚麼相干，只要聽我底命令就罷了。現在聽我底命令，仍不改的還是幾個老同盟會底人，宣傳黨分子有甚麼用？』我聽了這一番激論之後，對於先生又失望了，覺得先生是優於理想，而拙於實行的了。況且此時看見先生頭髮花白了，不覺同情之淚也要掉下來了。這是我由先生受了最大感觸的第三次。不過我現在要說的，不在這些，而在第二次感觸後的生的轉機。

上面已經說過，我由先生底修路計畫，對於先生發生了很大的失望，後來接觸馬克思底學說，知道了該計畫

底意義，又發生了很大的轉機。照馬克思底學說，一切法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哲學上的諸形態，都只不過是社會底上層建築。而作這些上層建築之基礎的，就是社會的經濟的構造；這經濟的構造，就是與一定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一切生產關係總和。並且一個社會組織，是要包含在地內運轉的一切生產力在底層內部發展到無可發展了，纔會滅亡；更進步的新生產關係是要他底物質的存在條件在舊社會底內孕育了，纔能出現的。這就無異於說政治制度必須與當時的社會的生產力相適應。中國當初成立民主政治的時候（就是現在也還是一樣），完全是農業的國家。按之歷史的事實，照舊社會的觀察及馬克思所說，與農業的社會相適應的只有專制制度，而與民主政治相適應的却是現代的工商業。中國在農業社會的生產力之下，樹立了民主政治，如果已急遽促進其生產力，使之達到能與新樹立的民主政治相適應的程度，這新樹立的民主政治，就是沒有基礎，沒有物質的存在條件的政治制度，必不能穩固，必不能完成。要他穩固，要他完成，就非促進生產力，使他得到他所必須的物質的存在條件不可。列寧在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在大規模的近代產業比較幼稚的俄國成立之初，極力主張並促進大產業的發展及農業的電氣化，就是為此。中山先生在民元之初，提出那種修路計畫的，自然也是為此。先生在那個時代，就觀察到了這裏，實在令人可驚。而我們當時的智識不能了解先生底用意。反以先生為好放天炮的空想家，能够不慚愧麼？俄國得列寧底主張與規劃，而其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日見穩固；中山先生底計劃不得了解於其民元的黨員，而離成以後變形的封建制度及歷年的混亂。這又是使我們不能不更深一層轉機的存在；同時，又是使我們對於先生底

逝世，不能不更深一層轉機的存在。

先生一生卓見遠觀，除馬克思和列寧而外，現代世界中無人能與比倫。先生抱着中國底民主政治必得中國有了現代大規模的產業發達之後，纔得穩固，纔得完成的卓見，又見到中國底國產底發達，必得先脫出列強對於中國的經濟的支配。而列強對於中國的經濟的支配之所由來，又在於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是使中國不能自由行使其主權。及國稅政策來保護其產業，而成了世界的自由市場的根源原因。中國在其為產業後進國之本質上，在這世界的自由市場之中，與產業先進國的列強競爭，無論如何，必歸失敗。同時，因為中國是一個世界的自由市場，所以列強都想獨占他，因而各各都補助一個軍閥，想他成為中國底獨占主人，自己好透過這假主人而實行獨占這個世界的自由市場。先生之所以初不惜運動軍隊土匪來求打倒軍閥的，不僅因為他們底互鬥足以妨礙產業底發達，實又因為他們是列強底爪牙，阻碍取消不平等條約，要自己握得了政權，好來與列強奮鬥，取消這不平等條約的緣故。先生之所以最初最反對英國的，不僅因為他對於中國的經濟支配力最大，實又因為他是列強中強迫中國與外國結不平等條約開端者。先生之所以後來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國產主義，打倒國內軍閥，許國際的反帝國主義者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也正是要結合國內國外的反帝國主義者，推翻列強支配中國之經濟的在中國國內國外的憑藉，而使中國底產業得以無碍地發達，使民主政治得以獲得其所必須的物質的存在條件的。先生底卓見誠有如是者，誠與馬克思之為世界革命的導師，列寧之為俄國革命的導師，同一樣的程度，是中國革命的導師。然而先生逝世了，中國底革命將來靠何人指導呢？先生逝世了，而中國革命

的工作上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現在就已經有的不少了，將來也必還不少，將來何人來解決呢？

我們會記得辛亥革命前，於梁超超一派的保皇黨說中國不能行革命，恐怕引強來干涉，而招瓜分之禍；先生會毅然與其，使一盤同志得以勇往直前，成就了顛覆滿清之功。現在又有人說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恐怕非力所不能，且恐有引起列強實行瓜分或共管之虞。又有的說先生親俄，也恐有引起虎入室之憂。國民黨中，持此說者固不少。先生逝世後，國民革命階級鬥爭，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共產黨與國民黨，成了國民黨中最嚴重的論爭，大有因此引起國民黨分裂之勢。我們對於瓜分或共管，或者可以借各國利害之不同，及各國內部無產階級勢力之膨脹，而斷言其不能實現。對於親俄之為引起虎入室，或者可以借俄國已採社會主義的政策，無獲得利潤之必要；又日在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之中，有弱小民族獨立以為威脅，以為已助，以達帝國主義滅亡之必要，因而有援助並親弱小民族之必要，而斷言其不能實現。對於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或者可以因中國底層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官僚政客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富貴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農民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兵士土匪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中產者及手工業者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失業貧民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中華民族底層就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一個整個兒的無產階級，而斷言中國國民革命就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之革命，及其底層之革命就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層之革命。先生雖然曾經說過馬克思底階級鬥爭說不能用於中國，但若先生還在世，或許要說只因爲注重在國內，所以有是言；且所謂國民革命的國民之中並不包含國際帝國主義底層之革命。

孫中山先生死去一年，在此一年中雖然有少數的國民漸次覺悟，或熱心提倡孫先生主義，大部分的國民却仍舊的不出息。溫養的事我們也不必提了，安福如何作孽，段祺瑞如何誤國，我們也可以不必再講，單單看我們一年來之所謂大學教授及智識階級所弄的勾當，已足使我們十分灰心。仔細一看却只是一筆的糊塗帳。此帳也，結起來恐怕要比孫傳芳要請段政府一年開銷一萬三千萬元的糊塗帳還更糊塗。算起來於此糊塗過法的人，恐怕還更不名譽。所以我們現在談不到打倒軍閥，因爲軍閥還不是我們所能打倒的。

一、論猛虎並非喪家之狗所能打倒的

今日之所謂打倒軍閥者亦無過以打倒軍閥之職務加之智識階級身上請他來做民衆領袖及先鋒。軍閥等於虎，則欲打倒之者至少亦須與虎結合起來方有略與比較之希望，若今之智識階級之一部分則喪魂的可以，夾着尾巴若喪家之狗，一嗅得虎的腥氣早已嚇了，一見虎有動着還要上去咬一咬之研究系在外！若此將何以與猛虎抵抗？我們有一年來的智識階級，一方面想抵抗舊勢力，一方面却早已被無形的紅頂子送去，想與舊勢力妥洽；一方面想欲猛進，一方面却在那邊磨磨蹭蹭，似進而退的姿態，自然其總總總總若連若連若連若連的姿態亦有三分的可憐處在，不過愚意在小學教授中或言論權威中不妨多出點較有丈夫氣舉止粗豪一點的人，不十分可人亦不要緊。若據目前之現象而論，青年學生不知道，若所謂青年的導師，各流，君子等等，不但永遠沒有打倒軍閥的勇氣本領與方略，就是兩字打倒軍閥的決心都沒有，或者說軍閥做「惡」，或者正在對帝國主義作揖帝國主義底層革命派爲赤化，那麼還紀念什麼孫中山逝世週年呢。

及其所蒙養的僥倖和智識者。我們對於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或者可以說共產主義離不開馬克思底唯物史觀，其在產業切實的國家，最初也脫不出民生主義的範圍，如共產革命後的俄國然。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或者可以說共產黨未加以前的國民黨只是一個沒有氣的皮球，沒有煤炭的車頭，共產黨加入後，纔成爲一個有氣的皮球，有煤炭的車頭，也纔有許多黨員附隨到北京來作黨後會議員，作總長，此時如果除了共產黨，國民黨又必要仍然回到以前沒有氣的皮球，沒有煤炭的車頭的狀態，西山會議，同志俱樂部，民智主義同志會，孫文主義學會底成績。皆可爲證；只有共產黨員應該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員似乎沒有反對共產黨加入之理由。還有其他關於民生主義底層究竟應該用甚麼方法表現出來，我們或者可以認先生在前年入京時所主張的國民代表會議預備會，即職權團體代表制，就是人民表現其主權的方法。然而這些問題究竟應該怎樣解決？先生如果還在世，或者已爲我們解決了。然而先生未及解決，就逝世了，將待何人來解決呢？將來或許還有更多更大的問題出現，將待何人來解決呢？三民主義底層論內容也還有許多多的地方待充實待整理，將待何人來充實與以整理呢？還有最重的，先生底事業將待何人來成就呢？朋友們！請注意！這就是我們底責任了。先生逝世了，我們底責任更重了。我們此時不要只管懸悼先生逝世，應該大家起來擔負這責任，靜心思想，勇猛向前，使先生底事業底於成。這纔是我們紀念先生底真諦！朋友們！大家努力罷！一五、三八、

況論赤化與喪家之狗 林語堂

一、論今日尙談不到打倒軍閥

三、論中國人至多不過粉紅化並無赤化之危

所以對於這些多心的君子們，我們只有一句好話奉勸，就是諸君不必過慮，若是諸位所怕的孫中山給我們指導的階級使中國人赤化，實在不啻是一種杞天之慮了。凡赤化者皆指清一色純白之潔質加之以赤而赤，加之赤則赤。若原地本不乾淨，加之白亦謂其赤赤赤赤，此非呆痴即係愚頑不靈。故若一切公正中和，不偏不倚，惡煞狂，惡主義足以代表國性之中國人，本來有點灰色，若農報之類者，再以「紅銀線」或鮮紅血來給他塗抹噴染，結果最進步亦不過粉紅化而已，其結果若酒後初醒雙眸呈有醉意一般之微紅，足以供遺老與軍閥之圖騰賞樂而已，何嘗曾得了此兩字「赤化」。一聞震耳之名詞，爲世界強國最懼怕的實色。所以一切所謂什麼赤化啦，共產啦，自由戀愛啦，都談不到，我們那裏有那資格，是隨隨便便之後，如其有亦不過此輩青年而已，若晨報及研究系諸公，一定叫他們有赤化紅臉之一天，「殺其頭而後充其軍」恐怕也是赤不來，也是沒法子想也。

四、論家未喪其狗必先喪

以上所說不是故作驚人之語，也還是中國人願意自己鄙視自己，實即諸先生們一年來的行徑有使我們難免生此種感慨的地方。今日的青年最重要的義務就是須趕緊覺悟，須毅然下丟開從前教授們及什麼什麼學者專家舊性的決心，而力謀自救之道，因爲倘你欲依賴諸公之領導，就非跟他走進牛角裏或陷於不救之地不可。若愚意進，惟有拿起棍子，自印做自己的導師而已。因爲喪家之狗太少了，若想做狗，保存一點狼性以與猛虎相抵抗，即除走自己的

路之外，其遺未由。一個好好的中國人，受帝國主義之摧殘，不勝其苦。信路通電之宣傳，閉着眼睛，由英國人趕着馬車走着路，對中國人惟一出息政府加以語言，與英人唱雙簧，英政府廣東政府亦化為共產，彼亦跟着廣東政府亦化為共產，此非現家之獨之十足狀態而何？一個好好的學者，爲着要排起現家中之架，竟與英人栽起同路之時，出來說你們不要抵制英貨，因爲山東煙葉每年要賣二百萬，與津滬英人所辦之報紙如鼻孔出氣，結果博得英人十分之榮耀，又做了英國官，此非現家之獨而何？人家若欲利亞爾人之民族，若土耳其，甚至於若非洲半開化之利夫民族與英法世界最惡之廢軍決戰，我們連抵制英貨都不應該，此又非現家之獨之一副活像而何？孫中山開張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有相當之外交政策，即聯絡世界一切反帝國主義之民族，却有一部分主筆先生們只爲帝國主義之走狗，此又非現家之獨而何？孫中山先生主張廢除民衆，却有丁文江先生開張化一百個車夫，不如廢化一位軍官階級之人，正在那邊做信譽洋車階級，及深信外交官階級的夢。孫中山先生主張廢除不平等的契約，却有某大學教授開不平等的契約係經中國政府簽字，廢除則等於失信，於道義上有妨碍。若此種之妙論，皆足以證明今日中國青年不能再有依賴一班國人君子爲領袖之夢想，惟有少數革命的領袖及孫中山先生爲我們披荆斬棘打出來的一條生路可以爲中國自強之道。現家之獨，做英國官也好，同英人唱雙簧也好，找軍閥也好，總而言之，是不能救出中國來的，更沒有同他們去打倒軍閥之理。家未喪，其狗必先喪，走到邊近去找吃，故現家之獨多。大概即家快喪之兆。國未亡，狗亦必先亡，跑到敵人那面去圖便宜，若軍閥若官僚若買辦，若士家，都是

五、論國民不應專責買辦士豪階級而獨寬容現家狗之文妖

國民黨二次宣言似乎忘記此外還有一階級，就是文妖，大家以爲言論界與知識界是一致的，可以無慮，而殊不知今日爲帝國主義宣傳者乃知識階級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數是比較新派的人物，即所謂出過洋，念過洋文的人，或自己翻譯過馬克思主義，或聽說德文的社會學書籍堆積的滿地皆是。（此說果信則不得不爲那些德文書籍憤憤）。因爲結果仍是投降研究系的投降研究系，勾結段公子的勾結段公子，做起來還是滿口的新名詞。若此之輩不置之與軍閥，官僚，買辦，士豪同等，認爲軍閥及帝國主義之走狗，則對於買辦士豪亦可以不深責矣。

六、論國民應先打現家狗再打軍閥

所以結尾，我也是無好話，只有引新派英國官之文江先生之格言：『中國所以弄到這個地步完全是知識階級之責任』這不是取巧，實在丁先生的話也有幾分是，因爲『知識階級』就有出了不少現家之狗，以致中國之青年及下等社會失了領袖解進一步又退三步，使中國弄到這個地步，而何且看不清楚政治的大勢，對外勾結帝國主義者，對內勾結軍閥。至於軍閥，中國弄到這個地步未來不必共負責任，自然不用說的，因爲軍閥大概不會錯的。若會錯，那派的知識階級也必不勾結他了。因此歸結來，還是丁先生的話爲是。我們倘是要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國民政府實現於中國全境，非先把知識界內部肅清一下不可。所以欲倒軍閥還是須先除文妖。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須內除文妖，再能外抗軍閥。三，十，早一時四十分。

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 魯迅

中山先生逝世後無幾週年，本用不着什麼紀念的文章。只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

凡自承爲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製民國的戰士，而且是最先的人？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沈靜，真是哀哀哀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讀者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者呢，是責備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穩過，仍然繼續着進取完全革命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他死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那時新聞上有一條鐵軌，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時已經失手的時候，有人主張跟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爲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却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常病危之際，大抵是什麼也肯嘗試的，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那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捧他，冷待他，他始終全都是革命。

爲什麼呢？托洛斯基曾經說過什麼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

面的意識一更着着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爲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中山先生逝世已經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僅在這樣的環境中作一個紀念。然而這紀念所顯示，也是他始終於永遠帶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於進取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三月十日晨）

國民政府基礎鞏固 王振鐸

中山先生逝世一年後之廣東政績

在去年三月十二日，中國甚至世界上，有一真可比的損失，即爲中國自由平等而奮鬥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逝世是也。全國民衆，丁茲週年，莫不憶念先生，細想先生。然而帝國主義者與其軍閥等，無日不在攻擊或誣謗先生所遺留於民衆之革命大本營——國民政府，與能實行先生主義，繼續先生事業之中國國民黨同志。宰割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以爲中山先生一死，革命根據地的廣東，便立即動搖，然而彼等。幸災樂禍的心理，與其陰謀破壞之計，俱無由得逞。吾人於追悼先生之餘，所以以安慰自己者，即不祇仰視先生者，祖祀先生者，其攻擊誣毀之伎倆無所施；而一年以來全國民衆因帝國主義對我國人爲不斷之屠殺，故於先生之主義，漸能爲深切之解；於先生所手創之國民黨，加入者亦日漸踴躍。

狡猾的反革命派，竟有一方目謂爲中山信徒，一方則有攻擊國民黨的論調。此正和列寧所謂壓制階級，當大革命發生時，常加以慘害，且以野蠻之敵意，最狂暴之憎惡，以及虛言譏毀之詆毀，對付其教義。及其死也，乃以欺騙手腕，將已故之革命家加列於神靈，腐其革命真髓，鈍其革命鋒銜。此較之及於仇視先生者，爲害尤烈。

先生逝世一年，而先生遺留下之事業，竟能於帝國主

義者及反動分子日見其所以顯露革命營壘之中，為長足之進步，忠實黨員的工作，實足以慰先生在天之靈。在國民黨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中關於肅清反革命派，有極恰切的記載。六月中旬，粵漢鐵路兩端之反革命勢力，以奠定革命根據地之基礎。六月下旬，受帝國主義者唆使之變態，而不為所屈，具聯合民衆對之愛國熱之反抗。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一方對於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取不寬假不姑息的政策，一方對於民衆努力保障其利益，尤於居大多數之農工民衆，扶植其團體勢力，輔助其組織，而促進其發展。故軍政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統一，軍需獨立，及軍隊受政治訓練諸端，皆次第實現。使一般僑兵將領官吏官吏，失所依憑，而一般民衆，始不從爲積成所劫，而漸恢復其自由。八月二十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仲仲同志，死於反革命派之手，一時反動氣勢，爲之驟張。然革命派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應此巨變。二十五日逮捕嫌疑犯人，並解散反制軍隊，強國真之徒，悉欲手就擒。魏邦平之徒，僅以身免，廣州革命根據地，反因此得一重之保障。及九月二十日更進而解散東莞增城實安一帶之反制軍隊，使鄒潤璋莫榮新等，與吳如坤勾串，爲患之隱謀，爲之破滅。十月三日在廣州捕獲莫榮新等，以絕禍根之內患，由是東征軍無後顧之憂，長驅而前，不數一月，逆敵已肅清殆盡，惠潮梅瓊間，以次底定，南路諸軍，所向克捷，十一月六日以來，久淪化外之諸縣，始復版圖，廣東全省，始告統一。據黃毅毅君談話，國民政府關於軍政，現編制五軍統名國民革命軍，每軍平均約二萬人，均一人一槍。在事務方面，則全隸屬軍事委員會，在指揮方面，則均受國民政府之命令。國民革命軍特異之點，即軍中另設有政治訓練部，下至每班，每排，

航政，電政，治河，鐵路，秘書等六處，下設各種分處長！土地廳內分土地，登記，沙田清理，秘書等三處，下設分處長及視察員；實業廳內分工商，農務，秘書，等三處，下設視察員。

縣政府組織，在縣務會議下，設縣長，（即民政局長）政務局，土地局，教育局，公路局，等五局，及秘書處。縣長是縣政府管理總樞，鄉團，行政訴訟，稅捐，消防，衛生，等五項；財政局管理稅收，公產，公債，預決算，會計等事項；土地局管理土地登記，沙田整理，地利振興，官荒調查，及利用等事項；教育局管理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慈善事業，社會事業等事項；公路局管理公路建築，公路管理，道路修築，河堤及其他公用事業等事項。

市政府組織在市政會議下，設市政委員長（即民政局長）財政局，教育局，工務局等，及秘書處，以上各種組織案，關於省政府組織案，刻已着手籌備實行。至縣市政府組織，刻已由起草委員詳細斟酌。至各局組織，由與各縣性質上之各廳委員分任之。關於縣治分級標準，由民政財政工商等廳，先事調查報告，俟大綱決定後，再行全部起草。廣東關於民政方面組織，行見日趨完善。

廣東因軍民兩敗，有前途統一之好成績。黃毅毅君謂因此財政之收入，亦極統一。在從前廣東全省統一時代，其每月收入，從未有過三百萬元者。在現政府之下，去年十二月收入，已及四百萬元，再加三個月之整理，每月收入，定超過五百萬元。預算廣東一省之收入，可達二萬萬元。據所有之各種收入，成集中於政府之財政部。其他一切國家及軍事之費用，均由國庫支出。所有國家之收入及支出，均包括在國家預算之內。凡一切擾害商民之苛捐，雜稅，及釐金，均將次第廢除之。

每連，上至每團，每師，均派有政治宣傳人員，每日對官兵長士講演三民主義，時事新聞，及救國救民種種詳細方法，國民革命軍，因在政治上受有此種政治訓練，故每次作戰，人人均能認識敵我目標，與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此種有紀律有訓練之軍隊，在戰時能保護人民，在平時又肅清土匪，最近三個月，各軍分佈四鄉，專做除暴安良工夫，雖窮鄉僻壤，苟有土匪亂民騷擾，亦必搜剿嚴辦。廣東在歷史上爲多匪之區，人民難安居樂業。今忽得此良好政府下之軍隊保護，不啻重見天日。民政因廣東領土太大，以一個民政廳來指揮，當然有鞭長莫及之勢。就嚴格管理各縣行政之方便起見現分東江，西江，南路，北江，廣州，五區，每區暫各設行政委員一人。此五委員均直隸於國民政府，專管各區縣知事之任免，與教育，交通，財政，警察，諸事務，而尤特別注重於交通，嚴令各縣知事，分區築路，限一年之內，全區得通行汽車。現國民政府又擬將各縣市政府組織改換上月二十日，省縣市政府之組織大綱，已由國民政府決定，並發交省政府遵照實行改組。省政府組織通過，即日實行。縣政府組織大綱通過，三個月後實行。在此三個月內，組織委員會，以資協助政府各種人材。並擬擬縣政府及市政府組織法。至市政府係指廣州特別市區以外者而言。

省政府組織，在事務會議下分財政廳，教育廳，農工廳，民政廳，交通廳，實業廳，土地廳，等七廳，及秘書處。財政廳內分有庫，貨幣，審計，稅務，租稅等五處，下設區財政分處及視察員；教育廳內分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秘書等三處，下設區教育專員，民政廳內分民事，公安，秘書等三處，下設區民政視察員；農工廳內分農人，工人，秘書等三處，下設區農工分處長；交通廳內分公路，

國民政府於軍政財政統一之外，注意肅清貪官污吏賄賂及土豪，以正爲摧殘農工商各階級之利器，帝國主義者利用之，以冀阻中國國民革命之生機。國民政府要人皆廉潔，若有不廉潔者，即生阻力。故其重要爲肅清政府。此所以懲吏院及監察院其職權及工作，自爲重要。最近對於各種事業，更設調查委員會或審判委員會，以掃除積弊。

近八月來，反革命派假借反共產主義欲破壞國民黨之聯俄政策，打破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大英帝國主義，會屢封鎖廣州口岸，阻礙交通，日思所以顛覆之。欲遂其併吞侵佔之野心。北洋軍閥遣其艦隊南下，復伺廣東門戶，煽動失意軍人，以圖一逞。然國民政府之革命根據地，不惟未曾絲毫動搖，且益加鞏固。復積極整理，以謀長治久安之道。現在廣東政績，已爲全國第一。香港，上海等地，組織親屬團，前往考察。即使略中國，破壞國民革命勢力之帝國主義者，亦難相詆毀。以視北京政府之窮相卑劣，委實天壤。此中山先生雖遠然長遠，而其信徒，尙能忠實的努力工作，以竟先生未竟之志。實先生遺教所指示之力也。吾人深信左邊是革命的路，反革命派，離開或滑亂一時，但終須倒斃匪跡。精神先生說「你們若係革命，若係反對帝國主義，就請到左邊來，若係反革命，若係帝國主義的走狗，那就不妨到右邊去，也不必借什麼反共產主義來欺人」以此一句名言作此篇紀念先生小文的結論。

財政整理與國民政府之前途

齊志衡

中國國民黨以實現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目的，以喚起民衆，聯結以平等我之民族，掃除黑暗

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爲方法，而建設國民政府，以爲行政之最高機關。其必能統一中國，登斯民於衽席之安，促進世界之和平，雖時有遲早之遲延，要不得遲遲而可知。然財政爲政府之血脈，財政支絀，則百事難辦，故爲國者，必視整理財政爲要務之一。始易舉而難興之效也。故本黨歷史上之教訓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財政決議案中，認爲統一國家財政爲發展國家之唯一基礎。溯自中山先生在世時，即無日不以統一革命根據地之軍政財政爲懷，而痛兵悍將，冥頑不靈，不能稱先生之意，良可慨已！去年三月陳逆大敗，六月劉逆覆滅，軍民財政始有統一之曙光。十月克廣州，東江肅清，其後瓊崖等處亦以次平定。廣東全省統一，軍民財政統一之成功，當然亦隨之而實現。財政統一實現之象徵，即其收入之漸漸增加。計民國十一年，廣東全省之收入爲一千萬，每月平均爲八十五萬八千元，十三年之收入，僅七百九十八萬六千元，每月平均爲六十六萬五千五百元，去年起始至各月，收入約爲一百五十萬元，已較前兩年每月之平均數增加不少！至十月之收入，則達三百六十一萬六千餘元，十一月之收入，又比前月增二十餘萬元，十二月之收入，達四百萬元，則較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多至六十倍矣。據粵省財政廳之統計：預計今年六月以後，每月收入可超過八百萬元，預算廣東一省之歲入，可達一萬萬元。夫在以前廣東全省統一時代，無論執政者何人，其每月收入從未超過三百萬元，而今則增加至如此之鉅，不知者或以爲國民政府亦難免動索民財之弊，而豈知國家之增加收入，不必與病民有因果關係，苟得其道，民且受其賜耶？今者，國民政府於催科之中，不忌撫字之意，於應付軍費之外，又汲汲從事於發展國家之經濟及完成重大之計畫，而教育費，衛生費，改

善市政費等亦漸漸增加，試問廣東全省人民，孰不慶祝政府財政計畫之成功耶？有如是之財政而議進取，斯爲易矣。

考前時廣東政府收入之少，其重要原因：（一）由於兵悍將之截留與延扣；（二）由於貪官污吏之中飽。自去年以來，財政既漸統一，此種弊端亦漸剷除，此即收入之所以大爲增加也。而產業之收入，鹽稅之整理，專賣制之整頓與推廣，亦與收入增加有關係。今後各縣日趨少，諸利日盛興，財政上之收入，恐尙不止如上述之每月八百萬，每年一萬萬已也。茲再擇要述國民政府之財政計畫及已實行而有效者如後，讀者當知其前途之甚可樂觀。

（一）實行預算 自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曾舉行預算四次，都是有名無實！各省中則有所謂預算者，其不足信，亦無待言。環顧東西之先進國家，則其預算制度，無不整齊而嚴肅。國民政府雖於無預算，則收入與支出兩方面，均富有莫大之困難，在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即組成一預算委員會，爲施行預算之考慮與預備。第二次代表大會已將建立預算列爲財政決議案之一項，則此項之實行自無間斷。預算立而百事得以接步進行，而人不敷出之弊亦無難解決矣。

（二）整理稅制 此項目前尚在收斂稅項之制，而使之單簡，且使人民之負擔平均。中國各省，釐卡或類似釐卡之機關，多如牛毛，其病民害商，早爲識者所詬病。而廣東因前此之紛亂，不法之徵收，更有多種。政府之意，凡種種之苛捐雜稅及不良之徵收制度，及其機關，皆決取消之。進是以推，改良鹽稅，取消釐金，不許商人承辦稅務等，皆可做到。代辦稅捐者，當爲數種較重之稅項，此種辦法，即能使稅項制度單簡，而同時並能消除其積弊

。據財政部長宋子文之報告，謂：「此種辦法施行後，人民之負擔可輕，而徵收者之實行亦無從施矣。爲便稅項制度單簡起見，財政部已特別注意間接稅及物產稅，使此種稅項徵收之方法單簡而便利。關於鹽稅此種稅項一層，已有特別之成效，如煙酒印花之收入，於九月之內，增加十二倍有奇。」宋氏又謂：「財政部並設法使各界人士，對於國家之合法稅項，均有同等之負擔。」爲負擔租稅之平均，本黨實重間接稅，不過間接稅易行之故，所以不能進行廢去。此從宋氏報告中注意間接稅之意也。

（一）改良幣制 廣東在軍政未統一以前其在前年陳桂軍盤據時代，軍官專與奸商勾結，通設私鑄低質毫幣機關，其所鑄出之二角毫幣，每百元只取價銀五六十元，投機家無不購存。充作現款之用。據調查，約有此種低質之二角毫幣二千八百萬元，流入市面。此幣僅以廣州市面而計，其流入各府縣者，並未計及。此廣東劣幣之所以充斥，無論何人均受損失也。廣東之紙幣及銀幣之種類，本來甚多，而幣制又不統一，故其弊尙不止於劣幣而已，外國紙幣侵入廣東，亦使人民受重大之損失，因在找換銀幣時，外國銀行可獲厚利也。國民政府現決鑄足成銀幣，以代替日之低銀幣，並已決定廢除舊幣，發行紙幣權，亦只以之與中央銀行，他銀行不得政府之特許，不得發行紙幣。是則幣制之統一，爲期實不在遠。

（二）銀行政策 國民政府爲集中政府所有之款項起見，以國家之中央銀行及其分行爲收入及支出之機關。各機關及各公衆之團體，須以其無需動用之金錢，貯蓄於中央銀行。至中央銀行對社會一般之貢獻，當然爲調劑金融。考中央銀行創於民國十一年冬，開辦之初，廣州市民因受歷次省立銀行發給紙幣，停止兌現之苦，對於該行紙幣不

敢行使，後經國民政府明令財政部郵電總局及官廳所有收入，一元以上，一律以中央銀行紙幣出入，又在各處設立分行，爲兌換機關，由是漸行流通。去年軍政將，陳逆及帝國主義者廣爲流言，謂不獨於中央銀行，人民不知其計，紛紛持紙幣找換毫洋，中央銀行對此，並無困難，於是信用大著。現在政府之收入日見增加，各方存儲之款亦日見增多，則該行之活動力自隨之而更大，其造福於國家社會，又烏能量哉！

（三）舉辦公債 國民政府財政部爲改進國民經濟，及興辦通商，士敏土廠，製革廠及其他應辦各事起見，特發行有獎公債五百萬元，定名爲「國民政府財政部有獎公債」，由財政部以國家收入交中央銀行，爲還本給獎之擔保。其詳細辦法及規條，業經明令公佈。此後如再舉辦公債，其辦法亦當與此次相同，蓋以公債政策之如何實施，已規定於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財政決議案中。舉辦公債以供軍閥官僚之揮霍，如北京政府者，其害誠不可勝言，若此之完全爲建設事業着想，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四）關稅政策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決定關稅自主及由政府分配稅收入。第二次代表大會仍本此意，以自主爲中國人民應有之權利，關稅！率以能使國內工商業發達而進，關稅收入應存於中央銀行，關稅行政人員應由國民政府委派。此政策與外交有關，帝國主義者必將盡力加以破壞，然以吾黨不畏艱難之精神行之，固無不可成功者。

綜上所述，可知國民政府之財政基礎，已鞏固；計畫逐漸實行，則其發展亦逐漸擴大，而吾黨掃除黑暗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等偉大之事業之經費，亦將有源源之接

濟而不窮矣。歐洲十六七世紀時，各國無不注重於改良稅法，振興內國工業，以及消除財政上之種種積弊，而各國之統一事業，遂得財政上之補助。德國預備德法之戰費，將普法戰役所得之獎金之一部分，撥充柏林市外之司邦圖，閱四十年之久，至千九百十四年大戰起後，卒利賴之。財政計畫之實施，關係於國家前途，有如此者。此吾所以敢用財政之整理，推測國民政府之必將大有發展也。或曰：國民政府之財政，誠有可觀，然字之意，似以其計畫為決能實行者，能無誤乎？噫！此言誠誤矣。先總理先生之訓曰：「知難行易，吾黨本此精神，既已為其難者，其易者反不能做到耶？嗟夫！先生之卒，已一週年於茲矣！吾人外視列強，無不以怒馬奔騰之勢而來臨；回顧國內，軍閥之橫行未已，民生之塗炭已極！革命尚未成功，何以慰先生在天之靈乎！所幸者，國民政府，所在地之廣東，軍政財政已告統一，全國軍民財政之統一，將於是乎達成，其或可慰先生於萬一歟？吾謹祝國民政府勢力之進展，吾謹祝吾黨同志努力之不懈，追先生逝世之二週年紀念日，大告國民革命之成功，則先生庶幾可瞑目矣。

國民政府一年來軍政概略 李承記

廣東國民政府。自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年以來，廣州所有一切反革命，均經肅清。凡自設法，莫不蒸蒸日上，軍政及財政之統一，於焉告成。究其所以能若此者，得力於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軍隊。蔣介石先生謂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統一廣州者，乃各軍之能親愛團結也。以主義深入士兵之心，牢不可拔。試觀一年來廣東戰事，國民革命軍每戰皆捷。茲述廣州一年來軍事概略。

東江之役。楊希閔劉震寰接兵不動，意謂中左兩路如不通兵，則右路難獲勝，遲時即可調回軍，一鼓而下廣州。不意軍事行動，異常神速，楊劉陰謀，因以未遂，惟楊劉野心未死，各軍皆以潰往軍如此軍橫，請命剿除。而黨軍以得有楊劉與林虎密電本故，主持更力，於是汪蔣蔣譚朱諸人即於汕頭會議之後，一致決定討伐楊劉，大計既定，遂於五月廿一日開始發動。時兩軍形勢，楊劉據廣州，黨軍則分佈於東江，且軍額未及楊劉，故國內人士咸為革命前途危。然黨軍兩軍深得其同情，將士亦皆用命，故革命軍能節節勝利。於六月十三日攻入州，楊劉大敗，先後逃港，托庇於外人附敵之下，以度殘年。

(三) 鄭莫之變

楊劉既倒，國民政府即從事統一財政，禁止烟賭。時蔣仲愷繼任財政，主政最力，遂不免為集矢之的，因有八月二十一日蔣仲愷被刺身死之變。國民政府多方偵查，遂發覺主謀之人為朱卓武，而魏邦平，梁鴻楷，林直勉，趙士觀，梁士傑等軍，相與勾結，共同謀亂，魏邦平且不惜受英帝國主義三百萬兩賄，欲將國民政府根本推翻。其時蔣崇智鄭道坤，莫榮新亦受梁鴻楷之煽惑，陰謀叛變，政府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於最短期間將各叛軍完全解散，肅清武方由湘抵粵，國民政府優遇有加，乃能民憤與陳炯明勾結，幸發覺得早，遂於九月二十日將陳武扣留，其所部於十月三日由譚延闓朱瑞兩軍協同解決。國民政府之反側軍隊，至此業已完全肅清。

(四) 第二次東征

先是楊劉謀變時，革命政府曾駐紮汕頭軍閥回近郊，以防楊劉，潮汕串入陳之軍手。陳炯明又勾結英人及反革命派，謀入寇國民政府。於是再出師東征，令各軍於十月一日

過龍嶺，俾是諸匪敗者，其技無所售矣。

(一) 第一次東征

陳炯明自十二年夏叛變以來，即勾結北洋軍閥，無惡不作。迨中山先生逝世，既寓在東江，日圖反攻。中山先生遂決定出師東征，以靖妖氛。當時粵中軍隊，異常複雜，軍制不一，調遣亦難，且楊劉把持稅收，陳兵觀變，遂致兵無常餉，士無鬥志。即許崇智，李福林等雖領客軍之尊，然以實力不敵，亦遂無而可如何。當時，果楊劉決心討賊，東江陳軍早已為半，固接兵不動，乃日謀推翻政府。是時中山先生已知舊式軍隊之不可維持，於是令蔣介石主辦軍官學校，期先造就新軍官，以備他日創造新軍之用。蔣氏受命之後，即積極籌備，遂於十三年五月在黃埔開學時江新起，中山先生遂親往北伐，以肅清直系。詎意先生北上，竟於去年三月十二日，苦門長逝，不慮門門全國民衆，均深惋惜。然尚有一事，足以慰先生者，即陳炯明於先生逝世前五日一敗塗地，竄走閩邊，先是十四年春，陳炯明因受段祺瑞及香港國主義者之援助，反及廣州之心，日益加甚。其時蔣言四起，舉以廣州勢將不守。革命政府遂分兵三路東征，以粵軍黃埔教導團任右路攻淡水，桂軍在中路攻惠州，譚軍在左路攻河源。右路遂將東莞，石龍，淡水，海豐，永寧克復，於三月七日直入潮汕。十三日復破林虎主力於棉湖，十七日克五華，十九日復興寧，林虎復遁，兵行所至，勢如破竹。出師未及兩月陳軍絕跡，東江，所未下者，僅惠城耳。惟中左兩路，迄未發動，故陳軍正式決戰者，僅右路之軍及黃埔教導團耳。然其勇殺敵，實不少，非主義深入人心，曷克獲此。

(二) 楊劉之叛變

陳炯明自十四日攻克惠城，十一月三日佔領潮汕。肅清潮汕，為期僅一月耳。

(五) 鄭本股敗逃

當東江戰事緊急時，鄭本股即勾結魏邦平，梁鴻林等進迫江門。初由師長陳炯明獨立支持，繼有第二三兩軍相繼加入，東征軍亦抽調第四軍由紫金黃埔回援。朱榮德，李濟先後為總指揮，幸蔣高雷廉，次第肅清。復由朱李各部進及連屋。鄭本股雖頑強抵抗，然強弩之末，終於二月二十二日攜眷逃港。國民革命軍亦遂於二十四日進佔環城。廣東反革命，軍隊至此殆完全肅清矣。

(六) 革命軍編制

國民革命軍之編制，係取三三三制，即三師一軍三團一師，三營一團，並廢去旅長。師長以上，冠以軍長之上，冠以總長。總長為最高軍事官，其職權為整理軍政，及直接指揮各軍。國民革命軍共分六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第一師師長何應欽，所轄步兵四團，補充一團，砲兵機關槍各一營。第二師師長馮軼雲，所轄步兵三團，砲兵機關槍各一營。第三師師長譚延闓，所轄步兵四團，補充一團，砲兵機關槍各一營。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四師師長戴岳，所轄步兵四團，機關槍各一營。第五師師長譚延闓，所轄步兵四團，機關槍各一營。第六師師長張耀環，所轄步兵四團，機關槍各一營。又獨立營一營，又第二軍教導團一團，第三軍軍長梁鴻楷第七師師長王均，所轄步兵三團，機關槍各一營。第八師師長朱世貴，所轄步兵三團，機關槍各一營。第九師師長（未詳）所轄步兵三團，機關槍各一營。又第三軍教導團隊長李方正一大隊，又教導團一團。第四軍軍長李濟，第十師師長陳銘，第十一師師長譚延闓，第十二師師長陳可鈺，均各轄步兵四團，機關槍各一營。另南路第二師陳章甫所轄步兵三

團，均暫歸該軍節制。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第十三師長李
華，第十四師長魏邦平，第十五師長朱祥，均各轄步兵三
團，機炮各一營。第六軍軍長程潛，第十六師長楊源清，
第十七師長吳鐵城。第十八師長胡璉，均各轄步兵三團，
機炮各一營。六軍之外，黃埔軍校直轄教導師師長王柏齡
，步兵三團。新編教導師師長王繼功，轄步兵四團。另機
炮各一營。軍校入伍生三團，第一團團長朱謙，第二團團
長李元佑，第三團團長張治中。統計全軍人數，約二十萬人
，分爲六軍二十一師七團一獨立營二大隊各軍皆有軍事學
校至軍師則必按月分期發足，計現行制額，官長之薪與
北方者相同。兵士之薪，則分上士中士下士三級，每月下士
十四元，中士十六元，上士十八元。軍服有夏秋冬三季，
不特適體，並且簡樸美觀。軍械則爲粵省兵工廠自造之步
槍，或由外購之種種新式機關槍大砲等。莫不精良適用。

(七)革命軍精神

國民革命軍之官長，無論爲何級，均須爲軍官學校畢業者
。而第一軍且有數千上士之兵士，亦爲黃埔軍校畢業或各
軍中畢業者。故各軍之教育能力，上自官長，下及兵士
，莫不識識能。其與全國軍隊之點，則爲國民革命
軍中另設有政治訓練部。下自每連每排每連上至每團每
師，均派有政治宣傳人員，每日對官兵長士兵，講授三民主
義，時事新聞，及救國救民種種詳細方法。國民革命軍
因在精神上受有此種政治訓練，故每不作戰，人人均能認
清敵人目標，與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因之人民莫不軍食
。誠心誠意以歡迎之。而將士則全無後顧之憂，一心
向前敵。是以國民革命軍作戰，每戰必克有勝無敗。

(八)黃埔學生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實現三民主義之政綱

政策後，中山先生知非有武裝革命分子，於國民革命之
進行，甚爲困難。於是即以訓練有主義之軍人，黃埔軍校。
于十三年冬成立。軍校成立半年後，第一期學生五百餘人
，即行畢業，組織教導團，學生充下級幹部。其後又次第
成立三團，約四千五百餘人，訓練未及三月，即能於第一
次東征大敗陳軍其後，二次東征陳軍勇往直前，所向無敵。
某國人至稱爲歐戰所未有，其神勇亦可想見矣。其所以能
在革命初步中大放異彩，即爲有主義的訓練，全爲民衆利
益而奮鬥，故到處能得人民之熱烈歡迎與贊助。東江揭劉
謙役，農民軍食常樂以迎，爲作嚮導，工人熱烈幫助，離
罷工犧牲亦所不惜，此黨軍一往無前之唯一原因也。國民
政府統一軍政後，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黃埔軍校，已有
三期學生，第一期前歲已畢業，第二期八百人去年八月畢
業，已分配各部隊。第三期二百人去年底畢業。至黃
埔軍校之組成分子，十分之九爲學生，有留洋學生，大學
教授，大學學生，中學學生，亦有極少數之舊小尚未畢業
者，餘十分之二爲農工籍貫除各省人外，有湖南，安徽，
蒙古，西藏諸處人，此亦現代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實不可
分之一證。黃埔軍校訓練並重，且學生自己組織之軍校特
別區黨部即爲自己訓練自己，並以宣傳民衆之機關，故黃
埔學生不徒自認是革命的犧牲者，且爲主義之宣傳現在唯
一之使命及工作，即國民革命口號「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
狗軍閥」，在過去一年中，已有此種偉大精神之表現故帝
國主義者其是遠近珠江之香港政府，對此新興之革命武力
，疑懼不安除拚命經濟反革命的軍閥武人包圍革命政府外
，即多方造謠以毀其真相。黃埔軍校此時不徒指導一軍而
革命，並能領導國民政府統屬下所有之國民革命軍，不徒
做革命的軍事運動，並極力幫助廣東工農商學各界民衆之

民衆訓練，最近並準備實力幫助全國各民衆之民衆訓練
。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即黃埔學生聯合革命軍人之大團
結，將欲與全國及世界之革命軍人與一切被壓迫階級攜手
並進，以期完成其打倒帝國主義及其一個走狗之重大任務
也。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政治報告

汪精衛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大會以後至第二次大
會以前所經過的政治狀況作一個總報告：這個時期當中，
差不多是兩年，在這短少時間，所能報告的，只是一些重
要的事件。而且關於軍事方面，尚有蔣介石同志報告，財
政方面，有朱子文同志報告。不過說及政治，不能不
連帶到軍事財政方面，不說到便不能明瞭，所以兄弟今天
所說也要把關於軍事財政的，說個大略。

這兩年中政治狀況，可以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第一次大會以後，到總理北上葬國，就
是由十三年二月至十二月。

第二個時期是從總理北上葬國到總理逝世。這個時期
很短，但關係卻甚大。就是由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三月。

第三個時期是從總理逝世一直到現在，就是由十四年
三月到十五年一月。

先說第一個時期：自從第一次大會發出宣言說明中國
之現狀，解釋三民主義之真諦，並決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綱
，大會開會後自應遵照政綱去實行，但可惜那時種種障
碍都還未除去。黨的最高權力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理
當時要把軍士上的同志都加入在內，所以如楊希閔李烈鈞
柏文蔚陳炯明都任爲中央執行委員。總理之意，是想將軍

事上的同志，合攏起來，實行大會的種種決議案，使大家
能真實在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不特這個意思却絕對不能實
現。楊希閔劉震寰都在廣州有最大的軍事上的勢力，却都不
願意真心實行總理的主義。其時許崇智同志在上海，
至三月後才回廣州，譚延闓同志派駐在北江，後來以出
發東江，受楊希閔軍隊之壓迫，生存尚且不遑，更何從
說到發展。雖然由總理召集各將領，開過幾次軍事會議，
通過了許多重要提案，到底也是陽奉陰違，總無辦法。一
次總理見得湘軍太強，十分受不住了。他們當時有四句
很傷心的話，是「一個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
得葬」。但楊希閔却還敢要津，把全省財政通通拿在手
上，直不肯放鬆一點，給湘軍可以生存。記得一天總理在
軍事會議席上，有過十分沈痛的話。他說「湘桂軍各軍官
，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激你們的。當時我在上海
沒有一點實力，原本不想回到廣州，正是想用心著書，把
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後來你們都派人來到上
海，要求我即時回到廣東，自當要實心盡心，服從我的命
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因此我才決定回來
，誰知你們都是戴着我的帽子，來誣騙我的家鄉。我是革
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於國家有益，我就約同廣東
的父老兄弟，齊犧牲，也都是應當的。可是你們把我的家
鄉這樣誣騙，而於國事是毫無益處的，那我不能再和各
位一塊辦事了。我不得不和你們離開，我要回香山去了。
當時楊希閔聽了這話都說「大元帥今天何必生氣，你
要我們怎樣，我們都服從你就是了」。總理因此才提出財
政統一的辦法，這個議案當可一致通過了。但後來一點沒
有實行。各軍依然是就自己勢力所能及的就隨意搶收分
了去，到底是毫無辦法。到九月十三日總理決定北伐，委

廖仲愷同志做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又兼廣東財政廳長。把財政全權交與同志一人負責。總理就和譚延闓同志出發到韶關。當時廖同志有一個通電是很沉痛的，電中說及廣東的財政情形，如果各軍都肯捐除私見，則拿現有的收入，借給各軍是很夠的。如果各軍仍舊是任由這些總兵悍將，拿官俸，隨意剝削人民，則必至軍隊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窮苦。這電的目的，在勸各軍交還財權。各軍也隨着發出許多響應的電，但止是一個空言，沒有一個人肯交一個錢出來。廖先生因此親到韶關再見總理。說明在這個情形之下，叫他做財政當局，也是無用的，不特不能實行什麼財政計畫，就是籌一點餉可也沒法的。與其使他做財政當局，不過是空替大元帥多添一個惡名，不如准他辭職，還容易使人民知道不法軍隊把持的罪過。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財政當局，專任中央黨部辦理黨務，並任陸軍軍官學校黨代表，實心從事政治訓練的工作。這時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是這樣情形，簡直是萬事都無從辦起，與第一次大會以前是一樣的沒有分別。但自從蔣介石同志受總理命令，組織陸軍軍官學校以後，和廖同志及各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業打好了個穩固的基礎。此事蔣介石同志另有報告，此時不必詳說。此外還有兩件大事，也於革命事業有關係，有極大的關係，而且和軍事是聯絡在一起的，一是外交方針，一是農工運動，農工運動，中央黨部另有報告，如今把外交方針敘述一過。

要敘述外交方針，必要補說總理聯俄一切的經過。本來總理致力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不能不取消不平等條約。既取消不平等條約，便一定要回到這些不平等條約，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由此推究，即知從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英法

聯軍後的北京條約天津條約，一直到庚子賠款後的辛丑條約，以至民國四年的日本二十一條件，都分明是帝國主義者之作祟，故此反對帝國主義，實是總理所，亦即本黨向來目的，不過在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一個口號。到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總理就職臨時大總統宣言，才說出一吾人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同時要求文明國應享之權利。這兩句話實在即是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真義。不平等條約的罪過就是中國盡義務而絕無權利。所以那時雖沒有明言取消不平等條約，但單這兩句話，說起來已很惹起外人的注意了。民元二月，總理辭職，來到上海，赴過一次租界外人的歡迎會，就已經明白說過他所要求於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我們中國。這可說是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第一聲，但從這日起，外人的報紙，便開始訕笑總理，決心幫助袁世凱去反對中國革命黨了，外國帝國主義者，更答應袁世凱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軍南的戰事，袁世凱即利用大借款以掃平東南幾省的革命黨。因此才有民五的洪憲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利用段祺瑞，給以參戰借款及各種借款三萬萬以維持日人之二十一條件。此時可說已是革命黨與帝國主義者短兵相接的時期無法而可以過渡者了。民六俄國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一致攻擊蘇俄，詆之為過激，惡之為地獄。但那時總理便說，俄國革命必定成功。歐戰中的同盟協商國都一定失敗。民七總理在廣州辭去大元帥職，復回上海，因為深恨帝國主義者之日日把蘇俄造謠，曾打一個電與蘇俄，慶祝他的成功，鼓勵他們繼續去奮鬥。其時世界上的交通機關都在帝國主義者的掌握，電報是不易打去的，很曲折的才托美洲的華僑同志，打給俄國。列寧此時正在帝國主義者四面的封鎖，忽然接到總理這一封電

，實在生出意外的感動。認為這是東方的光明來了。總理與俄國的同志，雖然在歐洲口會時也曾有過面，彼此討論過革命事業，知道他們的旨趣的，但打電致意却以此為第一次。到民九民十間，蘇俄已經打倒了帝國主義者的封鎖，能夠用其餘力，來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列寧更決定了兩個計畫（一）對西方的被壓迫階級，助他們聯合起來。（二）對東方的壓迫民族，也助他們聯合起來。他派到東方的同志，有一個叫做馬林。馬林在民十曾到廣西，總理當時正在廣西桂林，馬林去見他。總理當時曾打一封電到廣州給廖仲愷同志和兄長兩人，說他見過馬林。心上非常高興，深信他建國方略裏的實業計畫，一定能夠實行。並說他從前聽聞蘇俄實行共產，很是詫異。以為俄國的經濟狀況，共產的條件，還未具備，從何實行。馬林來，才知這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實與他的實業計畫差不多一樣，所以非常高興。這便是總理聯俄的起點。可是馬林由桂林來到廣州以後，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為蘇俄新經濟政策與總理實業計畫暗相符合這一點覺得高興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對總理說明，與本黨的組織方法宣傳方法都表示失望。並且且斷定香港帝國主義者必不容廣東政府的發展，陳炯明與總理，一定不能相容。這話他對廖仲愷同志和兄弟都一樣說法，對別人如何說明不得而知。是時中國共產黨曾和吳佩孚有過來往。馬林也曾去見吳。他說吳的才力比陳炯明高過十倍。但可惜他總不懂什麼是政治。兄弟因此聯想及以前曾有一部分同志，批評李大劍同志不該和吳佩孚來往，須知道在那時候，李還未加入本部。他拿共產黨資格與吳來往，確是有的。他曾用吳幫助共產黨，做國民革命事業，這也是革命黨常有之事，有什麼可以反對。一直到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以後總

理遷離廣州，八月十五以後，已命上海，其時中國共產黨層層轉地不平，才陸續加入本黨。最先加入本黨的，就是李大劍由張繼介紹來的。李當時曾對總理說明他是第三國際黨員，是不能脫去第三國際黨員的，不知總理能否許可接納他。總理答他，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儘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員加入本黨的便多起來了。後來蘇俄又派飛到中國。他到上海時曾見總理，並且曾聯合發表一個宣言，大家都承認中國現在最迫切的是反抗帝國主義。不久越飛因為稱病由上海到日本東京。總理便命廖仲愷同志和趙鳳昌同行。彼此在維多利亞住了一月。此時東方人未知道的許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詳。如俄國之現狀，俄國對東方被壓迫民族之態度，與俄國何以想和中國攜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十二年來廖同志由東京回廣州幫助總理做聯俄的工作，當時許多同志懷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堅決去幹，其中實有原故的。因為有一個月之久和趙飛互相辯論，把各種問題通研究過了。由此總理與蘇俄的關係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間，總理更派蔣介石同志赴俄。蔣同志到莫斯科時，列寧已經病重，但也見過托羅斯基諸人，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和共產黨嚴嚴的紀律，還為後日回國收組本黨和開建黨軍之一大動機。總理從此便決定與俄攜手了，共同奮鬥，程度又進一步。蘇俄也決定，想幫助東方民族革命，非幫助本黨不可，非幫助總理不可。因此才派鮑羅庭先生到來廣東，其時正當陳炯明林虎的軍隊，陷了石龍，攻到廣州近郊，用盡了滇桂粵湘鄂豫諸軍，才把他打退。鮑先生到粵後與總理商量許多，才決定收組本黨。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黨收組之事。可惜的在第一次大會時，恰正接了列寧逝世的凶耗，總理當時甚覺

悲痛，曾停會兩天，並親自出席追悼大會，演說他哀悼列寧的思想。大家須知這階各國沒有一國承認蘇俄，雖然第二國際的領袖康納，正在初就英內閣總理之職，但和蘇俄還未有恢復國際的關係。而我們廣州和革命政府，却已明白列寧的遺囑了。其後俄國復派加拉罕到中國，商量中俄協定事情。蘇俄當時本也知道如果和廣州商議這個協定，很可以使中俄關係更加明瞭。但我們的政府尚在實力未充。即使訂定，也效果很小。所以不能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確實的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便和蘇俄人訂定，也都是於中國有利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訂了中俄協定。其時兄弟團奉總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黨商量進行北方黨務，曾和加拉罕談過。他直說他也不能代表中國的，不過用曹錕現任的地位，商定了中俄關係，把從前俄國時代訂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通通取消，先此作一個結束而已。中俄協定成功後，更使本黨與蘇俄的感情又深一點。但因此同時更受帝國主義者的反感。他們見得本黨聯俄，無法破壞，就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國報紙日已遺謠，猶以為未足，更想利用到實力來破壞。因此還有本年十月十五日商團之變。此變原委八月一日，商團團長陳炯明實行買辦陳炯明，由粵漢路管理許崇智介紹，到軍政署領取一張買槍執照，此照發出之後，不到幾天，大批槍械便已由那威船運載入口。總理當時非常震怒，因為各國曾給軍火與中國人民，必須先得中國政府之許可，才可以訂立合同。如今領到執照止是四天，槍械便已入口，顯然是老早交易妥當，且已經運到，不過等候到執照，才火運進來。所以總理便把槍械扣起，並且從嚴查究。但因此才引起商團之罷市。英國帝國主義者竟敢公然於八月二十七日，致一併類似哀的

美敦的通訊，給我們的外交部，說是聽聞我們已定開砲攻打商團，如果真是這樣，英國的海軍司令官，也就命令艦隊砲攻打我們的官吏。這般通訊，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條，實是同等之國恥，以總理之志氣，此時更憤到不可言狀了。可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太惡，也不得不暫時對於商團委曲求全。這也並不是因為怕外人的勢力，實在因為當時商團發生變行這班兵悍將，已經和商團勾結，不肯奉總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團，而商團因為特在他們有兩個後盾：(一)是英國帝國主義者(二)是我們政府就下的駐兵悍將，總得我們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十月十日的慘案。商團維持槍械把士槍走至總行的學生團員工人肆行屠殺，連死及傷，至有數十人之衆，政府至是還不能更忍了。只得把自己所能調動的軍隊，如許崇智的軍隊，李福林的軍隊，吳鐵城的軍隊，陳炯明的軍隊，和黃任寰的軍隊，合編起來，於是月十五日才把商團打倒。因為打倒得遲，連連的總故，到後來商團派人到港要求港督出兵，港督說「已發了，來不及了」。這便是商團勾結帝國主義者來推翻革命政府的一段故事。商團之所以勾結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之所以利用商團做工具，固然因為總理以聯俄為外交方針，故不惜巨額破壞。然農工運動之擴張，亦是造成此次反動的一個原因。本來本黨對於經濟方面之主張，早已於第一次大會宣言中，解釋明白。是年並曾開過經濟講習會，說明了總理的經濟計畫和本黨的政綱。一面幫助農工，一面也保障商民。不用說限制資本平均地權兩項政策，於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什麼不利，而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正是對於經濟落後的現象，為對症藥，無如那些士家買辦則看實實而不靈，認為這就是過激，這就是大逆不道，其真不靈的狀態，恰如從前官僚紳士，反對民主制度

認為犯上作亂一般，遂至不顧造帝國主義的走狗，來反噬革命政府。當時革命政府外則受帝國主義之欺侮，與北洋軍閥之壓迫，軍閥之侵擾，內則受買辦紳士之牽掣，士家買辦之毒螫，真是重重迫着，幾乎窒息。在此時期，本黨除了忍辱負重，準備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實無何等表現。是為第一時期。

現在要說到第二時期了。這個時期是由總理北上起，至逝世止。總理北上之目的，當時很多人以為總理是要和軍閥合作，要和平讓渡作案妥協去分政權，這是錯的。但是總理也知道國人會有這種誤會，故此到了上海之後，便邀上海全體新聞記者談話，說道「我這次北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由這一段話看來，就可知道總理北上之目的早已決定了。當時總理還說道：「我負着這個重任北上，是很危險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國國民衆能了解是」。隨後總理并曾到日本，要求日本民衆也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幫助我們中國革命，取消不平等條約。所有議論，都載在「孫中山先生經過日本之言論」一書，不必詳細報告。原本總理到上海時，已受租界外人的壓迫，後來由日本到天津，法領事竟不許總理通過法租界，更不許在法租界住。北洋的軍閥因此便說總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總理的主張和帝國主義是針鋒相對的，當然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反動。記得當時張作霖也曾和兄弟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什麼難說話的人，今日才知他原來是個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肯成孫先生的，大概是因為孫先生聯俄呀。你可否請孫先生拋棄他聯俄的主張，在我張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國公使都要和孫先生交好的」。當時我答他說：「孫先生為甚

麼聯俄呢？因為俄國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國也以平等待我，孫先生便可以和他們交好的」。張作霖至此，見話不投機，便不再說了。因為他們這時正在和外交團商量，把尊重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條件。到十二月十四日，許世英英公使兩人到天津見總理，總理當時的病略好一點，就問他：「聽說臨時執政已經接受外交團尊重不平等條約的通牒，是不是呢？」許英英兩人答：「是的，總理當時便很生氣，說話也較平常洪大和急促。我勸總理不必再說，總理才對我說：（你和他們說去罷）！總理在這時候雖然生病，從未有發過熱，自從聽了段祺瑞接受外交通牒這一段話，養氣生氣，是晚便發熱起來，固然總理所患的病是肝病，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當時病的加重，可以說是實在因這一氣的。後來我和許世英英公使兩人說：「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事，原不只是孫先生的主張，自己黎和會就已經提出，後來因為巴黎和會會長克爾滿說：這事不是巴黎和會所能解決的，可以留待將來國際聯盟去解決。所以和會才把這案保留，以後到華府會議，我國還是提出的。這是全國國民的運動，你們單是要弄一個執政的地位，便連這件大事也輕輕棄掉，如何做得」。他兩人問我怎樣辦，我說：「你們執政通牒，可以說外交團的來牒，暫時可以承認，但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是全國民衆的要求，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現在執政正和廣州革命政府的領袖孫先生合作，孫先生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為當務之急的，執政當然同意並且要幫助的。如此可謂最低限度的讓步了，許英英二人卻說：『好我們就這樣告訴執政這樣辦罷』。是晚我們把此事報告總理，總理說且看他怎樣再算。誰知他們後來對於此事，竟沒有辦到。十二月廿一日總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總理是打算病

好再來奮鬥的。不特段祺瑞此時，却主張召集善後會議，以替代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總理為委曲求全起見，於十四年一月十七日通電（這是令人注意的電報）主張善後會議應加入職業團體代表。以為如果達到這個目的，則是有真正的民衆主張在內，則我們的預備會議的主張也可以退讓。誰知段祺瑞對這一點也沒有誠意，所以總理才吩咐黨員，不許加入善後會議。到一月廿六日總理病發重了。其時就有一部分的不肖黨員，不遵黨的決議，加入善後會議。至於馮自由江維藩等，又組織什麼同志俱樂部，不惜變節賣身，以達他升官發財的目的。這班人還說我們利用總理的病，以破壞段合作呢。以上就是總理和段祺瑞絕交的原因，總理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主張，雖受前於帝國主義和軍閥，不能實現，然一般民衆，却已為總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擁護此兩大主張。所以總理逝世之後，北京民衆，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來，各處反抗帝國主義之浪潮，及最近北京倒段之大運動，都是總理播下的種子。總理雖然志以沒，然其成功已不遠了。

如今更說到第三個時期：自從總理北上以後，陳炯明以為有機可乘，又想作怪了。本來總理當出師北伐的時候，已經早把圍困廣州並駐紮石龍的軍隊撤退，希望陳炯明也撤兵退去，向粵東方面進展。但陳炯明都因此天天造謠，說某日解廣州之圍，某日克復博羅，某日克復石龍。到後來陳炯明更重，更加欺騙，一面聯絡桂軍做內應，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參加善後會議，勾結曹錕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幫助他攻打廣州。因此才有去年二月間陳軍攻廣州的事情。此時譚延闓與宋教仁同志擔任保護北江，許汝為蔣介石壓迫機關同志出發東江，原約楊希閔劉震寰共

同擔任後敵的，無如楊劉袖手壁上觀，還不能不單獨作戰，幸把陳軍驅逐出關以外。這事如蔣介石同志當有報告，故不多說，自從東江平定以後，就發現楊希閔石生等與林虎往來函電，知道他們通敵的情形，這是陳銘樞族長攻入與軍以後，在林虎的司令部內找着的。此外更發覺了劉震寰親到雲南見唐繼堯，叫他派軍隊進攻廣東，而由下廣東的密謀，一路由龍雲帶兵從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繼堯帶兵從桂林入桂，楊希閔却駐在香港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更和廣東的劣紳賈辦勾結，叫他們打電報北京政府，推戴他做廣東督理。這般的陰謀毒計，已屬難免，當時留在廣州的譚延闓宋教仁同志覺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頭和許廣漢諸同志商量，決定推倒楊劉的計劃。關於軍事上的設施，因為我們覺得如果軍是打倒了楊劉，而民國十二年來的憲法政治不能根本改造，也是無用。所以在去年六月一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了一個嚴重的決議案，大致說明我們欲整頓中國，必先從整理廣東入手，而整理廣東，又必先從整理軍事入手。所以第一要軍事統一，第二要民政統一，第三要財政統一，軍需獨立，第四要各軍都受本黨政治的訓練。這決議案定之後，大本營總參議代行大元帥職權和譚同志立即接受，譚組宋教仁同志報告志丁了實行的決心，再由兄弟到汕頭見許廣漢同志報告一切，大家都以為這決議案，無論如何，要盡力使之完全實現。所以六月五日以後，便開始攻擊楊劉，六月十二日，楊劉打倒，我們便着手於國民政府之組織，大家有過極重要的商量，就是議決採用委員制。這個意思，本來不自此時才有的，自去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理入醫院以後，在北京開過一次政治委員會會議，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張在

總理逝世以後實行委員制的，和在廣東政治委員會的意思都是一樣。因為總理在時，在本黨有這個總理，同時在本國有這個元首，總理逝世以後，實在再無人可繼。而且在本黨總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地載明是：「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並不是說本黨設總理一人。當時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草案，原設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為總理決心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黨員。但大會各代表都請求總理加入第四章，就是關於總理的那一章。因為總理是有長久遠的願望，中國的革命事業且開始以至成黨，都是由於他一人之領導。故本黨願意始終以總理為唯一之領袖。總理逝世之後，本黨不復有總理了，誰之以為治國的理論，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而且就現在世界來說，也推委員會制為比較好。總理若在，大家都願意聽他的調遣，總理不在之後，實無人能繼承他的，則委員會實為適應時勢的要求。可是決議以後，為什麼許久還不行呢？就是因為其時楊劉還盤據廣東，如果即時實行，他們一定有所列入委員，豈不是又把我們徹底改造的計畫通通破壞，故此直到六月中旬楊劉退去後，才提出實行委員會制這個問題，我們正想趁這個時候，從事新軍建設，不意於六月廿三日又有沙基慘案發生，那天我們的民衆正是一個遊行，是響應五卅上海慘案，及漢口九江各地慘案的遊行，實在毫無挑釁的意思。現在有些帝國主義者說我們首先開槍，但試想我們如果有挑釁的意思，斷不至於遊行舉行舉樂，都作密集隊伍，凡是有軍事機關的都不會有這樣做法，故此我們挑釁之說，不待辯而自明了。是帝國主義者為何又向我們挑釁呢？我們最關心是這帝國主義者向中國民衆的一種示威。我們打倒楊劉，不過旬日便遇着這樣的帝國主義的示威，真是最危急的時候了，我們那時是準備着犧牲的，就是失敗也不計及的，所以七月一日，國民政府便宣告成立。

做了幾件大事。一是把國民政府的委員會組織起來。二是把軍事委員會組織起來，把各種地方軍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爲國民革命軍。因為總理遺囑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國民革命軍是國民革命軍。至於民政方面，我們努力幫助香港罷工的工人，共同維持帝國主義，作一個極大的反抗。這些都是七月一日以後我們所做的工作。可是我們一面努力，敵人却一面給我們很多的障礙。香港政府對於國民政府更出種種多方去破壞。他們以為國民政府一倒，罷工便不能持久。同時將兵悍將也在反對軍事統一進行。如魏邦平梁鴻楷等，就利用土匪排兵營軍的口號，以從事反動。本來在五月廿六月初的時候，蔣介石同志已派兵由汕頭經海豐以赴平山淡水，許汝為同志留在汕頭，魏邦平去見他，張國楨帶楊坤如也去見他，商量兩個條件：（一）由魏張楊聯名請蔣軍官一致擁護許同志。（二）由張楊在聯名與魏張楊來林林虎等，一致擁護許同志，當時許同志以為他們真正要擁護他，便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叫魏回到廣州幫助粵軍攻打楊劉，楊劉既倒，又由魏張楊領全旅援楊坤如到惠州。當時守惠州的駱鳳翔，本來已經派人到大本營報關，許同志吩咐時與魏張楊楊坤如同守惠州，實是還不相相信楊坤如的，所以時與魏張楊視着他。誰知魏自退楊到惠州後，便叫他同全旅開回石龍。然後自己回到廣州見許同志，許同志問他為什麼不在惠州，他答說總司令相信楊張魏，便不要聲援他，許同志也沒奈何。實則魏之退楊，早已已約定的了。至於他們所以說排兵營軍，因為當時蔣介石同志尚未往，幾位最努力的革命同志都不是廣東人，故此做出此等口號，來排斥他。其實此等口號，還是假話。他們實因為要保存往日割據地盤，割取財利這種勢力。如今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實行軍事統一，財政統一，他們排兵

悍將的運命，就要完了。所以他們決定非推翻國民政府不可，排斥客軍，便是一種推翻的方法，因為如此，便好藉主客之見，實行排客。此外更和一般貪官污吏互相勾結，來共同作惡。因為國民政府以前能做事，是以實行行政統一，此於貪官污吏又是不利的。兄弟當時曾說過：「如果民賊不能統一，固然民賊之禍，但如果仍容那些貪官污吏存在，則民賊統一，不過給他們一個發財的更好機會。」他們聽了這番話，更不待不著急起來。我們一方面決心努力實行本黨各種議決案，他們一方面編兵排客污吏，便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實行破壞。當八月初間我們已接有報告，說文華堂一班人，已與決議要殺廖仲愷和石右精衛三人。但因為沒有憑據，只能加以防範。廖同志曾說我們天天和民衆接近，如何防範許多，止有聽他來便了。及至八月十九日晚上，政治委員會會議最後，廖先生對兄弟說，你現在仍是無常一個出入，未免太疏忽了，要找些衛士才好。兄弟說：「我是一個黨員，此次才以中央執行委員列國民政府委員會，就帶衛士出入，是不好看到的。而且你也有衛士。」他說：「我這兩天已預備了三個人了。」他並且笑着說：「起開人家要用手機關殺我們，用手槍炸彈是常規的。若果是用手機關殺，却難辦的很。」不料到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早，廖同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果然就有六七個凶徒圍打。兇徒們圍住，給廖同志打傷，當場捉獲，在他身上搜出手槍及證據多項，這件案才找出個頭緒。查得這班人，原是朱卓文常用的，所用的手槍，果然是手機關子彈。廖案的全部，將來結束時當有更詳細的報告，現在不過說個大概。在廖案發生的當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開過一個聯席會議。指定許崇智為衛隊總指揮，石右精衛為副，對政治軍事警察有全權辦理。當日晚上，我們三人正在軍事總司令部

總司令部辦公室，商量應付時局方法，廖仲愷在室外與黨同志談話：「現在政府派許崇智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是極妥當的。聽說廖仲愷之死完全因為主張共產，朱卓文如果反對共產而打死廖仲愷的，怕什麼不承認，承認出來，看看有沒有人替他報仇。請你告訴特別委員會三位，此案還是懸一點好。」吳鐵城當時聽到這番話十分驚訝，不久就來見我們，把這番話照直報告。我們由此知道此案關係甚大，不止是文華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報告，文華堂一班人胡毅生等，連日晚上去親邦平軍事會議，夜深方出。二十三日李福林軍長特來見許同志，說現有一事不能不來報告。因為胡毅生告訴我現在黨軍已由粵漢鐵路開向河南，是要求打福軍的，你們須準備才好。同時並有一個敵人到來，他也可以作證。說八月初間，曾在文華堂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朱卓文和林直勉在一處。口口聲聲說非殺廖仲愷不可。當時以為他們是隨口亂說的，不料他們真做出來。我們得這情報報告，知道事已緊急，便即於二十四日晚上，下令捕拿文華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當拿到林直勉後，由檢察委員會問他，他總不答，我們因他是一個老黨員，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曾獲總理出險，能從優看待他。有一日檢察委員會到他房裏問他說話，一個敵人做事，要作虛實，你既做了，何必不說。他才說在檢察委員會問我。我是不說的。如今既到房中來問我，我怎麼說出來。他遂親自寫了十幾張的供詞，如今還存在廖案卷內。供詞中直說推倒廖同志是他向來的主張，但謀殺一事，却沒有知道。他絕想不到，要推倒廖同志的結果就是殺廖同志。因為廖同志是有責任的人，貪有人攻擊他，他愈是發幹的，受人攻擊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氣來推倒他。如廖同志這種人，想用空氣來推倒他是沒用的，其結果非把他殺死不止。供詞中還有一段話是說當他參與推倒廖同志的時候，有一個人說這是一定成功的

。香港方面，可以有二百萬元的幫助。林直勉聽見這話，覺得不妥，以後就說不再管這事。這番話林直勉尚有良心。香港二百萬元這句話，實和當日拿著的楊錦龍的供詞是一樣的。楊錦龍供出他當初本不敢參與這事。後來胡毅生說香港有二百萬元的幫助，他才決心參與的。可見此事是很確實的了。至於胡毅生被黨軍到宅逮捕時，他對兵士說，殺生現在胡漢民同志家中，兵士受騙，立即到胡漢民同志住宅，無手無腳胡漢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機跑了。胡漢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變，非常痛心。因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來聽他的話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於外間對於胡漢民同志種種謠言，如今已證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二十五日捕拿文華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查着林直勉。其餘胡毅生林樹勳胡邦平諸人都不着，我們在二十五日，還又拿了張國棟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一夥在逃的軍官，並解除了他們在逃的部隊。梁鴻楷楊錦龍的罪狀，上面已經說過，梁士鋒雖是梁士鋒，和楊錦龍是一起的。這個人拿了之後，張國棟便來自許同志，說他對於此事，早已曉得。原是胡邦平發覺楊錦龍梁士鋒一夥在他家商議，如何推翻國民政府，並連許同志也要推翻。當時他勸他們不可推翻許同志，以致失去了主腦等語。許同志以為張國棟現這樣還不是與謀的，但將介石同志則以為張國棟現這樣還不是與謀的。第五師團長。既在兩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來報告，何不至鬧出如此大禍。於今日來報告。而是明知殺楊錦龍人殺，故來報脫。而且既經在他家會議，如何不算與謀。這等人倘不拿，那裏還有國法。於是便把張國棟拿了。兄弟對於此點與將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捕拿一班作惡軍官的事。梁鴻楷拿獲之後，兄弟等隨即率軍長濟環前赴江門，對梁鴻楷所部妥為處置。兄弟等辦理此事，頗受外間一班人的攻擊。究竟辦理得當與否，還要求大會的評判。不過也要要求大會明白，

如果當時不這樣認真辦理，則國民政府。必已為一班反革命份子勾結帝國主義所推翻。他們的辦理者長，都早已預備好了。當時雖然因為這般辦理，鎮壓了去，然廖同志已死不可復生，這本是不應極大的犧牲。各位代表，如果贊成兄弟的建議，請即立表贊成。

(當時全體代表皆起立致謝，廖夫人向會議同志鞠躬，並請全體同志及報告者汪精衛同志致下)
自從八月二十五日以後，廣州形勢更趨嚴重了。陳炯明的軍隊在東江方面有捲土重來之勢，重征東江。已是刻不容緩。可是原九鎮陳炯明有劉瑞琦吳鐵城許崇智等駐紮，共有一師之衆。劉瑞琦原是魏邦平的旅長，在廣東勾結土豪，殘殺農民，是一個反革命的軍閥，吳鐵城和楊坤如海陸軍長編直進，現駐紮和余廣福已陸續開至年出淡水。在這種嚴重形勢之下，如果蔣介石同志統率軍出發東江，必須經過鳳凰山，劉瑞琦吳鐵城已經約定，當他經過，立即截斷他的歸路。楊坤如堅守惠州，以當其前，海陸軍進攻林虎分路進剿。黨軍雖然受敵進退無路。各位想這這條計策，很毒不很毒。幸而在當時，劉瑞琦吳鐵城等已漸漸覺悟而許崇智下之慷慨陳詞，瑞琦等同志，都是深明大義的。他們說這如果政府不用他，我們就此退避了，若是還用他們，也不能同劉瑞琦吳鐵城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蔣介石同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決定辦法，並在政治委員會開秘密會議，通過下令把劉瑞琦吳鐵城所部一併繳械。這事九月二十日的事。許崇智同志見得所部軍隊，這樣不肖，氣忿極了，便提出辭職，經赴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實，無論許同志在這裏，與不在這裏，兄弟都是這樣說的。九月廿日以後，原本可以出兵東江了，但不幸又有蔣介石通敵的事件。本來去年春間，陳銘樞進攻東江時候在林虎司令部某案，發覺了十三年

各同志但幸與徐林虎的一封信。信裏所說，都是聯合桂軍反對張總司令的。但幸與徐林虎的死黨，又是張總司令的會黨。所以去年夏間，熊克武有電來說要帶部就食來粵。我們聽見，已經是不放心了。不過因他是中央執行委員，又正受趙恒惕的壓迫，不能不勉為收容，且以為他經過這番挫折，也許會變壞了。他以後便指定湘南連山陽山這些縣給他駐紮。這縣原是朱益之同志黨下的駐地，我們請來同志駐紮給他，以為三縣還不夠又將乳源給他。朱同志即退至回會黨。所有這幾個縣的收入，都給作軍需，另外兄弟又和朱子文同志商量，撥款二百萬元給他。這是九月二十日以後的事。如果他和我們願意合作，當然不會發生別項問題的。誰知到十月一日就出了一件重大變故。陳炯明的代表張曉龍，這天來見朱益之同志，直說現在的事體，陳公早和熊公公有約定了。誰能阻呢，我當時見過他，他不理我，我們如今也不理他，現在只是等朱公的同意。朱益之同志當時發怒了，但還忍而有聲問他。他見朱益之同志神色有點不同，慌忙說道，我們已準備三十萬給你們呢。朱益之同志忍不住了，就對衛兵把他捆起。我們才知注意。後發電報，竟又發現了但幸與徐林虎與克武的電，內說各事都已妥協，六日可以來粵。我們知道事勢危急，就在三日把熊克武扣留，並在他住所搜出了許多通敵的信件，已經用偽裝版發表的。熊克武扣留以後，我們把川軍安撫子鏡代領。後來我們又嚴厲申明給楊子鏡一個電報由趙恒惕方面轉來的。內裏說的是：錦公已給汪精衛人扣川軍退還回湘邊過已過趙省長設法保護等語。於是不得不會國民革命軍第二三軍去解決川軍了。這件事實關係國民政府的安危，人人知道，熊克武扣留之後黨軍才能出發東江。但其關係尤不止此。雖然當時北江方面還有第二三軍，熊克武即作反，也沒有什麼可怕，

然而我們要曉得如果川軍還在北江，則第二三軍便不能不藉着他們。十月十四日惠州告後之後，陳炯明的軍隊為要制衡東江方面的危急。決定從南路發動，直搗廣州，以牽制我們的東征軍。於是陽江陽春等處與開平台山相繼失守了。這些地方，都是西江南路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重要之所在。當時所以失陷如此之易，因為熊還有臨時變態而梁鴻楷等之梁鴻楷洪兆麟等，亦同時叛變。除梁鴻楷等乘勢而入，鄧本殷等的變態，便大搖起來。統計諸賊約二萬餘人。而南路各軍指揮陳炯明同黨所部祇有第十師。雖然梁鴻楷等與鄧本殷等已派兵援助，但也不過千多人。在軍水口一帶和敵人相持，真是賊我我我，這時如果不調第二三軍是危險極了，南路軍事便云云提問了。但如熊部仍在，第二三軍又如何能離開北江。如果離開，熊部即可乘機進廣州了。幸而第二三軍已於十月中旬進兵解決川軍，又由廣西李督辦宗仁黃督辦紹周令白崇禧由廣州進兵助戰，因為李黃自己知道熊克武的陰謀，他們東進時能自湖南廣西來廣東時沿途和熊部往來許多密電。電文內容雖不透露，但國民政府是知道熊部反對的。他和唐繼堯等密約一定是不懷好意，故決心要解決他。後來川軍果然非回粵，給唐繼堯等，川軍至此才算結束。以後之故，十月二十六日等日第二三軍才能抽身回粵救後路，使陳炯明所部士氣大振，軍水口告捷之後把惠州開平台山與陽江陽春等處圍攻，以後更勢如破竹把幾年陷敵手的陽江陽春等處都次第恢復。計自十月六日東征軍事開始動作，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而廣東全省除瓊崖外已統一告成。大約不過一月還度也可以攻下了。以上是說明熊克武的經過，至於熊克武應如何處分，這應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兄弟並想要求大會下一個公道而裁辦。

以上所述是第三時期。我們在這時期一方面因為帝

國主義者之壓迫，努力去反抗。一方面因為反革命之變亂，努力去掃除，尙算獲得一點成績。至於以後計劃，就暫時擱置如下。

我們從此以後，對於軍政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統一，軍備獨立軍事訓練，這幾個問題，可以着手去實行了。現在計畫第一步，是趕快把廣東整理起來，所以要廢除黨安民，其根本方法，一面從人民經濟方面着手開發實業，一面從人民組織方面着手和各種自衛團體做好。因為這種組織如果不好，則或彼此發生衝突，或為匪徒惡棍作惡，非加以徹底整理，不能收治安之效。我們因此已組織一個廣東全省廢除黨民大會，想根據這些方法從根本救濟。至於計畫之第二步便是我們黨民主義及政綱努力推行到全國，這不能不在此時即有報告的。

以上所述，都是第一次大會以來重要事實之經過。至於理論方面，及未能見諸實行的，恕不多說。(完)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概略

十五年一月廿五日中央黨部舉行紀念週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報告

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一月十九日舉行閉幕。其間經過情形，已有大會日刊及本黨日報次第發表。若欲知詳細，俟將來大會秘書處，將種種報告書續刊時，便了了然。兄弟今日不過承主席之命，把大會經過作一個簡明扼要的報告而已。如今先說：

(一)大會組織成分

甲、出席總數：此次到會代表計共二百五十六人，除代表外出席大會者，尙有中央執行委員七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三人，中央監察委員一人，蒙古政府特派員一人，廣西省政府特派員二人。統計出席大會者，共為二百七十

人。

乙、各省區及海外黨部代表之入數：若依地區區分，則各省區及海外黨部代表之入數如下：

| | | | |
|-------|--------|-------|-------|
| 直隸三人 | 山東五人 | 河南二人 | 山西一人 |
| 陝西三人 | 甘肅一人 | 四川六人 | 湖北四人 |
| 湖南七人 | 江西三人 | 安徽三人 | 江蘇五人 |
| 浙江三人 | 福建四人 | 廣東十一人 | 廣西九人 |
| 雲南一人 | 貴州一人 | 奉天一人 | 吉林一人 |
| 黑龍江一人 | 北京特五人 | 上海特七人 | 漢口特三人 |
| 哈爾濱一人 | 列市特五人 | 察哈爾一人 | 綏遠一人 |
| 內蒙古二人 | 海外三十三人 | | |

此外已發還而因事未到或被拘禁阻滯者尙有十一人。除雲南貴州黑龍江三處代表係由中央指定外，餘均由地方黨部選舉。計國內二十二行省三特別區四特別市，除新疆無黨部代表外，其餘均有代表出席。

丙、本黨各派代表之百分比統計：若依性質區分，而列成百分比統計，則各代表之百分比如下：

| | |
|---------------------|----------|
| 1 各省區黨部代表一〇六人 | 百分之四十(弱) |
| 2 海外黨部代表三十三人 | 百分之十二(弱) |
| 3 工人黨部代表三十三人 | 百分之十二(弱) |
| 4 軍隊軍校及軍事機關黨部代表五十一人 | 百分之十九(弱) |
| 5 行政機關黨部代表十一人 | 百分之四(弱) |
| 6 中央黨部代表十二人 | 百分之四(弱) |
| 7 學校黨部代表二人 | 百分之二(弱) |
| 其中男女代表十六人 | 百分之六(弱) |

以上所通則此次大會各派代表無不具備，可稱為真正的全國代表大會，而名符其實者也。

(二)大會之重要決議

甲、接受總理遺囑 開會之第一日，全體代表即決議「謹以全體代表之努力以履行之。」是為此次大會之第一聲。此聲通過之後，即於翌日在觀音山舉行總理遺囑紀念大會，以表示全體之哀悼，並垂念于永久。

乙、完全接受第一次大會所定之政綱 第一次大會所定最低限度之政綱，為總理根據主義切合時勢之重要方案。兩年以來，以環境之惡劣，迄未實行其百分之二。雖幸賴同志奮鬥，已將廣東之惡劣環境衝破，而另闢一光明之局，然距世界與中國之大勢，第一次大會之政綱，實有繼續履行之必要，而不必再事乎更張。故大會決議對於總理在第一次大會所定最低限度之政綱，仍完全接受，今後所努力者惟在尋求以如何方法圖此政綱之實現而已。

丙、總章之修改 第一次大會所定之黨章，兩年以來，從事試驗，覺其大體尚無甚困難。故此次大會所修正者，不過四點。其一，則為第四章關於總理一章之保留。此章以總理遺囑為本，無存在之必要，惟為紀念起見，特為保留。併于第四章之末加以附註，說明「總理已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四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接受總理遺囑，特保留此章以紀念之。至紀念之方式則由各黨部辦理，凡開會時必須宣讀總理遺囑，及每星期舉行紀念週一次。」其二，則為中央黨部常務委員之設立。前者中央黨部秘書處雖有委員三人主持常務，然人數太少，負責實難，致往日黨部開會，出席者寥寥如星，此於黨務進行，實為一大障礙。此次大會行將於此，故特規定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以中央執行委員互選九人組織之。此後凡百事務，當必以多人負責之故，而進會議權之變更。往者應請委員，止者則由發言而無表決之權，故多徒增虛名，於黨無多大之貢獻。此次大會則改

定候補委員如遇委員缺席時得依次遞補取得臨時表決權。惟取得臨時表決權之候補委員，不得超過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為限制。蓋欲使黨章，亦得根據此條章程，以取得一部份表決權，使亦能分負黨中工作一部份之責任，比前此條之呆板實趨勝也。其四，則為中央黨部特設員之規定。兩年以來，由黨務進行上所發見之缺點，最大者為中央與各級黨部之聯絡太少。此次大會特定中央黨部可派遣特派員分駐各地，各中央委員亦得出席於各地之各級黨部以指導其進行。此法實行，足以擴大黨之勢力，嚴密黨之組織，而一掃從前散漫之失也。

丁、宣言之發表 此次大會宣言，於政綱政綱均仍秉承先總理之遺教，與第一次大會所定之方案，本無時殊之意見。惟宣言中之具有價值者，則為對於民族主義之正當認識。先述世界之現狀，次述中國之現狀，次述本黨努力之經過而繼之以結論。說明本黨已認識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實與國際之民族解放運動同其消長。(一)則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而聯合世界革命先鋒運動，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并聯合帝國主義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民族。(二)則對內當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若軍閥官僚，買辦階級與土豪。其必要之手段則在造成人民的軍隊，造成保護國防政府，提倡保護國內新興之工業，與保障農工團體扶助其發展。至於黨員之訓練則特別注意於革命化與團體化。互相親愛，互相扶助，互相攻錯，以期不負總理之指導與民衆之期望。一言以蔽之，此次宣言，蓋為吾黨指出實行政綱之切實方法，而非一般政綱之空論之空論文章也。

戊、紀律問題之解決 吾黨今後最重要之任務為造成一強固有力之革命黨。然欲達此目的，莫如首先造成嚴嚴的紀律。此次西山會議與各地反動分子之破壞黨部，實均為後進黨人不識大體之舉動，而正中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之

毒謀。本黨若任其猖獗，不加制裁，實足以搖動國民革命之陣線而予國民革命前途以不利。故此次大會對於西山會議及各地反動事實有關的黨員，均有適當之處置。其屬居心不良根本圖傾覆本黨者，則加以永遠開除黨籍之處分，其屬一時衝動受人利用而不自覺者，則給予以嚴懲之警告，而希望其改過遷善，仍與吾人同走上革命之陣線。至其詳細辦法，則報章早已發表，毋庸于此贅述矣。

己、其他各種之決議案 以時間之限制，莫克詳述。與軍事案大者。若政治報告決議案則表示對國民政府滿意，而勉勵其繼續努力。若關於軍事決議案，則實行改良士兵生活與確定對軍事上之工作，此雖非軍事大計畫，而實現在軍事上最重要之要點。若財政決議案，則實行財政統一，改良幣制，改良稅則，確定預算，募集公債，收回海關。若黨務決議案，則遵守總理遺教集中革命分子，而得無謂之爭執。若宣傳決議案，則加辦黨報，補助各種週報。若工人決議案，則確定勞動法規並工會與黨部關係。若農民運動決議案，則禁止高利貸，規定最高租額，與禁止剝削農民之雜稅。若商民決議案，則推廣商民協會，引導一般商人加入國民革命。若青年運動決議案，則注意教育之革命化與平民化，並平民學校之擴充。若海外黨務決議案，則補助建設海外同志協會，與特別保護僑國華僑。若婦女運動決議案，則制定男女平等之法律，並開放各職業機關。若實行對外政策決議案，則繼續聯俄政策，與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締結。若對北方局宣傳決議案，則維持國民軍，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反對恢復約法與重振僑德，並促成國民會議。凡此種種決議案，均以本黨主義政綱為根據，而期於最短時間內促其實現者，吾黨同志，固人人有其應負之一份責任也。

(三)海內外各黨部發展之概況

除各種決議案以外，有常附帶報告者，則為海內外各

地黨務發展之概況。據吾人此次接受各地黨部之報告，實地無窮之概況。在國民政府治下之區域，黨務之發展固有一日千里之勢。即各地黨部，以本黨努力宣傳之故，已取得民衆相當之了解與信仰。故黨員人數驟增，已至五十萬。去年以總理逝世，各地民衆參加追悼會者人山人海。尤為本黨勢力深入民衆心坎之絕大機會，至五卅慘案發生以後，帝國主義者之慘狀面目，已完全揭發。軍閥甘受帝國主義者之指揮以壓迫民衆之暴行，尤為民衆所認識與痛恨。凡此事件，均足以使本黨之宣傳，多一重事實之確證。而民衆對於本黨亦自然發生熱烈之傾向。吾人敢信今後之帝國主義者與軍閥，雖極力壓迫本黨，然本黨必不因之壓迫而退步，必且因此壓迫而更促進革命時機之成熟可以斷言。凡我同志，倘能一致在本黨主義之下，努力奮鬥，則三民主義之實現，必不在遠矣。

(四)今後應注意之點

本黨主義既已漸入民衆心坎，則本黨今後之工作更將重要而繁多，此不待表現民衆革命要求之急切，同時亦表現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末路已近。故本黨今後第一要務，即須擴大其組織與宣傳，俾民衆了解本黨之主義與政策，確為民衆之福利與安寧。則黨員人數自必增加，而革命勢力亦必以之堅固而濃厚。第二，應注意於全國的發展，以求本黨勢力普及于全國。因此則黨報的宏大組織實為重要，蓋黨報為宣傳中最有力最普遍之工具，如內地交通往還不便，則藉黨報之力引起革命思潮，可自動的為本黨而努力。第三，應注意於農民運動，本黨既係以全民族革命為目的，則決不能以智識階級從事革命為己足。中國的農民與工人占全國人口之最大多數，其所受之痛苦亦最深切，故農民運動尤為重要，而商人亦不可忽略，或以為商人為不革命者是錯誤。商人中除少數買辦階級及奸商外，亦是受壓迫階級，故此後亦不可不注意。第四，應注意於履行紀

是失敗亡命的時候，無論是怎麼壓迫，遭人非笑怒罵，他也是抱定三民主義而革命，也絕沒有一點動搖。至于正在奮鬥的時候，無論敵人的壓迫是怎麼壓迫，像從前滿清之役在一個小砲台之中，被龍濟光、陸榮廷那些清兵包圍，一包圍七天七夜，消息不通，糧食斷絕，他還是指揮黨員，努力殺賊，終久還是殺出了一條生路。像最近白鵝潭之役，在一隻久又破壞的兵艦之中，被陳炯明的叛兵，在陸榮廷天空三面夾攻，一共被攻了五十八天，他繼續到後來知道外線的希望，完全斷絕，才退出廣州。但是他不屈服，而且他一生和武力奮鬥，向來是不屈服，始終抱定三民主義而努力。中山先生的這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終不斷的抱定三民主義而實行的革命的努力，用我們中國的古語來說，才真是「行不惡。」這種「敵不侮」的努力。就是中山先生實行革命的生活。

總而言之，中山先生一生的生活，是為革命而努力。他一生努力的情況，可以說以「學不厭，教不倦，行不惑」這三學不厭，教不倦，行不惑。的三句話，就可以完全表示中山先生的生活。我們就這三句話的德性講，「學不厭」就是智，「教不倦，行不惑」就是仁。中山先生一能夠有一學不厭，教不倦，行不惑」的努力，就是兼備了仁和智的兩種德性，也在革命家有仁且智的兩種德性，就是我們革命界的大聖人。我們要今日生為一周念日，來紀念革命界的大聖人，自然是要祖述他一生的事業，尤其是要效法他一生的努力。以繼承他一生未竟的志願，而達到國民革命的目的。那才算是不枉費了這周年的紀念。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之第一週年 賈昌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國民革命，其所處之政治社會的環境。

但民國沒有成立以前，國內的大多數民衆，不但是沒有國家思想，並且羸弱無能，愚魯不堪。其餘一班紳士官僚，都是受滿清政府的誘惑，只知道對於大清帝國，歌功頌德，以圖個人的升官發財，希於中國的國家是甚麼情況，和己自有甚麼關係，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國外的帝國主義者，挾其鴉片案與義和團案諸戰爭之發端，對於中國政治事，藉與經濟方面，施以種種不平等等條約之束縛，令全國政府與人民沒有一點自由翻身之餘地。在那種環境之下，中山先生以「研究醫術之科學者，手無寸鐵，足無立錫，乃獨創造三民主義，發起中國革命。此耳言偏主戰，固然是歐戰的興與救中國人民之所必需，但欲在事實上打破那樣黑暗的環境，以實行其在軍東詭破天荒的主張，此種艱難，真是有甚於緣木求魚。因此淺見者流，不說他是難難，就說他是做夢。到民國成立了以後，各帝國主義者因要保持其在中國經濟的特殊地位，不願三民主義實現於全中國，故一方面運用其政治經濟勢力，以產生無數富強之軍閥。俾從前就有袁世凱稱總統，張勳復辟，要根本上推翻民國。最近就有段祺瑞親執掌國，吳佩孚武力搗亂，從各方面來破壞民國。更在他一方面直接間接施其武力與經濟力的干涉，不計中山先生有一分革命的工作，有一點革命的基礎。中山先生處在這樣重大的壓勢力，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一壓迫之下，想要打倒他們的壓迫，以求實現自己的主義，而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也就是逐漸變其難了。然而中山先生總是抱定他的三民主義，用革命的方法，一生不斷的向前努力，始而從事主義的宣傳，繼而從事軍事的奮鬥，屢仆屢起，百折不迴。在辛亥年直接的發動了黃花崗革命，間接的發動了武昌起義，以推翻滿清皇帝政府，以造成中華民國。在民國十四年以來，更是直接間接的指揮民衆，以推翻袁世凱洪憲皇帝，張勳的復辟運動，以打倒段祺瑞。

對法蘭西，曹錕與佩孚的武力亂亂。他年那些奪國的歷程中，無論是受過若何犧牲困苦，若何險阻難難，總是勇往向前，始終爲民國而奮鬥。他的三民主義、在建設一方面雖然是未能完全實現於全國，但是民國的基本點終賴之以不致於搖動。這全中國最大的敵人，像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終不能完全遂其升官發財，稱爲王與劍利利權宰割中國之私圖。故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沒有那一個不日視中山先生爲他們的眼中釘，想非盡種種方法撲滅之而後快。另，復用無數惡形惡狀，加之於中山先生，以遂其排擠之反宣傳，在他們心理和表現出來的言詞，都爲只憂中山先生死，他們中國黨就無憂，中國的革命就馬上要撲滅。他們就馬上可以恢復其壓迫全國民衆和剝削全國民衆的利益。像幾十年前的暗無天日，任意猖狂一樣。不幸而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真是一病不起，溘然以歿於北京了，就是如他們的願以相償了，延到今日整整有一週年的光陰了，究竟在往年一週年之中，我們全國革命的運動是否變樣呢？國民黨的情況是否變樣呢？我們中國革命的革命精神是否尚留存於人間呢？那些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情況又是怎麼變樣呢？我們在中山先生逝世後的第一週年紀念日，可就下述的情形，大體的回想一回想。

我們都知道中國歷來專制帝王之都，如魏晉官僚地主的納污之所，爲全國一最守舊的反革命社會，向來對於新的革命運動，固然是不容易進行，就是新的革命思想，也不容易宣傳，尤其是經過了袁世凱在民國元二年嚴厲的殺戮國民黨在北京的普遍革命運動，可說是完全不能進行。如果我們想想在中山先生逝世後的第一週年之內，在北京舉行的革命運動，像正當中山先生逝世的時候，三民主義之宣傳，以後更開情於上海九江青島漢口廣州幾處修殺案的反英日帝國主義運動。反袁軍閥以來的國民大會，

近討賊瑞的示威運動，北方各地軍事的實地聯絡，與夫最嚴的氣象，威武的精神，普遍的宣傳、以喚民衆，以成嚇反革命者，那一次運動，不是國民黨打先鋒呢？那一次運動，不是國民黨做指揮呢？即處於這種軍閥政府壓迫之下，中國國民黨，在這一週年中，愛國青年黨員之增加，已達到三千人以上，便可知在北京的革命運動，與中國國民黨的基礎，是否因中山先生逝世而即行銷滅搖動了。外而推之各省，向來中國風氣最不開通的地方，莫過於熱河綏遠，察哈爾那些邊界地方，從來沒有發生過公開革命運動的；但是在這一週年中，那些特別區域內的大城小市，莫不有中國國民黨黨的組織，黨員的公開活動，張家口包頭等處並成立日報館，在言論上宣傳三民主義，鼓吹革命運動，我們就可以想到中國國民黨在那些邊界地方的活動，究竟是怎麼樣了。至於交通便暢利的那些地方，像河南山東江蘇浙江湖兩湖北，那些省分，城市中工人團體之大规模的組織，鄉村間農工協會之武裝的發展，有知識階級之踴躍加入中國國民黨，和努力宣傳三民主義，以及舉行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之種種革命示威運動，在這一週年中，那一省不是氣象蓬勃，蒸蒸日上，時時予反革命者以殘刻嚴厲的打擊。

更進而推之於革命的策源地，像廣東省，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成績，又是怎麼樣呢？廣東省在近十來年中，本是國民黨的革命策源地，草草正氣之能夠表現於全中國，和全世界，本是有賴於廣東省。但因革命尚未成功，弄到廣東各縣的土匪充官和盜賊橫行，握有兵權的人大就霸佔幾府，小的也霸佔一兩縣，常常互相爭奪，其骨亂氣，有甚於全國之各省。當中山先生北上之時，其骨

去年七月一日起，接連進行了幾次的極有效率的經濟與經濟工，所有在沙面與香港之內，服務於帝國主義者的機關之內的中國男女職工，都毫不做他們的工，全體回來了。因為那些帝國主義者之貪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和營業交通等勞動職務，向來都是完全依賴我們中國職員和工人，所以我們這次一舉而能工，他們在生活上，像糧食和日用品，就不能運進，境內糧食東西，都不能運出。於是他們近來改頭換面，拋棄帝國主義者和紳士派的尊嚴，自己也去勞動，但畢竟做家庭的工作，就仍舊了營業的工作，畢竟營業的工作，就仍舊了到團體的團體生活，弄到他們的日常家庭生活與營業工作，至今還是不安。並且因為他們食糧的來源，多半是依賴廣東。廣東既然和他們經濟絕交，當然禁止一切食物的供給他們，他們雖然用盡了種種方法，向別的地方花多錢採買，但是總沒有在廣東運給的方便，所以他們在這幾個月內，常常有起糧的危險。至於經濟一方面，因為這次能工，我們工人固然要受工資的損失，至少有了兩三千萬，但是帝國主義者的一切營業行為，不是通用不講，就是完全停止工作。沒有買賣，更受極大的損失。估計他們損失的數目，至少總要大過我的四十倍。估計至今已有損失。總要過八九萬萬元。帝國主義的沙面香港之心內由於我們這次能工，受了極大的經濟損失，和日常生活不安，這就是我們們經濟戰爭上，攻入了帝國主義者的腹心之內，也就是在帝國主義者的腹心之內去打。帝國主義者就是在帝國主義者的腹心之內，去實行中山先生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我們都知道香港本是英帝國主義者。經濟上受壓迫中國的大本營，從前是一個極其嚴密的人煙稠密，生意繁榮之區，經過這次中國人的全體能工，經濟的巨大損失，營業的

根本影響以後，現在就剩了一個人跟幾少生意冷落，很寂寞不群的港島。全島的生意，已經倒閉了的總有四五成以上，現在還沒有倒閉的，也是氣喘奄奄，勢將倒閉，在最近四五個月內，雖然接連的得了倫敦政府三千多萬磅的接濟，可以維持一時。但一杯水車薪，終難濟於大事。而且以香港白銀人民的商務之地，每月的消費，總在一百多萬磅以上，倫敦政府也決不能長久作如此巨量費用的接濟，入而久之，廣東境內糧食開闢了商埠，可以完全接收香港的營業。香港的商務，一定是終歸於完全倒閉，廣東能夠在經濟上打倒香港，就是打倒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本營。打倒了香港的大本營，就是打倒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就可以昭示八十多年以前鴉片戰爭的大國威風。在這一週年中，我們對內對外的革命情況，概然是如此。至於全國反革命的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在這一週年中，最反對革命的軍閥莫過於段祺瑞。他當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時候，就召集一個御用式的分黨的全國所反對的籌備會議，以及反對全國人民所要召集的國民會議。因為貪圖權利，便勾結法國帝國主義者，自甘附從。決意佛郎索，以犧牲國家的利益，以喪失國家的主權。當張作霖去年入關手可執的時候，段祺瑞在北京做他的走狗，狐假虎威，虛張聲勢。凡關於賣國殃民和賣國革命的國事情，他總是不顧民意自己一意孤行。到去年秋季以來，全國一打倒了張作霖，他的情況又是怎樣呢？不但他自己一個人所號稱的「政府」現在全國沒人理他，變成了一個無政府，更受他個人的生命，當去年十月國民大會開的時候，也要受極大的危險。其他軍閥，像張作霖，因為他反對中山先生的革命經全國輿論的攻擊，便受武力的討伐。郭錫珪的退場，段祺瑞沒有日帝國主義者的援助，去年就早被滅了。現在雖然還是苟延殘喘，但是實力已已，

決不能像去年上季一樣，耀武揚威的再回來作惡，並且我們相信他，不久就要歸於滅亡了。其次像吳佩孚此刻雖然正在河南獨霸，軍事上暫時順利，但是他始而討伐張作霖的賊，馬上又通張作霖的賊，隱隱作交既無主權又無人格最近張作霖離世，結湖北民衆的深仇。已經引起了四川湖南江西等省軍隊的攻擊。吳佩孚一定是歸於滅亡，而且是不久歸於滅亡。再其次的小軍閥，此刻或是正生混戰，或是將要轉入戰爭的旋渦。彼此打打，彼此殺殺，彼此決計不能調和。就他們性質說，沒有那一個不是反對革命和壓迫民衆的。將來民衆的革命勢力一起，他們一定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至於各帝國主義者，因為彼此在國際間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的衝突，以及全國革命勢力的牽制，決計不能一致的和協全力的到中國來反革命。就是像英國日本，用一部分的力量，到中國來勾結張作霖與佩孚，以行他們反革命的私圖。但是因為張作霖與佩孚的勢力，日日在失敗，這也就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日日在失敗了。全國反革命的潮流，日日下降。因為全國反革命的潮流日日下降，所以全國革命的潮流以後就更能日日上升，並且已經在上昇。我們就全國的情況，既然知道了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勢力，日日在失敗，反革命的潮流，日日下降，國民黨的勢力，日日在發展，革命的潮流，日日在上升。就廣東的情況，又知道了國民黨只這一週年間的勢力，對內便打倒了上切反革命的軍閥，以得廣東全省的統一。對外就打倒了香港的帝國主義，以得政治經濟的獨立。我們就可以相信廣東革命的基礎，和全國民衆的力量，努力革命，最多在三週年之內，一定可以打倒全中國的軍閥和帝國主義，以達到中國革命成功的大目的。至於我們研究國民黨的可以在廣東能夠在這短時間之內，打倒了那樣多和那樣大的反革命勢力，就主力一方面說我們

自然知道是有領袖的國民革命軍，居中指揮一切的。自然是一個有訓練有組織的國民黨。但是關於軍隊的後援，軍閥的補充，和其他種種革命方法的援助，這是一切士農工商民衆團體的大力量。譬如在帝國主義者的腹心之內去打倒帝國主義者，專用經濟絕交的方法，就專是罷工工人團體的力量。在野外軍事作戰，關於軍中軍閥的後援，革命軍不拉夫，不離離百姓，也就是罷工工人團體的力量。關於臨時調劑軍隊的給養，敵人情況的偵察，後方糧食的供給，就是農民團體的力量。至在廣州市開十幾萬人的提燈會，以歡迎國民革命軍出發。在各城市鄉村，常開開熱烈的茶話會，以歡迎國民革命軍，以鼓勵軍人努力殺賊，以發揚軍人革命的精神，那更是一切民衆團體的力量。我們再研究廣東現在何以有這些革命的力量，其原因自然知道是中山先生在一週年以前所播下的革命種子。國民黨在廣東和全國之所以知道運用這些力量來革命的原故，就是由於有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領導，所以能夠運用這些力量來革命的原故，就是由於有中山先生革命方法的指揮。所以在一週年之內，中山先生雖然是逝世了，他的身體雖然是離開了民衆，廣東和全國革命不能得他親身的領導。但我們民衆在這週年接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奉引中山先生的革命方法，這就是中山先生的精神。在這一週之內，還是時常活動於我們民衆之間，還是時常領導我們民衆革命。我們全國的革命一天不成功，中國的軍閥帝國主義者，一天不完全打倒，就是我們全國被壓迫的民衆，一天不能自由。國民革命的大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一天不能成功。我們要全中國被壓迫的民衆，都可以得到解放，以達到國民革命的大目的，我們以後就要擴大廣東的革命基礎，在全中國繼續的努力，並且永遠的

努力，以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法。中山先生
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法能夠在全中國永遠實行，這就是中
山先生的精神永遠不死，中山先生的精神永遠和我們民衆
長存。

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勢力之崩潰國民 革命的初期之成功

鄧飛黃

(爲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作)

中國被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宰割，到現在已數十年了。
在此二層壓迫之下，中國的主權，喪失殆盡，名義上，雖
沒有瓜分，實際上，中國境內，沒有那一個地方，沒有外
人的勢力，沒有那一項主權，不在外人手裏，比殖民地還
不如呢。中國人民的自由，完全爲軍閥，官僚，資本家，
土豪及買辦階級所剝削，毫無生氣。孫中山先生爲謀中
國的獨立與人民的自由平等，奔走革命數十年，喚醒民衆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對內打倒一切軍閥對
外打倒帝國主義。近年以來，全國人民已漸次覺悟接受孫
中山先生的主義，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的工作，齊向軍閥
與帝國主義作總攻擊，眼見快要成功了。不幸中山先生因
數十年奔走國難心力交瘁，竟於去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了！
全國國民失掉了這樣偉大的領袖，實在是空前未有的大損
失！當中山先生逝世以後，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
以爲中山先生逝世了，國民革命的運動，就從此中斷了，
那時幸而孫君遺囑，在國內國外的報紙，都可找得出來
。他們居心之險惡，可爲驚異！但是事實上，竟不如他們
所料，這一年以來，國民運動不但因失掉了領袖而有
所停頓，反而加強了，一日千里，而帝國主義與軍閥的
勢力，日益崩潰，幾至無以自存。這種意外的成績，實是
以應中山先生在天之靈！現在轉瞬之間，又到中山先生逝

世週年忌日了，我們哀悼之餘，回顧這一年來帝國主義與
軍閥勢力的頹敗，及國民運動巨大的成績，告慰先生之靈
，並鼓勵全國國民繼續努力，以求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

一 帝國主義的勢力之崩潰

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 帝國主義利用政治上的
軍事上的勢力使世界各國的小民族，以圖爲最少數人自
私自利的慾望。自時時對於某國某民族，是採取獨行即
的，有時則聯合多個帝國主義共同行動，成一聯合戰線。
前者如英國之於印度，法國之於安南，日本之於朝鮮，美
國之於菲律賓。後者如俄普與之瓜分波蘭，及維也納之
英日同盟，俄德與三帝同盟，德與意三國同盟，俄法同盟，
英日同盟，及庚子八國聯軍攻中國，這都是帝國主義與
主權者的聯合。最近如巴黎會議之瓜分德意志及弱小民族
，華盛頓會議之瓜分中國，及去年維加會議之對付蘇聯
。帝國主義者欲維持他們的勢力，及壓迫弱小民族與大多
數無產階級，爲此則利害關係，所以不能不互相聯合起來
，以圖達到他們剝削的慾望。他們現在對於中國的
壓迫，也是共同一致，百計千方，其祖中國軍閥，及一切
惡勢力，要使最愚昧的中國民衆，進步的新勢力，盡受摧殘
，不克發展，這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現在
世界上的形勢，是帝國主義與一切惡勢力佔在一邊，反帝
國主義及一切進步的國民革命者佔在一邊，已處於不敵之
勢。

二 帝國主義者間之衝突 雖然帝國主義因爲一時的彼
此利害關係而聯合起來，以侵吞或對抗某民族，但一到
彼此間發生利害衝突時，他們的聯合戰線，就破裂無餘，
或重新另發生種種新的新戰爭或新結合起來。我們要知道
帝國主義雖然要造成聯合戰線，或有意造成聯合戰線，
不過是一時的結合，他們的利害衝突，無時可免，他們

聯合的戰線，不過一道紙糊，只要我們不爲他們的虛聲所
嚇，必定可以攻破的。現在我們不必追述百餘年來，帝國
主義彼此間傾軋角力的甚多攻守同盟，外交政策的故事，
只將最近的事實拿來看一看，就知道他們的衝突日益一日
，他們傾軋的日子快到了。
自從大戰以後，德奧失敗，甘受五大國國的宰割。而
此五大國之中，英國佔領了德國大部分殖民地，和土耳
其許多土地。法國自勝利後，也分領德國不少的殖民地
，大事擴充軍備，並擴張海軍，比利時，南斯拉夫，捷克
，希臘，及羅馬尼亞等國的軍事和財政，得獲歐洲許多
小國，以鞏固他的勢力。意大利自法西斯黨獨權以後，日
以侵吞爲志。美國自大戰後，財政資本之充足，爲世界第
一，世界的經濟權，幾完全操於美國之手。而向外發展的
雄心，不可遏抑。日本在戰後，亦得了太平洋中德島嶼
，擁有強大的海陸軍東對中國，南對南洋羣島的侵吞，日
益膨脹。各帝國主義者均懷懷他國或弱小民族的慾望
，於是相互間的衝突就起來了。自從戰後，帝國主義者在
巴黎會議時，發生不少衝突，法國爲復仇起見，杜絕德
國復興的機會，力圖擴張實力。先則欲締結英美法三國同盟
，規定受德國侵略時，請英美予以援助，後以美國上院否
決而未成；乃與比國，捷克，南斯拉夫等先後訂立軍事同盟
。又令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等合成一小協約國，以
助威。英國素來傳統的外交政策，即使歐洲不發生惟一
無二的大戰，萬一發現時，英國則必援助第二強國與之
對抗，戰前德國爲歐洲第一強國德意志的霸權，所以英
國援助法國，以助德意志。戰後德意志已失敗，又助德意志以抗法。
當巴黎和會，英相路易喬治，曾提議法國，但無效。惟
英始終抱持抵抗法政策，使一九二三年雖有所謂和平協定

，然亦因英日反對未成，英法間裂痕，益形暴露。後來英
國從德國提出歐洲互保條約，或成維加會議，訂立條
約七條，中有英國條約，如法比攻德，英可助德，德攻法
比，英可助法比，即英國抑制法國的政策。這條約去年十
二月一日在倫敦簽字後，德國即要求加入國際聯盟理事會
爲永久理事，而法國亦主張與德有密切關係的波蘭，西班牙
，巴西，應得永久理事，以圖增強自己的聲勢。這個問題，
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又如戰後英國想率領土耳其，利比亞
，制土國，而法國則協助土國以抗英。摩洛哥問題，法與西
班牙共同作戰，英恐法得勝，又助摩洛哥，以禦法西
。又法屬敘利亞戰事，亦與英國有關，種種都是英法帝國
主義者互相衝突，不能協同的證據。

水進，英美日間的衝突，日美衝突，由來已久，世人
所知，自大戰以後，漸爲顯露。美國會因爲爭奪不同意見凡爾
賽條約，已引起英法的疑慮。又因爲一方面要通約與英日對
東方之侵吞，一方面要相以他的豐富財力，強大的軍力，向
遠東進行。但恐日英兩國兵力及同盟關係，必爲其阻礙
，故召集華盛頓會議，成立海軍限制協定，以限制英日海軍
。該規定主力艦的比數爲英美各四，日三，法意各一，七
五，但對於補助艦及飛機，沒有限制。因之美國一方攻擊
英國，一方又自增加軍備，添造軍艦。英國亦增加艦隊
及飛機，法國亦添造補助艦，及飛機，日本亦將艦隊增
加一倍，德亦增加飛機多架，名義上各國雖限制主力艦
軍備，實際關於補助艦飛機，及海軍各項軍備，則極力增
加，競爭不已。英爲日美，美爲英日，日爲英美，各不相
讓。英國的新造裝甲艦，即爲對美日示威。美國去年海
軍大擴充，亦即爲對日的預備。這是在軍備上英美日互相傾軋
的事實。又前年七月一日美國實行移民限制律，美日

尤爲衝突激烈，有謂將來日美戰爭，或由此爆發，並非無據。又美日之對於中國，其衝突亦不少。日本以鄰近中國，捷足先登，先後吞併朝鮮琉球台灣及滿洲一切權利，美國在南部則佔有香港，爲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亦有雄厚之勢力。美國擁有豐富的財源，想向中國發展，所以對於中國主張開放，使他自已可以插足，以施經濟侵略之陰謀。去年關稅會議，美國外長雖欲成關稅自主，而美國，是欲利用時機，以增進美國在華的經濟勢力。美國東方商業部長依突芝曾於正月十六日在密勒氏新報發表一文，謂中國國民解放運動實有利於美國在華的商業。又謂中國增加關稅，以防止美國及日本貨物的侵入，實爲發展中國實業所必需的條件，然美國及日本的貨物，即蒙損失。又謂中國對於某種貨物加增稅率以保護美國實業後，美國資本不惟不致損失，且中國須向美國購用大批機器及其他設備，美國可以大獲其利云。所以自香港罷工後，英貨銷跡，美貨即乘機起而代之。由此可證明英日與美國關於侵畧中國的權利衝突。又美國滿地華特爾商會長李斯爾說，以現在在中國獲得最大利益的爲日本，美國應盡努力恢復英美國昔日在中國獲得的市場。因十三年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爲百分之二十二，而美國輸入中國的貨物，爲百分之二十三。到十四年，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已超過美國的總額。又十三年美國在中國所設立之工廠僅爲七所，而日本則多至四十一所。是日貨物，在中國市場之中，已遠勝美國於中國市場之外。所以英人有此言論。這是英日商業上的衝突。還有日本在中國則扶植張作霖，以維持其利益，美國則扶植陳炯明及吳佩孚，以侵畧長江流域以南，這是英日在政治上侵畧中國的利害衝突。

以上所述，都是英美法日各帝國主義間彼此衝突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

三帝國主義勢力之崩潰 帝國主義彼此間的衝突，已如上述。這新衝突實足以爲帝國主義聯合戰綫的致命傷。此外，帝國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勢力天天增漲，國外殖民地的民族運動，也天天擴大，尤爲國主義將崩潰的前大原因。我們先說英國。英國爲最遲惡境穩固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有廣大的殖民地，堅強的實力。但自歐戰以後，經濟衰落，失業工人，當達二百餘萬，英政府無法挽救。人口過剩，產業蕭條，英幣高漲，出口減少，政府前途，危險特甚，隨時皆有傾覆之虞。近年南美各地市場，受美國競爭影響，漸次低落，並輸入印度的棉布，現在因印人用本國材料，自行製造，不能暢銷。自五卅慘案及沙基慘案發生後，全國抵制英貨而香港罷工，香港交通阻斷，以繁榮的香港竟無人過問，成爲荒涼之區。半年以來，香港英國的損失約在四千萬磅，合華幣四萬萬元以上。若再支持半年，則英國遠東商業的銷路，完全斷絕，而英帝國主義的覆亡也就不遠了。當香港罷工後，英國華僑人請英政府出兵，而英政府內閣對於工人罷工，外顧於不能取勝，終不敢越雷池一步。英國之殖民地如土耳其已將英勢力完全推翻。印度埃及波斯的反英民族運動，亦使英國不安。再說法國，自歐戰後，元氣大傷，恢復不易，財政困難，法郎跌價，生活日高，政局不安，爭鬥日烈，擁有五十萬萬軍隊，國民負担太重，外而遠征摩洛哥，應爲里夫民族所敗，壓迫敘利亞，而敘利亞獨立。安南及其所轄各殖民地，均時有反抗的舉動。這三處憂外患，難使法國處於安寧。再說美國情形，雖然金融勢力很大，但被壓迫的民族如墨西哥，古巴，菲律賓及非洲的黑暗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異常兇猛。至於日本亦因朝鮮台灣之獨立運動，常存恐懼之心。而國內則無階級反對政府與資本家的勢力，亦日益增強。

罷工爭鬥時有所聞。此外意德兩國，亦莫不如此情形。總之現在世界上的被壓迫的民族與無產階級，均已漸次覺悟，羣起反對帝國主義，勢力大增。帝國主義，手忙腳亂，無法應付。若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能繼續努力，則帝國主義的滅亡行將不遠了。中國去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滿全滿，帝國主義因之形勢恐慌，以中國民族逐漸醒覺，實不利於他們。所以他們直接間接運用權力壓迫，或虛偽宣傳中傷，如謂國民政府，爲中法爭自由平等，領導中國國民與帝國主義奮鬥，爲他們的動機，是謂門戶眼中釘，所以他們利用種種，煽惑，破壞，破壞，破壞，供以軍械經費，以圖阻撓國民政府。又因國民軍不和和他們勾結，也恨之切齒。所以他們全力扶植張作霖，吳佩孚，以欲滅國民軍，其最卑劣的辦法，對於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軍任意誣蔑，欲以破壞各國國民對國民政府與國民軍的信用。但是陰謀陰謀，都不能成功，反益形帝國主義者心勞日拙，張皇失措而已。

二 軍閥的勢力之崩潰

中國軍閥的形成，始於袁世凱。袁世凱死後，小站練兵，爲北洋系軍閥的首領。自民二年至五年，爲北洋系軍閥全盛時代。自袁氏死後，分爲龍（王士珍）虎（段祺瑞）狗（馮國璋）三派。互相傾軋，爲害益烈。後又有直系，皖系與奉系的爭鬥。而直系，皖系，奉系，又各自分裂，支派繁複，成爲定律。軍閥勢力愈見，對於國民的壓迫亦愈強，壓迫愈強，國民的反抗力亦愈大，軍閥的倒覆亦愈速。當袁氏當權的時候，天下側目，無人能與其鋒。卒以手夫所指，無病而死。又如段祺瑞當權的時候，他的威風，也不亞於袁氏，爲全國人民所痛恨，而吳佩孚得乘之。吳佩孚當他雄據洛陽的時候，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對於人民力壓壓抑，然不久即被推翻。張作霖

的勢力，在中國軍閥之中爲最大，維持的時間亦最久，自他得勢以來，到現在十餘年丁。去年孫傳芳起兵，還奉系勢力於東南，郭松齡發難，撲來系勢力於西北，若非假借日人兵力，勢必難倖存。吳佩孚去年乘時局變亂，坐據武漢，以據形勢，欲圖坐待漁人之利，以恢復以前勢力。據目下時局，閥之中，勢力較大而爲國人所注意者不外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三人。而這三人之中，各人名義上，雖擁有很多的兵力，實際上各自己均已顯露敗亡的徵象。張作霖，世人謂他長於智謀，然他的部下新舊兩派的爭鬥，在直奉戰爭以後，即不可掩飾。自郭松齡發難後，才使兩派派，文武派互相競爭，互相誣毀，不能調和，最近如王永江的辭職，張學良的請和，都是奉系軍閥內訌所表現的結果。我們可以斷言，最短時間內，張作霖，非下台不可，以他的吳佩孚張作霖，將不易制眼了。奉系軍閥的傾覆，將不久了。至於吳佩孚呢？他本來威震鄂人，他已沒有嫡系的軍閥，作他的靠山。這次他亂打，不過藉着他人的勢力，以爲自己爭地盤。蕭耀南本來是他的心腹，但是自吳失政以前，即已發生衝突。失敗以後，蕭耀南加以白眼，蕭爲吳所嫌。吳既恨蕭，因之百般刁難，到漢以後，時蕭耀南辦軍餉。蕭稍有遲延，吳則責罵有加，（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申報）相傳蕭爲吳所毒殺，並非無因。吳既如此刻毒，則各人的部下，各不相能，將來時機一到，爭戰即起，亦意中事。至新張勳，陳嘉謨，王文韶，田維勤，陳文炯之投吳，不過因困投降的結果，可以升官做督辦，省長，和莊慶便而已。這類的軍閥，就如同娼妓一樣，只要那邊於他們有利，他們就向那邊趨，一到他們做了督辦省長，毫不認識老吳，恐怕還要向老吳開刀呢。蕭耀南就是很好的前例。所以吳佩孚現在所號召的勢力，完全是一個紙老虎。

虎，比張作霖還不如，只要稍加力量，就將他擺平了。現在湖南局勢了，趙恒惕已經跑了。國民政府的軍隊二三月內，就可以到武漢了。那時大家看一重慶還有吳佩孚站腳的地方沒有？至於張作霖是舊式的軍閥，他去年時來，真是不學無術，居然名義上得了遼寧的地盤，好像成了東方的霸王一樣。他原來也是吳佩孚手裏出來的，到去年他到南京，吳佩孚還想派張作霖來接他，請他到南京去做大總統。但是張作霖是不肯去的，並且居然將吳佩孚派去疏通的大使斬殺於下關，一月有餘，說多少話才放出來。因此吳佩孚發生新變，吳氏也絕了心。可是張作霖竟在東方的霸王一樣，又是誰說了。張作霖原來在福建是被閩人逐到浙江，這是前年的事情，大家不會忘記了。他去幹了江蘇，於是將浙江交與盧香亭夏超，現在算是完全沒有多大的衝突，但是夏超拒絕回浙的消見，於制上亦不計其不少。此外在安徽的閩元亦與張不和，因與陳濟棠元關係甚深，而齊又為張所不容。江蘇又有不少非張系軍隊，當然難於相安無事，將來有事，不免如臨渴掘井一樣，難免加諸張作霖了。張作霖因善於應付各方，故暫時尚可苟安。他對於民衆的壓迫，仍不亞於吳佩孚，如封閉工廠，徵收捐稅及搜括下種人民，封殺女子日報，都是壓迫民衆，違反民衆的行為，將來失敗，即在於此。這是軍閥勢力漸衰的現象。雖然現在吳佩孚雖作罷，張作霖，張宗昌，張景惠，已聯合組織，不過是軍閥爲自己利害，暫時勾結，即目前亦有彼此不能一致之消息了，更可知矣。這是國內三不兩的情勢，其餘各省的軍閥，也是一樣，不過影子顯小罷了。

軍閥勢力的衰頹的第一原因，就是因民衆的覺悟。從前民衆未醒，人民一任軍閥官像等所宰割，甘爲民而不覺。後來軍閥官像乃肆無忌憚無所不爲，人民醒而危險自覺。

且世界思潮，風湧澎湃而來，民衆頓覺，振口陣音，響不已，人民方才知道自己所受他們的痛苦，而從事革命的工作。第二原因，就是軍閥完全是爲自私自利，以國家爲孤注，以人民作犧牲，以滿足個人的慾望。他們所以自私自利爲目的，於是自私自利的人們都相相附和。結果則各自自私自利，就不待彼此爭權奪利，於是內訌，戰爭，戰禍，分崩，離析均因之而起。所以今日乙倒甲，明日丙又倒乙，後日丁又倒丙，或今日甲乙聯合以倒丙，明日乙丙又聯合倒甲，後日丙又聯合以倒乙。如此循環往復，成爲軍閥輪迴的政局，由大軍閥變化成數小軍閥，再由小軍閥變化成數最小軍閥，雖禍亂不已，而軍閥的勢力因之而漸衰頹了。這軍閥勢力衰頹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們看一看十餘年軍閥破裂的情形，就可瞭然了。

三 國民革命的初期之成功

自孫中山領導全國國民從事革命以來，雖然將滿清推倒，建設共和，不過名義換了一塊招牌，實際國內政治，仍然操於軍閥之手，雖經改選和建設，不脫軍閥革命的成敗。所以孫中山自民國十餘年仍領導民衆與北洋系軍閥相奮鬥，不屈不撓，以至於死。他的精神與魄力之偉大，實令吾輩無已！他雖然死了，他已留遺了他的產物三民主義給我們。他已將革命的大本營——中國國民黨，給我們。他已指導了我們應當走的路子和應當採用的方法——國民革命。中山先生雖然沒親見他的革命事業成功，但他死後的最短的一年之中，已經完成了國民革命初期的工作。想中山先生在天有靈，亦當欣慰而告慰了！我們現將這一期成功的事情，略述一點如下：

一 中國國民黨的進展 中國國民黨從前是組織，無訓練的，自從在年改組，增加新份子，對內注意組織與訓練，對外注意宣傳，氣象爲之一新。全國黨務因之特別發

展，國內外各省區皆有黨部，黨員有五十餘萬人。各地的國民運動會完全爲國民黨黨員所領導。本年開全國代表大會，國內各省區除新疆以外，均有代表出席。大會通過接收總理遺囑，及第一全國大會所定之政綱，並修改總章，發出宣言，又開除遠徵紀律份子，以肅黨規。此外又通過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財政決議案，黨務決議案，宣傳決議案，工人運動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商民運動決議案，青年運動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海外黨務決議案，實行對外政策決議案，對北方時局宣傳決議案等項。以後的中國國民黨時勢的需要，其進步必一日千里，可以斷言的。

二 國民政府統一兩廣的成功 廣東爲祖國光，陸榮廷陳炯明等所擾亂，已有數年，毫無安寧的日子，自去年七月一日成立國民政府以來，汪精衛先生等慘淡經營先後將反革命的軍閥官像買辦肅清，東江兩路，均次第收復，完全統一了，國民政府已將廣東軍政財政切實整理，修政官員更治，除盜安良，禁烟禁賭。廣東紛亂經年，今日忽得享太平之福，實足慰人民之望。近來又進行統一兩廣，以鞏固革命政府的營壘，已組織兩廣統一委員會，從事肅清兩廣軍政統一事宜，不久即可整理成功，現在國民政府因根基漸固，已從建設的工作，三民主義的實行，現在漸次進行了。

三 國民革命軍的發軔 從前廣東有二十餘萬軍隊，然大多是非革命軍隊，不聽中山先生的指揮，以從事革命工作，後來中山先生設立黃埔軍官學校，以蔣介石先生爲校長，養成革命的軍人，並組織黨軍。迄今二年餘，成績卓絕，黃埔學生的威名，已宣傳遐邇。第一次擊敗軍，第二次解決楊，第三次收復東江。軍行所至，結無匪，人民歡食擁護以迎。其誠實民衆與武力相結合，他力武爲民衆

的武力，真是中國破天荒的創舉。這是蔣介石先生訓練的成功。現已將黃埔軍官學校改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黨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共有六軍，每軍二師，約二十餘萬人，爲發展國民政府有力的軍隊，將來用以北伐，必能所向無敵，奏奏膚功，將軍閥官像買辦士豪一齊掃蕩。

四 帝國主義者之風聲鶴唳廣州有軍閥如陳炯明，湯廷閣，劉震寰，梁鴻楷，趙克武等爲內患，又有英帝國主義者爲外憂。現在省內一切軍閥，均已掃除，不能爲患。英帝國主義者，自於案發生香港罷工，經濟上受重大的打擊，上篇已經說明了。他現在代表向國民政府求和，國民政府，均置之不理，英帝國主義者已爲我方所屈服，實我國民民族獨立運動史上偉大的紀念。現在國民政府所轄之廣東省內，已將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打倒，這就是國民革命的初期之成功。

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勢力，既已肅清，而中國國民革命的初期，亦告成功。以後第二步的工作，就是國民政府調遣國民革命軍北伐。於二二年內統一中國，打倒全國的一切軍閥，及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成立統一的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於全中國。第三步工作，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及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與無產階級，共同打倒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及一切惡勢力！

國民啊！我們的勝利就在目前了，望大家一同努力罷！

你們不派人指證，法國武警，正到老也找不着我們的。但是我同獅子會的人說：『你們告我們的是「L'Éclair」，國家主義的首領們呵！』順便拿我個人和劉崑山獅子會三個人來說，我在法國居留的姓名是「Léon」，法國武警和你們的偵探，一天到晚的捕我們工人。國家主義的先生們，我們常用李宗用的手法，特派四個熟習工人名姓的偵探，帶着法人的武裝警士，到處抓拿中國人。沿巴魯的城裏城外，從六月二十四日起的事體，你們的二等官何魯之張子柱又去使館和司法部告案，並且力爭三小時之久方才放出。六月二十一日我們便發覺陳嘉謨作點愛國得里，寶蓮星，雷實峴四工友。在他們四個被捕時，他們在法庭據理，教我們的華人示威大會，並且當時逮捕我們大曾招待員王德林，宋敬者，公然到法院告，告我們是在巴黎白晝遊逛，促使法政府武力解散。因此你們也就派華工切骨，在六月十四日的大會前，你們國家主義者，更早就讓你們陰謀兇賊的機關。凡是你們的單獨動，華工一概不參與。你們以極少數的幾個人，硬要轉制我們大數的工、商、學，去附和你們的馬屁勾當。旅法的華人——尤其是旅法的華工，不待你們開口，就早認識你們陰謀兇賊的機關。

看見禮！

你們以極少數的幾個人，硬要轉制我們大數的工、商、學，去附和你們的馬屁勾當。旅法的華人——尤其是旅法的華工，不待你們開口，就早認識你們陰謀兇賊的機關。凡是你們的單獨動，華工一概不參與。因此你們也就派華工切骨，在六月十四日的大會前，你們國家主義者，更早就讓你們陰謀兇賊的機關。於是你們的單獨動，華工一概不參與。教我們的華人示威大會，並且當時逮捕我們大曾招待員王德林，宋敬者，公然到法院告，告我們是在巴黎白晝遊逛，促使法政府武力解散。因此你們也就派華工切骨，在六月十四日的大會前，你們國家主義者，更早就讓你們陰謀兇賊的機關。於是你們的單獨動，華工一概不參與。於是你們的單獨動，華工一概不參與。

世界大戰底責任問題(續)

一班辛慈的回國來了，只有覺民走到比法交界的Ostend，說是在此京動身時，曾聽被比國的武督和留在比利時的大獄裏。當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比法，公使劉君還沒放出。你們不過把你們工人應用的物件，辦法實處，增加一小時拍賣工作罷了。

議的首領們！你們天天高談國家主義，你們打起外抗強權內的旗幟。你們真正的敵人，原來不是壓迫中國人的英、美、日。却是現在以不等待我的民族和我們無產階級的工農衆業。不但巴黎舉行授遞示威運動，曾給觸犯了你們國家主義的大不韙呵！主義的首領們！想一想你們口血未乾的決議案，你們「反對保護勞工嗎？你們保護勞工的事實，原來却是如此呵！」「反對保護勞工嗎？你們保護勞工的事實，原來却是如此呵！」議的首領會誇誇其談——你們把我們工人捉弄到奴僕受迫的地步。是法律權操著，我們小工人是不敢向你們要求賠償損失的。我你們寫這一封信，是要請國內的父老和社會的人們，評一評你主義者的人格罷了。累贅話，我也不願向你們多說了。並請你好。

一九二六，三，九，他仁擬於京城工作處。

世界大戰底責任問題（續） 陳石字

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五，塞國駐德公使將他和伊氏談話的結果，國。他說：「伊氏大罵奧匈帝國，說它本可算，俄國和列強相信它。他希望不久便要奧匈向有一場血戰。」這可以表明伊氏凡是反對奧匈的勢力，也是因為想勾結法國，共作反英運動。伊氏被派為駐法大使，上面已經說過，現在再說法國底態度。一九二

陳石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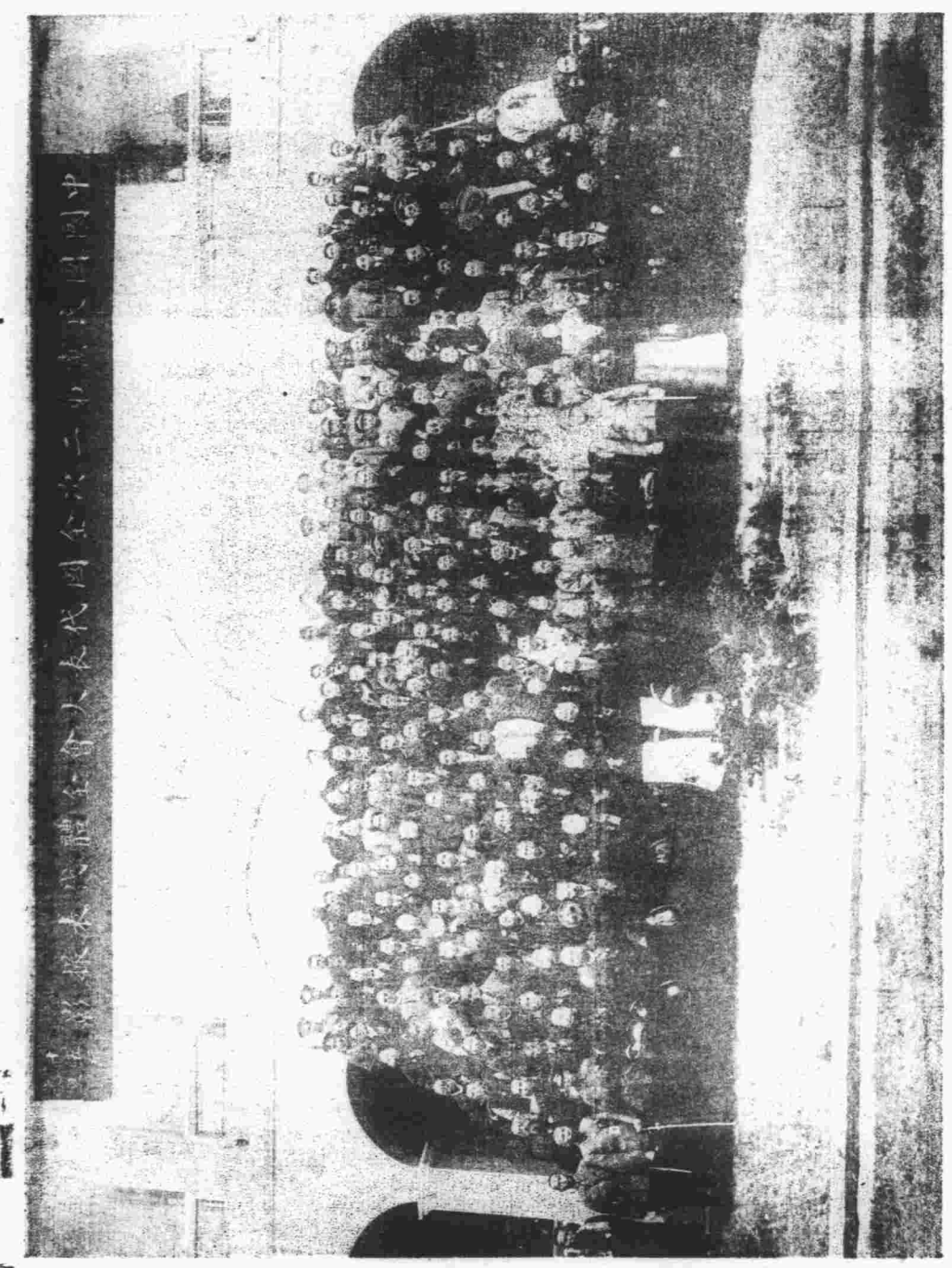
談話的結果，
俄國和列強
這可以表明伊
如一九〇九年
與德奧決鬥不
共作反奧運動
程度。一九二二

現在有許多人以爲要免除現代許多罪惡，挽救中國將來的危亡，祇有廢除現代的文明，採取東方式的從容閒暇後看的人生哲學。這固可語的意趣，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堂皇，其實是自己欺自己的話。因爲中國的亂源，完全由於政治、經濟、制度的混亂所致。同時文化低落，思想破產，亦爲致亂之源。文化是關於民族之盛衰強弱。米之爾斯（M. G. S.）說：「在較低級的文化裏，常是暴力統治，」可知中國政局之紛亂，民衆文化之低落，實爲主要原因之一。外力的侵入，也是由我們文化墮落，故得使國人昏昏睡夢之際，乘隙而入。假如我們的文化不低落，則由於西方所反映的時代思潮必定非常強固。我們看到東方民族往往被滅於西方，一面固然由西方物質文化的繁達，同時也是由於東方文化低落使然。並且文化是社會思想的產窟，他是根據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而形成的。所謂文化國與非文化國的區別，歌爾氏（G. S.）說：「我們實行對照比較兩端時，可以看出在走向文化的國家裏面，有技術，科學，工業，文學和教育。反之那些走向非文化的國家裏面，或是完沒有這些東西；或者雖有，但是很幼稚的。由此可見這些文化形式，歸納起來組織文化。但不可不知這些形式，實在，不過是文化的外表。」我們看了歌爾氏的話，觀察我們所謂文化的外表是怎樣，不是殘缺不堪，便是幼稚的很；或有一部分的可取，也不過是特殊階級的

給國家主義者首領們的一封信

物，毫無餘利給勞動階級去享受。所以我們革命途中，一方面改造，同時對於文化事業要謀實質的改進，圖普遍的建設。相信在此武人政客下而苟求生活的學者，和代表資產階級的教育增進國際門面的可能。他們認定提倡實業，振興工業和發達口頭的面子話。我們認為社會改造未成功以前，所謂文化這樣是貴族軍閥的裝飾品。我們所要求來的技術，科學，文學等文化要勞動的。換言之，就是要把勞動文化來替代資產階級的文化要勞動的文化。因為科學一定要完全根據於純粹的唯物，產階級却徘徊於唯心唯物之間，所以社會科學終究不能穩固，謂資產階級的文化，不久也要跟着資本主義共同消滅。那時所來的文化，才是美滿的文化，才能以各人類目的文化為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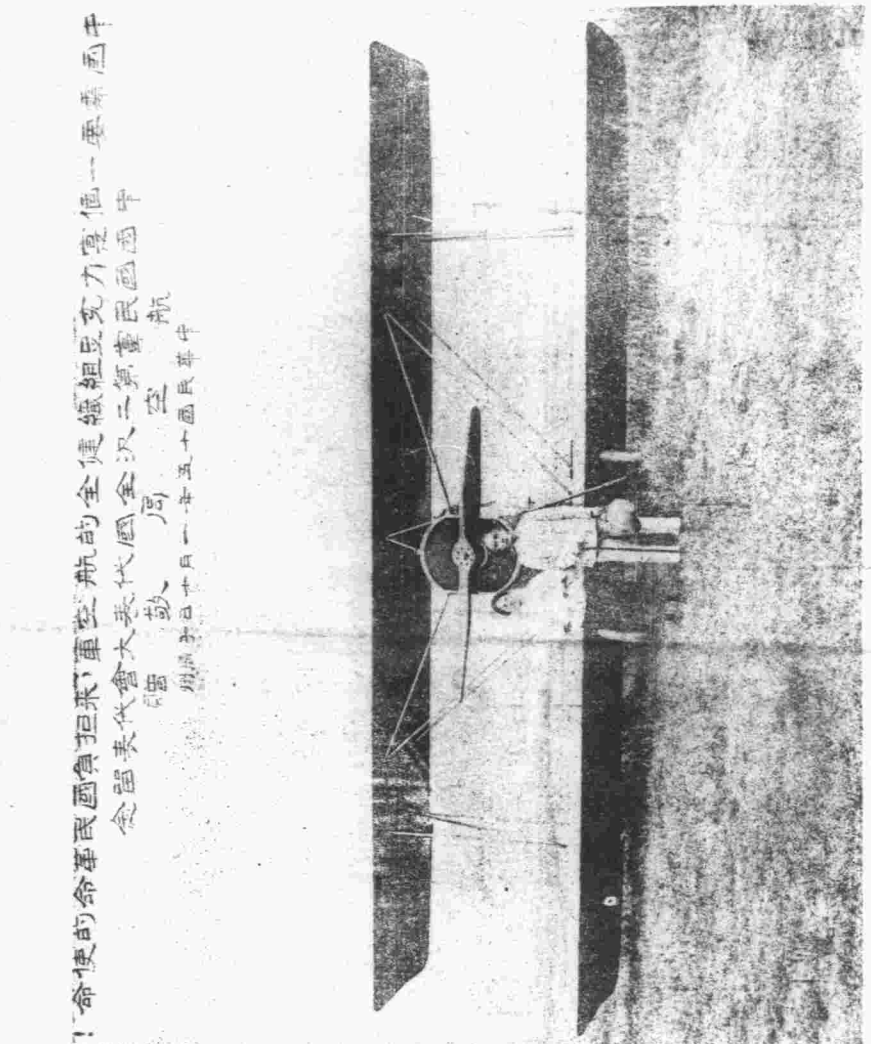
王飾仁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大會舉行開行禮典時攝影



孫中山先生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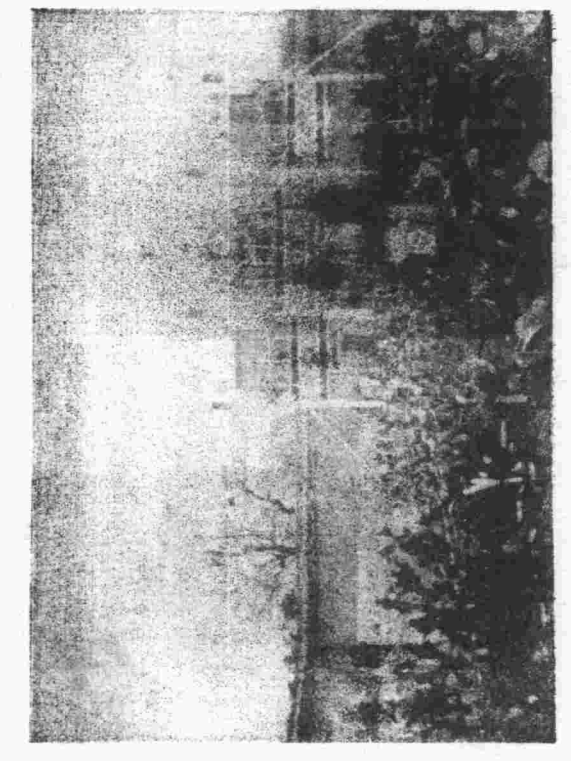


孫中山先生與其夫人宋慶齡女士飛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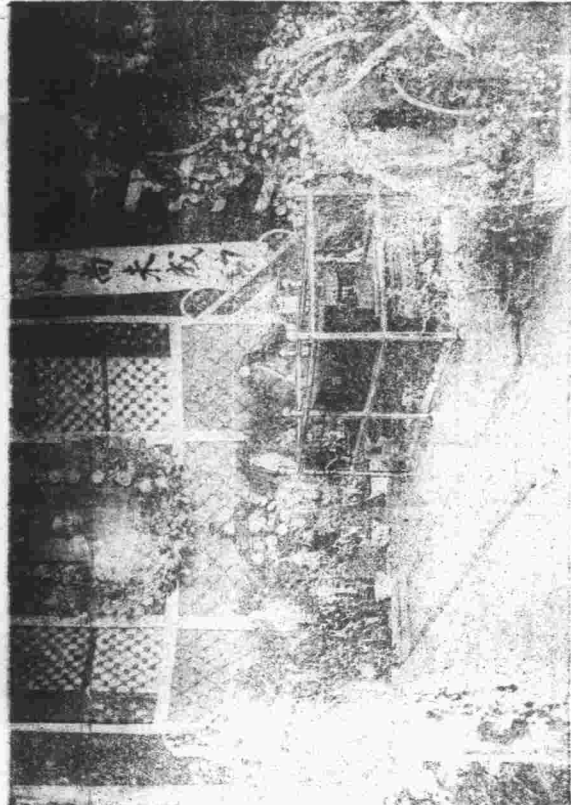
報新國民

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畫報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航空... 紀念...



左為去年孫中山先生... 右為去年孫中山先生...



左為去年孫中山先生... 右為去年孫中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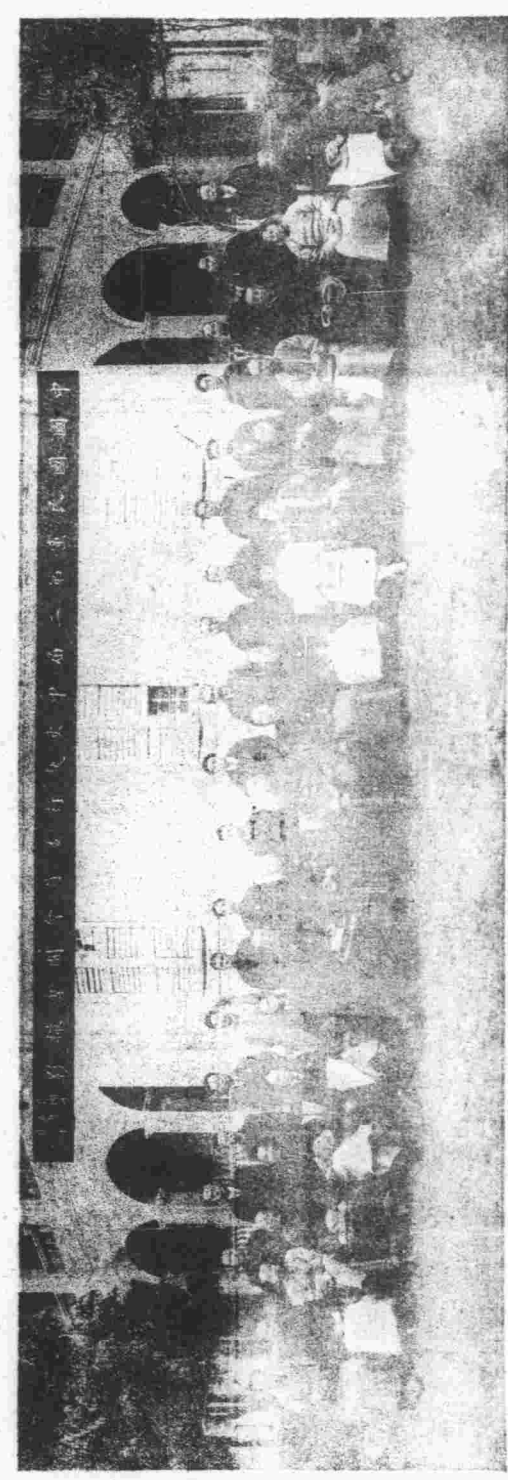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名: 白雲錦 毛澤東 李德勝 鄧子恢 曾志 王明 張聞天 李富春 李立三 王德勝 王德勝 王德勝...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攝影



- 林則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先生... 蔣中正先生... 蔣中正先生...

Special Memorial Edition

The People's Tribune

FIRST ANNIVERSARY OF DEATH OF DR. SUN YAT-SEN, MARCH 12, 1926

Sun Yat-sen: Some Memories

EDITORIAL NOTE: Mr. Eugene Chen, who is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was Dr. Sun Yat-sen's Personal Foreign Secretary during the last three crowded years of the great leader. He took part in Dr. Sun's last and final attempt in 1923 to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British in the South; and his knowledge of the dead leader's Soviet orientation is direct and intimate.

I may fitly begin with a memory of Dr. Sun which enables me to set the record right regarding the place of his birth. There is a British report of his having been born in Honolulu; and when he lay mortally ill in Tientsin in December 1924, a British paper there deemed it seemly to print a story repeating that particular tale. It happens that I was one of a few friends who were invited to Dr. Sun's last birthday dinner at Canton. It was given on November 2, 1924; and in a mood of reminiscence, he recalled that he was fifty-eight years, calculating his age in foreign style, having been born in the Village of Choy Hang in Heungshan District, Kwangtung, on November 2, 1866,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25th day of the 4th Moon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Emperor Tung-chi.

A PASSAGE IN THE "GREAT LEARNING"

Another memory of Dr. Sun, which continues perpetually, to enrich my own mind, relates to an English version of his of a famous passage in the Great Learning, where Confucius has a vision of the world as a great commonwealth in which men cease from strife and are at peace and the widow, the orphan and the poor are protected and the outer doors are left unbarred. Dr. Sun was very fond of that great passage, and I then realised how deeply the Master's credo on humanity influenced and colored his outlook on life and human conduct. And while working with him o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assage, we came to share the view that it was an expression of the human spirit which, in moral richness and breadth of humanity, was unmatched in any other literature though there were kindred spiritual elements in the Funeral Speech of Pericles over the Athenian dead and in the two other great human utterances by St. Paul on Charity and Lincoln in his Gettysburg address.

A JAPANESE CONCESSIONAIRE

As I write other memories crowd on me. There is space here only for two more. The first revealed to me the utter integrity of the man. A Japanese friend, who had signally helped him during his last exile in Japan and whom he found it extremely hard to refuse, wrote to ask him, as the Head of the Government at Canton, for a phosphate concession in the Pratas Islands or Reef. The Pratas, it seems, would form an admirable submarine base in the event of a war involving Japa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ying about 150 miles to the south-east of Hongkong and being nearly at the centre of a circle whose radius would reach to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kong, the Japanes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American possessi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s the Japanese application reached him while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was sitting, Dr. Sun was led to infer that his Japanese friend was probably less a phosphate concessionaire than an undisclosed agent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ich was wisely preparing for possible eventualities that might follow, some day,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He accordingly instructed me to write a "nice letter" refusing the concession. There was a sequel at a later date. When the question of British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Dr. Sun's administration was under discus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his refusal to grant the Pratas concession to the Japanese might be properly disclosed to the British as an indication of his real attitude towards the general British position in the event of an Anglo-American-Japanese conflict in Far Eastern waters. But he resolutely forbade any such disclosure on the ground that his Japanese friend had approached him confidentially.



DR. SUN YAT-SEN
First Chairman of the Kuomintang
November 2, 1866—March 12, 1925



THE WILL OF DR. SUN YAT-SEN

I, Sun Yat-sen have served the cause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 for forty years, in which my constant object has been to secure liberty and equality for our countr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forty years, I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in order to reach this object, it is necessary to awaken the masses of our people, and to join hands with thos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ich are prepared to treat us as equals in our fight for the common cause.

At present, we have not yet completed the work of the revolution, and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all our colleagues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our go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lan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the Programme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the Sanmin Doctrin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which have been drawn up by myself. Recently I have proposed the convening of a national people's conference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we should especially work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aims with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period of time.

be above is my will.

Signed in
March, the eleventh.

SUN WEN

February 24, Fourte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ken down by Wang Tsing-wei.
Witnesses: T. Y. Soong, Sun Fo, Shao Yuan Ch'ung, Tai En-sai, Wu Ching-heng, Ho Hsiang-jung, Tai Chi-t'ao, Tsou Lu.

Sun Yat-sen: Some Memories

SOVIET ORIENTATION

My final "memory" is about the Soviet orientation of Dr. Sun. A letter, dated Moscow October 31, 1920, from "G. Tchitcherin" was the first document that Dr. Sun handed to me when I met him at Canton on my return from an extended visit to America and Europe in connexion with missions to Washington, Paris and Geneva. Tchitcherin, who writes idiomatic English,

has a fine and rather hieratic handwriting, somewhat difficult to decipher. Dr. Sun asked me to read the letter aloud, as the famous Commissar's penmanship rather baffled him. After expressing Soviet Russia's gratification at the then turn of events in China, Tchitcherin went on to suggest that Dr. Sun "will be of course not less glad to hear of our successes in defeating Wrangel and of our peace treaties with almost all our neighbours. The treaty with Poland has cost some territory to Soviet Ukraine and to Soviet white Russia, but we rely upon the Polish working masses: their turn will come in the course of Poland's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they will undo all injustice created by the present Polish governing group." He next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your country advances now resolutely, your people enter consciously the path of struggle against the world-suppressing yoke of Imperialism." And ending the letter on a note of urgency, Tchitcherin emphasised that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us must be taken up immediately. No opportunity must be lost. Let China enter resolutely the path of good friendship with us." The two men had met in Paris in the old days when, though starving, they were rich in visions of a great future based on the destruction of Tsardom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Manchu and the redress of social injustices and ancient wrongs.

YOFFE AND BORODIN

My "Soviet" memory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a brief reference to Yoffe and Borodin. Dr. Sun met the former at Shanghai in January 1923; and following a series of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 joint statement was issued on January 26 which *inter alia* declared that "Dr. Sun Yat-sen holds strongly that the communistic order or even the Soviet system cannot actually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because there do not exist here the conditions which might ensure the success of either Communism or Sovietism. This view is entirely shared by Mr. Yoffe, who is further of opinion that China's paramount and most pressing problem is to achieve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attain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regarding this great task, he has assured Dr. Sun Yat-sen that China has the warmest sympathy of the Russian people and can count on the support of Russia."

Following Dr. Sun's return to Canton in February 1923, a remarkable Russian arrived in Canton. It was Mr. Borodin. I was present when Dr. Sun decided to appoint him a high adviser. The appointment was correctly understood as definitely completing Dr. Sun's Soviet orientation. It was not lightly made. Dr. Sun realised that his work demanded foreign assistance which, indeed, is the fundamental thesis of his 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He had tried to secure such assistance from the British but failed, and he knew that the British attitude would dictate American policy regarding him. He was forced to look elsewhere. And before death came to him, he was satisfied that his trust in the ability and loyalty of Borodin and his fellow Russian workers had not been misplaced.

EUGENE CHEN

THE KUOMINTANG DECLARATION AT ITS FIRST NATIONAL CONVENTION, 1924.

China's way out of internal disorders and External oppressions; Dr. Sun Yat-sen's Famous "San Min Principles"; the party Platform of the Kuomintang

The Declarat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Kuomintang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2) an exposi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Sanmin Doctrine upon which the whole Kuomintang Program has been based, and (3) the Party Program itself.

Part One first gives a review of the work of the revolution which still awaits its completion and then proceeds to giv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ifferent proposals which have been offered as the means of restoring China to a state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with other nations.

It is first pointed out that the Revolution was not a movement solely directed against the Manchus, as such but that the

to Yuan Shin-kai was a great mistake, since Yuan represen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surviving of the Manchu regime, whose only objects in life were but to procure lucrative jobs for themselves. The rein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never been entrusted to the hands of the men with new ideas.

After the death of Yuan Shin-kai, gradually the militarists worked themselves into power, and this constitutes a further step away from our ideal of a Political revolution for China. As these militarists represent purely personal interests of individuals,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sires or needs of the People, it is natural for them to pl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foreign imperialists who utilize them for the purpose of instigating internal strife. So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period of interminable civil wars, with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on the life of farmers, laborers, and the lower social classes in general.

Propose Solutions
In view of the deplorable state

China's solution to her difficulties as outlined by Dr. Sun Yat-sen, first President of the Kuomintang, the official organ of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China.

subject of working for a people's government.

There are many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facing China, which could only be solved by the nation as a whole. The solution of such problems will b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eople's revolution has succeeded and the whole country is in the control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Peace Conference Idea.
(3)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Peace conference methods are not better off in their theories either.

Even if some sort of agreement could be entered into by the separate militarists, by which they could divide China into different provinces for their separate control, we are thereby only begging the question, but have not solved it. For even this would be but a confed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war-lords, who would rule over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as the kings over their kingdoms, and could in no way coincide with the

settlement, and respect the rights of their neighboring rivals remains still an open question.

Merchant's as Rulers

(4) Another Proposal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hands of the merchant class. But first, it is not at all certain whether such a merchant government could well take care of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as a whole, and secondly, there is every danger that such a government would ally itself with foreign capitalism as the militarist governments have done. A real people's government can only be form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all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We see therefore that all such proposals and schemes lead us into nowhere, and that the Sanmin Doctrine, on which the Kuomintang stands, alone provides for all those principles by which a truly democratic government for China can be brought into existence.

THE "SAN MIN" PRINCIPLES AS ENUNCIATED BY DR. SUN YAT-SEN

THE SANMIN DOCTRINE

Being the second First part of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elegate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Kuominta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Kuomintang are the same as the principles of the Sanmin Doctrine (三民主義) as outlined by Dr. Sun, and these shall be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we shall construct a platform for the Kuomintang. We believe that the only way of saving the country will be by adhering closely to these principles, and they should constitute the goal toward which all our endeavors should be directed.

It is with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the Party the quicker to realize these principles that this time we have carried through a thorough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rty, and put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observance of Party discipline. All this reorganization is for the purpose of more efficiently and systematically working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our object.

The Sanmin Doctrine

The Sanmin Doctrine, or the Threefold People's Doctrine, has been explained in detail by Dr.

hope and object of the Kuomintang i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shall become a free and independent people of the earth.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is people was subjected under the rule of an alien race, the Manchus, which in turn was not free, but lay immediately under the dominating influence of foreign powers. Hence, before the revolution, the nationality movement took the form of a movement directed against both the Manchus and the European domination of China.

Since the Revolution, however, the first hindrance to our liberty has been disposed of. But European domination still remains with only the difference that whereas formerly there was a talk of partition, now it has become the question of turning China into a protectorate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instead of the idea of a military conquest of pre-revolution times, the powers are working for an economic subjugation of the nation. The result of the carrying out of such a policy, however, would be the same, as far as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oncerned.

Fight Imperialists

There is imperative need for our fighting against this foreign imperialistic domination, for while the militarists of the country are allying themselves with the foreign powers, the capitalists on the other side are also anxiously waiting for a completion of their scheme of economic conquest of the nation.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re is a steady downward tendency, and it is the duty of Kuomintang members to stop the gradual absorption of China by these enemies of the n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aim, a strong and intima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the nation is necessary, viz., the educated classes, the farmers, the laborers, and the merchants. For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 has the same message to all these classes, namely that of emancipating them from the imperialistic control. The effects of continued foreign domination on these classes would be equally unfavorabl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industries, if China lies prostrate

under the shackles of foreign economic control. Its effect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would be still worse since for the inhuman treatment of foreign capitalism there will be national and legal protection.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foreign economic domi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ative laboring conditions are therefore very great and the one is seen to be inimical to the other.

We believe that the nationalism of the Kuomintang means unequivocally anti-imperialism,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anti-imperialist campaign will be achieved only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classes of the people.

Equality of Races

With regard to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races insid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realiz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ffai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has not been entirely satisfactory in this respect, a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 the hands of officials with the old imperialistic ideas of China. The Kuomintang

will try to arrive at a closer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co-operation with the different races comprised under the Republic, and help them to see the relation between a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common good of the races concerned. In this initial period of the Kuomintang's endeavor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concentrate all the forces that work for revolution, and to bring about a systematic co-operation with the different races, so that together we may work out a way of emancipating all the peoples.

The Kuomintang hereby solemnly declares its recogni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aci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announces its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free, united Republic of China consisting of the free alliance of the different peoples, after our victory shall have been gained for this revolution against the present regime of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

People's Rights

(2) The Minchuan principle (民權主義) or principle of people's rights. In regard to the people's rights, the Kuomintang

stands not only for the indirect rights of representation but for the people's direct political rights; as well. This means that the people will not only have the right of suffrage, but also the rights of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How and through what channels these rights of the people shall be exercised will be provided for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will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ive independent departments as enunciated by Sun Yat Sen, namely, the executive, the judicial, the legislative, 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censoring department. All these provisions are meant to remedy the defects as found in the common existing democratic governments of the west.

It has been foun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that these so-

Continued on page 4

The Platform by Which the Kuomintang Will Win To a free, Nationalist China.

As China today is already standing at the brink of a precipice and facing a very critical moment in her history,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Party should at once set about to evolve a platform which should be directed against the immediate evils of the nation. We hope that all people who believe in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nationally will give the following programme a careful consideration.

A.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1) All unequal treaties, such as those providing for the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of foreign nationals, the foreign control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and those that imply an infringement of China's sovereignty by allowing foreign nationals political rights on Chinese territory,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in their pla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reaties which are based on equality and a mutual respect of sovereign rights.

(2) All countries, which voluntarily abandon their special rights in this country, and which are ready to abolish the unequal treaties they have established with China, will be recognized as the most friendly nations to China.

(3) Other treati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foreign powers and which in any way are detrimental to China's interests, should also be revi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spect of sovereign rights.

(4) Within the limit of not injuring China's political interests, the foreign loans made by China should be properly secured and repaid.

(5) Foreign loans which have been negotia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by bribery or any other illegal process have come into power, were made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financing the militarists in their purely personal campaigns, or to help them to fill their private pockets. Such loans were not mad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bear no responsibility for returning them.

Conference

(6) A conference, consisting of delegates from social and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banks,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s to be called,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plans and measures of the repayment of foreign loans. The carrying out of such a step would mean the freeing of China from a state of economic bondage

arising from her fiscal complications with foreign powers.

3. The Internal Policy

(1) The pow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re to be equally distributed. All affairs concerning the whole nation will be entrusted to the charg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those conditioned by local circumstances will be taken care of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 inclination toward either centralization or decentralization will be avoided.

(2) The people of each province may draw up their own constitutions and elect their own governors. The provincial constitutions may not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will be at the head of the provincial self-governm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ceiving or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al affairs.

(3) The hsien, or district, is to be the unit of the people's self-government. The people of every self-governing hsien will have the right of electing and recalling their own officials, and the right of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in making the laws.

The Land

Land revenues, increment of land value, the products of public lands, and all profits accruing from forests, rivers, and mines are to b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will use th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nterprises, and for relieving the poor and the aged, supporting orphans, carrying out famine relief, and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health and similar public enterprises.

The opening up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running of big industries which might go beyond the power of the local capital will be undertaken by the state. The profits from such undertakings will be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Each hsien has the obligation of contributing a percentage of its income to the national treasury to help maintain the expenses of the state. This contribution should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 cent or more than fifty per cent of its total receipts.

(4) Universal suffrage is to be carried out. The old regulation limiting the right of election to only the propertied class will be abolished.

(5) A civil examina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to remedy the evils of elective systems.

(6) The people's rights of freedom of belief, freedom of residence, of publication, and of public speech will be established by law.

(7) A system of conscription will be put in force instead of the present system of hiring soldiers. At the same time, special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the economic welfare of the soldier and the lower officers and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legal status. In the armies,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will be given. The qualifications for officers will be sharply defined and observed, and the method of promoting and dismissing officers will be reformed.

Bandits, Unemployed

(8) The government is to find means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bandits and the unemployed, and engage them in useful work for the country. One of the ways of carrying this out is to appropriate the receipts from the foreign concession after they have been returne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By concessions, we mean those places which lie under foreign consular jurisdiction, and which create the singular phenomenon of a country within a country.

Such a singular state of affairs should be done away with.

The rights of foreign subjects residing or doing business in concession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al treaties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foreign governments.

(9) The legal tariff for land tax and agrarian tax should be sharply determined. All extra taxes, such as likin, etc., are to be abolished.

Agriculturists

(11) A reorganization of the farming communities will be effec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life of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12) Labor laws will be enacted, labor conditions be ameliorated, the labor organizations will be protected and the general advancement of the laboring class will be promoted.

women's rights will be encouraged

(14) Universal education should be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ndividuality will be specially attended to, school systems will be revised, educational budgets will be increased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ll be guaranteed.

(15) The state is to regulate the laws pertaining to the appropriation of land, the collection of land tax and the registration of land property. Land owned by private individuals will be assessed and reported to the government by the landlord. The state will levy taxes according to the registered value, and, when necessary, may also buy it from the owner according to the registered price.

(16) Enterprises which partake of the nature of monopolies, or which could not be well undertaken by private individuals, like railways and steamship lines, will be owned and managed by the state.

The above items contain what we believe to be the minimum measures of our party platform, and they are the first immediate steps to be undertaken for reform of our country.

DECLARATION OF THE 2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KUOMINTANG PARTY

The Latest Statement of the Stand of the People's National Party of China;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Major Problem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January, 1924,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Kuomintang was convened in Canton under the direct auspices of the Chairman, Sun Yat-sen,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t this conference, a declaration drawn by the Chairman himself was unanimously passed by the delegates at the Conference.

Since the said declaration was issued the members have been unceasing in their fight for a realization of the programme of the Party. The Chairman himself has in the same space of time before his death drafted 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Programme (建國大綱) completed his lectures on the Threefold People's Doctrine (三民主義) and issued two manifestos, one laying out his proposal of the convening of a national people's conference, and the other setting forth his statement on the aboli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These last two, which were issued on his coming up North, were followed by his last will, in which he left his last message to the Party.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believe in the full execution of the programme laid out by the Chairman, and uphold both his words and deeds as the ideal of all members of the Kuomintang.

The Road to Freedom

At this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the members feel, o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s since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that the doctrine and the platform outlined by the Chairman contain the only road to freedom for China. We therefore give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the recent endeavours of the Party.

Part I. On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Chairman says in his last will, "In my endeavours for the people's revolutio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my object has been to secure liberty and equality for our country." It is seen therefore that the object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 is to attain liberty and equality for the nation. As the existing unequal treaties that have deprived China's free people of their liberty and equality, and as it is Imperialism that has imposed these unequal treaties upon them, the first task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 will be to overthrow imperialism.

How to Rout Imperialism

The method for the overthrowing of imperialism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the Chairman himself in his last will, viz., "by awakening the whole people, and joining forces with other nations in the world which are prepared to treat us as equals in the common fight against the imperialistic forces."

Included among the nations which are prepared to treat us as equals, are some who have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 overthrown the yoke of imperialism, like the Soviet Republics of Russia; and some who are suffering with us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imperialistic powers, like the peoples of the different colonies of semi-colonies.

Only by awakening the whole people, and by joining hands with the other oppressed nations of the earth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fight against that imperialism which subject these people to a state of bondage and inequality.

Imperialists' Trotter

Owing to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above three methods imperialism has been able to grow and develop and subjugate the vast peoples of the earth. Since the Great War, however, imperialism has been shaken to its foundation, and the causes which undermine their power are as follows.

(1) Imperialist Russia, formerly the biggest (in space) of the imperialistic powers, has collapsed. As a result of this, one sixth of the earth's surface which formerly lay under imperialistic rule has been set free, and its people have turned out to be the leaders in the fight for the freedom and equality of the nations. This may be counted the greatest loss to the imperialist powers.

Further, Imperialist Germany, owing to her defeat in the Great War, has also been subjected to the oppression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and now stands among the oppressed of the earth. This constitutes a second loss for the imperialists. Thus the family of imperialist powers has been reduced in number and consequently also in strength.

At Each Others' Throats

(2) Owing to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e different imperialist powers are jealous of each other and plotting against each other. For instance, England has never looked with pleasure at the big army and air forces of France, and in the events of the Near East and of Europe itself, has been carrying on a secret fight against her.

Another case is the Locarno Pact which is nothing but a trap laid by England to make use of Germany for the purpose of staying off Russia, and if necessary also for staying off France.

The result of such plots will be that all will fall hopelessly into the hands of America's economic imperialism. As to Japan, owing to her conflict of interests with America on the Pacific, she is doing her best in the way of increasing her army and navy with the hope of crushing her enemy.

All these show the fundamental weakness that is undermining the imperialistic machinery.

Rise Of Labor

(4) During the War, the industries in the colonies and semi-colonies received a great impetus for development, and as a natural result, there is a marked development in the standing of the labor classes. The laborers have already, in an amazing degre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eople's revolution.

(4) In the case of England's colonies, on account of their growing economic independence, Great Britain is trying to impose greater and severer restrictions upon their liberty, while France, on her side, is looking to her colonies to make up for the losses which she has sustained during the War. All these measures naturally only stir up more discontent and increase the force of resistance.

Nationalism Abroad

(5) All the peoples of the colonies and semi-colonies have already in their national movements manifested an awakened self-consciousn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viet Republics and the Turkish war for independence have served to stir up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ir own power, by showing to them how Russia and Turke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ir peoples, have been able to defy and overcome the armies of the big imperialist power.

Poverty And Class War

(6) Inside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the unemployment situation together with the increasing cost of living and the fall of the paper currencies is precipitating

a condition of increased poverty and has brought it about that the middle classes have lost their power of saving capital. The effect of such economic conditions will be to accentuate the class warfare, sweeping along with it the great masses of the people, who will certainly sympathize with the oppressed nations of the earth and join in with their figh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From all these, we can see that the imperialistic system has already been shaken to its foundations, and that the time of its final overthrow cannot be far away, the combined forces of the awakened masses of the oppressed being its most fatal enemy. Therefore, while the people's revolution of China is a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one point of view, from the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it is one with the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 great majority of mankind.

People sometimes think that imperialism itself, there are oppressed people, but nothing is farther from the truth. Before the war, Alsace-Lorraine was under the direct oppression of Germany, while after the war, it is lying under the hoofs of France's imperialism. France seems to have been sorrowing for the loss of Alsace-Lorraine in the past forty-five years.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France's big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sorrowing for the loss of the iron and coal in that district. Since 1918, when that territory was returned to France, the oppression under French hands has been found to be more insufferable than that under German rule.

While formerly, about two hundred thousand French-speaking people used to be subjugated under German rule, now over one million of the German-speaking population are being crushed under the iron heels of France's new-born narrow-minded patriotism.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prohibited the people from speaking their own language in the schools, offices, and courts of law, while police and gendarmes have been stationed at all important places to keep a vigilant watch over the natives. Young men have been compelled to serve in the colonial army service. The laborers in their movements have also met with stringent measures of repression. As a result of all this, the laborers' and farmers' organizations have already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

There is a population of about two and half million in Macedonia who have in the past been steadily fighting for their national independence. But at the Versailles Conference, this country was partitioned among the Greeks, the Jugo-Slavs, and the Bulgarians, Jugo-Slavs taking one-half, while Greece obtains four-tenths and Bulgaria secures the remaining one-tenth of the territor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ttitude of these new-born imperialist powers towards Macedonia and that of France towards the people of Alsace-Lorraine. Their policy is either to suppress or denationalize them. This may be called the common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the Balkan States, a policy which is receiving the silent support of the big powers. The Macedonians however are actively going ahead with their plans and are fight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dream of an independent and free Macedonian Confederation.

In Bessarabia, Bukovina, Serbia, and Croatia, the native people

are being subjected to the same treatment those in Macedonia, and they are also progressing with their plan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independ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i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t forces in Africa, which so far has been always regarded as lying in a semi-dormant state. From the south co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down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a huge wave of national awakening is spreading over the native population, the negroes and the Arabs.

The most impressive single instance is that of the Rif, where less than a million of the Riffs has successfully wedged a war against the oldest of the colonial powers, namely, Spain, and against the French army,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fficient armies of the world. The well-known leader of the Rif people, Ab el Krim has defeated a Spanish force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with his sixty-five thousand soldiers. For fully half a year a war has been waged between these native forces and the modern armies of France with their aeroplanes, tanks and all those accessories of modern fighting technique,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French have sustained a loss of about ten thousand of their best men.

In Algeria and in Egypt the same sort of movement is spreading, and outbreaks follow out with ever increasing intensity and magnitude. The White Powers already realize that the Africans of today are no more the Africans of a few decades ago.

Again, Persia used to be one of the countries lying practically helpless in the shackles of British and Russian imperialism. Sinc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Soviet Republics have already restored to them the amount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which was in their power to give. Aroused and awakened to a consciousness of their newly won liberty and of the new lease of life, the Persians have taken their fate in their own hand and dethroned their old king who was nothing but a tool in the hands of British autocracy. In its place, they have established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In Arabia, the movement for emancipation has already reached the zenith of intensity, and not long ago Lord Balfour had to flee for his safety before an angry crowd in Palestine. A short while ago, a political or official strike has been declared to show their sympathy with the uprisen Syrians.

Since the 24th of July of last year, the French army in Syria has been suffering a whole series of defeats and reverses from the hands of the nationalists in Syria, a fate which has already overtaken them also in Morocco. But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French armies are not any the milder for that reason.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been murdered in cold blood, and houses and villages have been burnt. All these serve merely to foster the growth of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nationalist spirit. A people's government has already recently been established. Although the French may be having the upper hand for the time being, the eventual victory of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of self-determination may be safely predicted.

Again poor old Turkey, which so long in history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un-Christian and inhuman cruelty and misrepresentation from the mouths of the so-called Christians, but which is already rising and

How China Today is in the Hands of Imperialists and Militarists; How To Find the Way to Freedom; with whom we ally ourselves and whom We Fight

ready for a death struggle withstood at the front in the fight for the fair representatives of Christian freedom.

(2) Wherever revolutions are successful, the support of the general mass of people, and especially of the peasant and labor classes, is necessary. The earlier movements for national emancipation have failed largely because the movements were confined to the educated classes, and therefore lacked the support of the solid forces that have been the making of histor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cent past, we can see that in all future efforts it is necessary to go to the farming and the labor population and to organize them for the fight for national liberty.

The case of the Dutch Indies has been especially notorious. The way in which the Dutch Government treats its subjects in the Last Indies might in every respect be compared with the ac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The native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closed, public demonstrations have been forbidden, and public movements have been sternly repressed. Teachers and journalists may be freely sent to prison at the pleasure of the Dutch rulers. Patriots may be freely punished or killed. In March, 1925, the Dutch shot down 107 native patriots in a heap, while i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163 native party members were arrested. As usual, these crimes and atrocities only help to incite the native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sow deeper the seeds of their hatred against oppressors.

And lastly, in India the Swaraj is a national movement which spreads over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peninsula. Although the British are doing their level best in the way showing the limits of British frightfulness the national movement, with its method of no co-operation of passive resistance and of severance of economic relations, is still steadily progressing. And so also, in the Philippines, in Annam, Formosa and Korea, the same sort of movement is making steady progress either in the open or in secret. All these movements are bound to end up in a final break-up of the imperialist system.

(4) In all national revolution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at we realize ourselves who our foes ar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mmon foes,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ally the forbidden, and public movements which have a common aim and bring about an effective co-operation. That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earth have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s a fact as clear as daylight.

(5) In all national movements, a narrow-minded type of patriotism has been found to be the greatest danger to their progress, for this always unconsciously leads into a new form of imperialism, so that even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the world will derive no benefit except the upshot of a new imperialist power. Therefore it may be laid down as a cardinal principle that all nations which want to be treated as equals by others must be prepared to acknowledge the right of equal treatment for others. Only thus will 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oppressed peoples be possible.

The Nationalists' Opportunity

(5) The internal dissensions among the imperialist powers themselves and those that exist within each imperialist nation give the oppressed nations a wonderful chance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imperialistic yoke, and may be counted upon as one of the forces contributing toward the final achievement of our aim. Nationalists of all countries should not forget to make full use of this situation, so that all the forces that might be of help to the cause of revolution will be effectively brought into line.

(6) It is one of the accepted corollaries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at we should keep a watchful eye on the intrigues of the imperialists whose most effective tool is insidious and artful propaganda. The purpose of the propaganda is to spread distrust and dissension among the subjects of the colonies and semi-colonies. To the innocent people of the west, they would raise a perfectly meaningless and ungrounded cry about the yellow race, so that the whole yellow race may be looked upon with hatred and suspicion by the whit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people of the east it is this class that has always

Proletariat at the Fore

One special point has to be noted here, and that is, in all the movements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it has not been the bourgeoisie or the capitalists that have been the greatest practical help, but in every case, the success is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propertyless class, which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as a result of new industrial conditions, and it is this class that has always

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PROGRAM OF DR. SUN YAT-SEN

Twenty-five Steps which will make China a self-governing nation, ruled by a free, independent people, guided by sound soci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The following is the outline of the determined successive steps which should be taken by 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its work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drawn up on behalf of the Canton Government by Dr. Sun Yat Sen, when he was at the head of the latter government.

1. The People Government will reconstruct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nmin Doctrine (三民主義) and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five independent departments (五權憲法).

2. The first step in reconstruction is the proper care to be given to the people's living, which includes provisions for their food supply, housing and clothing problems, and the opening of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For this purpose, the Government will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 develop agriculture to give the people adequate food supply, establish textile industries to solve the clothing problem, construct on a large scale various kinds of buildings so that the people may have decent and enjoyable houses of residence, and build railways and develop waterways so that the people may have convenient means of travel.

3. Next is the principle of reconstruction which will educate the people and give them the necessary political training for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of suffrage,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4. Thirdly, comes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race. To the weaker races inside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will extend a helping hand and assist them to govern themselves. Against those countries which harbor aggressive intentions toward us, the Government will maintain a fight of re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reaties with the foreign nations will be revised so as to put China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foreign nations.

5. The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1) the period of military government, (2) the period of educative government, and (3) the period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6. During the period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ll the machineries would be placed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will use its military power to overcome the reactionary forces inside the country, while propaganda work among the people will help to convert and educate the people politically, so that in the end the people may all be unified under one control.

7. When any Province has been completely brought within military control, then the period of military government ends and the period of educative government begins.

8. During the period of educativ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will send properly qualified officials to every district to prepare the people for their work of self-government. Committees of self-government for the district can be said to have been attained only when a census has been taken of the district population, survey of the territory has been carried out, a police system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roads of the district have been built, while the people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 training for the exercise of their four kinds of rights and can elect a district chief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and elect representatives to pass laws for the district.

9. In a completely self-governing district, the people have the rights of suffrage,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control.

1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paration for self-government, every district must first have a full and complete assessment of the

value of land within its dominion. The land-owners will report this to the government, which will tax them, and if necessary, buy the land from them according to the assessed value. After the registration has been made, if the value of land should arise as a result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ocial progress, this increased value is to belong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district as a whole and may 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the individual owners.

11. The following sources are all to belong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annual receipts from the land, the increased value of land and the products of public lands, mines, hills, forests, and rivers. Such income is to be used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aged and the young, relieving the poor and the famine-stricken, and establishing hospital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for public welfare.

12. The opening up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ig undertakings which go beyond the power of individuals and need external assistance will be subsidiz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profits from such undertakings will be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13. Each district has the duty of support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extent of not more than fifty per cent and not less than ten per cent of its annual income. The exact percentag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each year.

14. After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each district is to elect one represent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legates conference and help in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15. The candidates for offices whether appointed or elected, and whether of the central o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fit in with the qualifications set up and examin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16. When all the districts of a Province have evolved a working self-government, then the Province is to pass into the period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representatives conference will elect a Provincial governor to supervise the provincial self-government. So far as the national problems of administration are concerne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ill receive or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17.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owers of the central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will be equally divided. All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whole nation will be entrusted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those conditioned by local circumstances will belong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Neither centralization nor decentralization will be favored.

18. The district is to be the unit of self-governmen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mediate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so as to bring about effective cooperation.

The stages by which China can rise from her present position of national serfdom to one of national equality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world

19.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o establish five separate department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ive separate duti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order is to be as follows: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the Legislative Department, the Judicial Department, the Civil Examinations Department, and the Censoring Department.

20.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is to have the following ministries: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 Ministry of War, (3) Ministry of Finance, (4)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Mining, (5) Ministry of Labor and Commerce, (6) Ministry of Education, (7)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21. Befor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heads of the departments are to be appointed, dismiss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President.

22.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will be based on the "Plan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work of the two periods of educative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It will be done by the legislative department and

will from time to time be made known to the people, so as to prepare for its final adoption.

23. When the majority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country have reached the period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e. when these Provinces have effective local self-governments, a conference of the people will be held to decide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promulgate it.

24. After the constitution has been promulgated,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people's conference. This conference will have the right of electing and recalling offic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right of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in making its laws.

25. The da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nation will then have a general electio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ele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 people's government will be relieved of its administrative office, which will then be transferred to the government elected by the people. This will be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Declaration of the 2nd National Conference

(Continued from page 7)

general, by every conceivable means and at every conceivable opportunity they would try to bring in the equally groundless charge of Bolshevism or Communism.

Such false and mischievous propaganda is calculated to extinguish all the fire and enthusiasm of the ignorant classes for their own salvation. It is necessary at all points to meet this propaganda face to face and show the people where the intrigue is leading us to.

SECTION II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It may be gathered from the above that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is part of a world-wide revolution. But how is it possible for imperialist propaganda to obtain a foothold in any nation except that there are certain classes in these countries who are ready to make themselves the tools and puppets of the aggressive powers. There are, for instance, as regards China, the following classes whose interests work directly against our national welfare.

Traitorous Militarists

(1) The Militarists. The more powerful of the militarists have made the centralization of China an excuse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ir own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smaller ones establish themselves as the heads of different provinces or areas, within which they could exercise their autocratic rule and have an absolutely free hand for the robbery and molestation of the people for their own benefit. The soldiers have no shadow of an idea about serving the people and know only the duty of serving their immediate heads who maintain a semblance of living for them. But even this latter object is not always fulfilled, and the natural result is that many of them have drifted into banditry. So long as this senseless system of raw and unintelligent militarism exists, so long will civil war and internal turmoil be the prevailing condition in China.

Selfish Official Class

(2) The Official Class. In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supposed to be the servants of the people, and, except when on official duty,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eople themselves. But in China, the officials have become a special class, standing outside the laboring, the merchant or the agricultural classes. The natural trend for them is to try to enter the militarists' camp

and the French. So also with Chen Chung-ming, who all along has been openly and shamelessly supported by the British in Hongkong. Since last summer, Chen was able actually to make Hongkong his base of action for all hostile activities against the Canton Government. Ammunitions were sent by way of Hongkong, funds were transmitted through Hongkong banks, and the northern fleet used Hongkong as the base from which they could spy the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also carry military supplies to the hostile forces on the south.

In return for the British services, Chen Chung-ming did in the south what Chang Tso-lin did in the north. The former's movements were severely suppressed at Haifeng, and the laborers' movements at Swatow were interfered with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y were interfered with by Li Ching-lin in Tientsin.

The Gold Franc Case
All compradores have essentially the same simple money-making motive. This applies to most of the recent Minister of Finance in the Peking Government, from Wang Keh-mia to Li Shih-hao. Where a personal gain is involved, big losses to the national treasury are as nothing to these creatures of foreign domination; witness the settlement of the Gold Franc question.

To single out a single instance of how compradores work against their national conscience, we need only to mention the case of Chen Lien-poh, comprador for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 at Shanghai, who during the fall of 1924 was directly the agent of the British to lead a reaction against the Canton Government. The idea that a Chinese could, by the help of British money, buy and send ammunition and organize non-descript corps to figh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Canton may seem incredible but is nevertheless a fact which provides food for thought.

The case was already mentioned by Chairman Sun Yat-sen in his cable to ex-Premier MacDonald. But after the defeat, he was still able to stay comfortably in Hongkong, and continue his activities against the Chinese. While the officials are the servants of the militarists in their exploit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country landlords are the co-partners and accomplices of the compradores rendering services to the foreign nations.

So hand in hand, and working through a sinister nexus of causes and effects, these agents of foreign domination work steadily and unrelentingly for a gradual disrup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bric of the nation. And the foreign imperialists, always knowing what is good for them, have

always stood by and looked upon with satisfaction, and whenever occasion requires, give these agents a push and wish them Godspeed in their work of disintegrating the country.

The Ways Out

So, in conclusion, we come back to the same points with which we started, viz., the only way to salvation for the country lies in the following:

(1) Internationally, we have to overthrow imperialism. In order to do this, we have (a)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untries where a revolution has already been effected (b) to join forces with the oppressed and down-trodden nations, and (c)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exploited and the down-trodden classes in the imperialistic nations.

(2) Internally, we have to fight against the agents of foreign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first the militarists, and then the officials, compradores and the country bourgeoisie. The necessary steps are: (a)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ople's army, (b) the creation of an honest government, (c)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new industries, and (d)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SECTION III

Recent Endeavors of the Party

As we have always believed in the doctrine and programme laid down by the Chairman, we have always been following the line indicated for us under the direct guidance of the Chairman since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was terminated. But we have to do this under the most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nd if we have gone steadily forward, it is not for the lack of a consciousness of the extreme difficulties that beset our path. The British in Hongkong and Tsao Kun and Wu Pei-fu in the north, with the help of Chen Chung-ming, Yang Hsi-min and Lin Chen-huan have under the direct protection of the foreign interests, carried on a strenuous campaign against us.

Organizing Efforts

Undaunted by all this opposition, we have established a country-wide organization of local party offices for the purpose of sprea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y among the people. We have, through the military academies and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created a party army which will serve as the beginning of a true people's army of China. In the civil spheres, there are organizations of farmers and laborers to

The "San Min" Principles As Enunciated By Dr. Sun

(Continued from page 4)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China,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we cannot find destitute farmers and poor laborers. As their conditions are so difficult, their desires for amelioration of their present circumstances are correspondingly great. So the laborers and farmers may be counted among those who will be most strongly opposed to imperialism and in our work toward a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final victory will largely come from the wholehearted cooperation of the farmers and laborers of the entire country.

The Kuomintang, on its part, will do its best to help agricultural and labor movements, and in every way promote their development, in order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may be greatly increased. The party should also ask the farmers to join the party and ask them to co-operate in the

caus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For the Kuomintang may be truly said to be working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labor and agricultural classes, in that it is against the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 their most dangerous foes.

A People's Soldier

Chinese soldiery has been composed largely of farmers, as the main population of China is agricultural, and yet the soldiers are unaware of their duty of serving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nor do they know the importance of fighting against imperialism. They have on the contrary been utilized by the militarists to fight against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themselves. The Kuomintang regards this fact as a great anomaly and perceives that the cause for this state of affairs lies in the fact of their poverty by which they have been compelled to serve anybody or any organization which can provide for them a semblance of living,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y are often to injure and molest people of their own kind. In view of the fact the Kuomintang is trying its best to educate its own soldier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armies which exist really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To those who offer themselves to fight in the help for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extend a special treatment. The soldiers who have served in the revolutionary army will have the option of returning to agriculture, after the revolut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se soldiers will then be given large tracts of land by which they can maintain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y.

The above is an exposi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Sanmin Doctrine. Since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rty, a strong discipline will be enforce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he members will be taught by every means to fit them for the work of spreading the doctrines of the party and to make them capable leaders in popular mo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y will try its best to spread its influence and obtain new adherents for the par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th the hope that the party may ultimately come into power. When the executive power will still lie with the party itself, in order that all see that the whole nation has been aroused and th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to take a share in the affairs of the country, the party be able to serve the country.

To be continued tomorrow

To Fire Useless Officials So Rest Can Get Salaries

Cabinet Worried by Impossibility Of Continuing In Present State Of Perpetual Insolvency

Kuo Wen

At the regular meeting of the Cabinet yesterday morning, the question of enforcing retrenchment to relieve the existing financial stringency of the Government was brought up for discussion.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long continue, especially as the non-payment of the salaries of the officials for months on and would seriously affect their morale.

It was suggested that in the discharge of superfluous officials two rules should be observed. In the first place, those who have seen long service in the Government and hold substantive post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Secondly, those who were admitted into the Government service by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should be retained. Those who do not fulfill these two requirements should be weeded.

After the discharge of superfluous officials,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pay those retained regularly, while an attempt will also be made to clear up their past arrears. The meeting this morning, however, reached no definite decision in the matter, although all the Cabinet ministers saw the necessity of retrenchment. The matter will be again brought up for discussion at the next meeting of the Cabinet.

Students Launch Campaign To Get Schools Opened

Normal University Urges Other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To Join In Movement To Secure Continuation Of Studies

Chung Mei

The students' campaign to open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was begun by a meeting of the Self-Government Association of the Normal University, when it was decided to call the other eight schools to join them.

Representatives are to be sent to see the Premier, Ministers of Finance and Education to urge that funds be found for the schools. The campaign in which the eight schools are to be asked to join is to be known as the "studying movement" and envoys are to call on the Teacher's Union and the union of the authorities of the nine schools to urge them to plan for an early reopening.

Letters are to be sent to the individual teachers asking them to help the students pending the resumption of classes.

The association is to publish a statement showing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nine schools and setting forth the earnest desire of the students to get back to their studies.

The attempt to secure the Russian Boxer remission for the endowment of the schools is to be backed by the Association.

EXTRALITY TRIP MAY BE POSTPONED

Nippon Denpo

The projected inspectory trip by the Commission on Extraterritoriality will probably be postponed, seeing that traffic by the Peking-Suiyuan Railway is already difficult, and other railways threaten to be interrupted to traffic.

S. S. "AMERICA," FORMER GERMAN LINER, BURNS

United Press

Washington, March 10.—The United States steamship "America," formerly the German liner, "Amerika," burned while lying in her dock at Newport News, Virginia, today.

The burning was the result of the explosion of an acetylene torch used by a workman on board. There were no casualties, but the ship is believed to be a total loss.

PERMANENT SEAT ON QUIT

(Continued from page 3)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twelve nations, including the former Allies, today unanimously recommended Germany's admission to the League.

This was according to plan, and meets with the approval of all—providing such Powers as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can be assured that the balance of power can be safeguarded by satisfactory enlargement of the Council.

In recommending the admission of Germany to the League, Sir Austen Chamberlain's committee re-ordered that Germany has "fulfilled all conditions for membership."

German Want Barter

The German delegation today indicated that it had no intention of bartering an acquiescence in admission of Poland to the League Council in exchange for a cutting-down of Allied forces of occup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elsewhere.

"The question of the League Council enlargement is purely a League matter," declared a German spokesman, "while the ques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 territory is a matter which must be handled by the Allies and Germany."

Sweden is the one member of the present Council which is openly against the creation of several more permanent Council seats. France and Italy, which both have permanent seats, are for it, as are Spain, Czechoslovakia and Brazil, all of whom are candidates for such seats. Belgium and Uruguay are lined up with the other two possessors of permanent seats,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in professing to maintain an "open mind," but the British at least are said to be strongly in favor of more permanent seats so long as they are given a decisive voice in naming the holders.

Asiatic
Berlin, March 10.—That Brazil has registered for a council seat through its deputy is regarded as a serious obstacle in the Geneva program and it is now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Brazil which is one of the ten nations who decid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Have Free-For-All Row

Anti-Russian Meeting Ends In Uproar; Use Chairs As Weapons; Several Wounded Sent To P. U. M. C.

Day before yesterday the auditorium of the Third Campu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witnessed a scene of bloody scuffle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students and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which about ten persons were severely injured.

A meeting was being held by the newly established Anti-Russian Society,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ationalist Association. Prof. Li Huang and other nationalist leaders were invited to give speeches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members of both the nationalist and the communist parties were present in large numbers. When Mr. Peng Shao-hsin was about to finish his speech, and following a strongly-worded denunciation of Russia by the speaker, one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tood up and called the latter a bloodhound of the imperialists. Mutual recrimination followed, and soon the hall was turned into a free for all battle-ground, in which broken parts of chairs were used as missiles and hurled across the room. Both sides report several cases of severe injuries.

By the time the police were called in, the room was already vacated by the fighters, and consequently no arrests were made. Only the more seriously wounded had been left behind, these were taken to the P.U.M.C. for treatment.

on membership will veto Germany getting a permanent seat in case Brazil is ignored. It is rumored in the German camp that the German delegation is prepared to return home, if Brazil is successful.

Sir A. Chamberlain is disturbed at Germany's pertinacity in the question of the council enlargement and is gradually giving up the idea of providing Poland and certain other Latin Countries with permanent seats, says the "Evening Standard."

Germany Unchanged
Reuter
Geneva, March 10.—Notwithstanding the German newspaper reports of a changed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Germany, Reuter learns that she is adamant in opposing the election of other candidates before herself.

Asiatic
Berlin, Mar.—10 In to-day's preliminary conference at Geneva from which Germany is excluded and which will for the first time discuss German membership, the League's army, and aviation commissions will submit reports on Germany's disarmament.

WILLIAM FORBES & CO.

SOLE AGENTS IN PEKING

Fire Insurance:

NORTH BRITISH & MERCHANTILE INSURANCE CO. LTD.
LAW UNION & ROCK INSURANCE CO. LTD.
CHINA FIRE INSURANCE CO. LTD.

Motor Insurance:

MOTOR UNION INSURANCE CO. LTD.

Marine Insurance:

YANGTZE INSURANCE ASSOCIATION, LTD.

Shipping & General:

C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BUTTERFIELD & SWIRE
BLUE FUNNEL LINE
DOCKERS FIREPROOF INDUROLEUM FLOORING
EASTERN & AUSTRALIAN S. S. CO., LTD.
MALTHEID ROOFING
RED HAND BRAND ANTI-CORROSIVE PAINTS
HALL'S DISTEMPER

SOLE AGENTS IN NORTH CHINA

BRITISH ELECTRICAL & ENGINEERING CO. OF CHINA LTD.

WILLIAM FORBES & CO.

Tel. 811 East. 45 Wai Chiao Pu Chieh, Peking.
Rin Chee (仁記)

The Chinese 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

中華美商銀行

PEKING OFFICE:
HSI CHIAO MIN HSIANG
"Telegraphic Address":
"Sinaband, Peking"
Codes used: Bentley's
Complete Phrase
Western Union Code
Whitlaw's 401 Million Code
Transacting a General Banking Business
Issuing Drafts and Making Telegraphic Transfers
Buying and Selling Foreign Exchange
Issuing Commercial and Circular Letters of Credit
Allowing Interest on Fixed Deposits, Current Accounts and Savings Accounts

YOUR BANKING BUSINESS SOLICITED

Banque Franco-Chinois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

行銀商工法中
FRENCH LIMITED COMPANY

Capital Frs. 20,000,000
Reserve Funds Frs. 11,600,000
Working Fund furnished by the 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 Frs. 50,000,000

HEAD OFFICE:
Paris, 74 Rue Saint-Lazare

All Banking and Exchange Business Transacted

SAFE DEPOSIT

Correspondents all over the World.

Kinc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金城銀行

Authorized Capital . . . \$10,000,000.00
Paid-up Capital . . . \$6,000,000.00
Surplus \$1,300,000.00

HEAD OFFICE: TIENTSIN

Branches and Sub-branches:
Peking, Shanghai, Hankow, Tientsin City, Chenchow, Kalgan, and Suiyuan.
Correspondents in all important places of the world.
Every description of Banking and Exchange Business transacted. Savings Deposits received at Savings Departments in all Branches.
Peking Office: Hsi Chiao Min Hsiang Savings Department: Hsi Ho Yen.

THOUSANDS OF NOVELTIES

for Selection at

The

Peking Craft Shop,

38 Teng Shih Kou.

行洋和公 Kung Ho & Co. GENERAL STORE

42 Hutamen Street
Monsieur M. Makardon
Manager

CUT GLASS GOODS

We permanently carry a standard pattern of cut glass, tumblers, wine glasses, liqueur glasses, etc. Buy from us and have no broken sets. Our prices are right because we import direct from FRANCE.

TEL 3431 EAST

CHUNG FOO UNION BANK

中孚銀行

Founded 1916

Capital \$2,000,000
Paid-Up Capital 1,500,000
Reserve Funds 290,000
Head Office, Tientsin.

Branches: Tientsin, Shanghai, Hankow
PEKING BRANCH
163 Chien Men Street

Manager's Office Tel. S. 2007
General Office Tel. S. 2808, 280, 2305
Interest allowed on Current Accounts according to arrangement.
Interest allowed on Savings Accounts 5 per cent. per annum
Special Savings Accounts at favourable terms be obtainable on application.
Savings Box for Savings account be obtainable on application.

Fixed Deposits received for periods of twelve, six and three months at rates to be ascertained on application.
Credits granted on approved securities.
Drafts granted on all principal commercial places in China and every description of Banking and Exchange business transacted.
Y. T. TSUR T. F. SUNG
Manager Sub-Manager

The Continental Bank.

大陸銀行

PEKING BRANCH
Manager: Wang Yung 王濤
Sub-manager: L. H. Yuan
Chinese telegraphic Address: "0006"
Cable Address: "CONTIBANK"
Telephone:
President's Office S. 3156.
Manager's Office S. 1006, 2998.
Business Dept. S. 1496, 3582, 1403, 708, 285.

The Bank of China

中國銀行

Authorized Capital \$60,000,000
Paid-up Capital \$19,760,100
Reserve Liability of
Proprietors \$6,033,345-41
Fixed Deposits received and Current Accounts opened on usual terms. Draft issued and Telegraphic transfers made. Foreign and Domestic exchanges bought and sold. Every description of Banking and Exchange business transacted.
This bank is a deposito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issues bank notes, and manages public bonds salt and customs revenues.

The Yokohama Specie Bank Limited

ESTABLISHED 1880
HEAD OFFICE: YOKOHAMA, JAPAN.
行銀金正濱橫

Capital Yen 100,000,000
(Capital Fully Paid-up)
Reserve Funds Yen 83,500,000

PEKING BRANCH.
Interest allowed on Current Accounts according to arrangement.
Deposits received for fixed periods at rates that may be obtained on application.
Drafts granted on principal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every description of exchange business transacted.
D. NOHARA,
Manager

Everything A Camera Shop Can Give And The Best

Cameras
Supplies
Developing
Printing
Peking Views
Colored Pictures
Postcards

We bring out the best in your films and your prints

HARTUNG'S PHOTO SHOP

Legation Street

Tel. 1280 E.

The Very Finest Lacquer Ware

THE BEAUTIFUL COLORS IMPROVE WITH AGE

HO HO

CARVED LACQUER WARE CO.

TUNG SSU PAILOU, 12 HSI HUA TING, PEN SSU HUTUNG.

北京和合影漆工廠出品廉價廣告

Siemens China Co., Peking

41 Teng Shih Kou Tel. E. O. 256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 and Contractors
SIEMENS Dynamos, Motors and Accessories
SIEMENS Wires and Cables
SIEMENS Switchboard and Testing Instruments
SIEMENS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Apparatus
SIEMENS Tramway Equipments
SIEMENS Electro-Medical Apparatus
SIEMENS Railway Signalling Apparatus
SIEMENS "WOTAN" Lamps
SIEMENS "PROTOS" Motorcars
"Telefunken" Wireless

THE MOST PROGRESSIVE

K. T. Thompson Art Photo Studio

12 Morrison Street, Peking, Phone No. 4018 E.

王府井大街同生美術照像部

We also do:

Enlarging, Framing, Printing.

FREE CHARGE ON

DEVELOPING

and carry a complete stock of Photographic Materials

FINEST PEKING

RUGS

REAL GREAT REDUCTIONS

In all sizes, Various Designs and Different Colours.

YOU CAN SELECT GOOD ONE HERE.

No order too big or too small to receive prompt attention.

CENTRAL TRADING CO.

(Hand Made Rug Manufacturers)

28 Tung Tang Tze Hutung

Telephone 1015 East.

東堂子胡同二十九號

D.A. Painter & Co.

110 MORRISON STREET.

FURNISHERS, Upholsterers and Second hand Merchants.

PUBLIC AUCTIONEERS, Appraisers and Commission Agents.

INTERIOR DECORATIONS, PAINTINGS DISTEMPERING HOUSES AND BUILDINGS UNDERTAKEN. EXPERT PACKERS OF FURNITURE AND CURIOS.

INTERWOVEN

SILK SOCKS

10% CASH DISCOUNT

HIRSBRUNNER & CO.

PEKING

DODGE BROTHERS TOURING CAR

Built to withstand unusual service, it is not remarkable that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its reputation for long life is unprecedented.

The special equipment is complete, and yet—because of Dodge Brothers large production—the extra cost is impressively moderate.

E. W. FRAZAR & COMPANY

TEINTSIN

PEKING

MAISON DE PARFUMERIE

ARTICLES DE PARIS

YOUR CHINESE FRIENDS WILL APPRECIATE, VERY MUCH, A PRESENT FROM PARIS!

N. B.—Our BIG BARGAIN SALE will be extended to the EVE OF THE CHINESE LUNAR YEAR

Discount: 10 to 50% for Cash

Store Open Up to 10 p.m.

39, Morrison Street, Peking

ESTABLISHED 1910

J. SULLIVAN & CO.

AUCTIONEERS, VALUERS, COMMISSION AGENTS.

House and Business Auctions Promptly and Efficiently Executed

Valuations Made

Sales Room.—1 Morrison Street, Peking
Phone 1226 E.

CHINESE WEEKLY ECONOMIC BULLETIN

PUBLISHED EVERY SATURDAY

中外經濟週刊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經濟討論處

The only weekly magazine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at is entirely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conomic questions, an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promo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trade.

Subscription Rates (Yearly \$3.50
Half-yearly \$2.00
Monthly \$0.40)

Approved Advertisements Will Be Accepted. Rates on Application

communica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1-A Changsu Ho, Nan Ho Yen, Peking

**FRENCH SENATE
DELAYS DEPOSITING
OF LOCARNO PACTS**

Asiatic
Berlin, Mar. 10.—Documents containing the nations ratifications of the Locarno Pact were to be placed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rchives today. This action had to be postponed as the French senate has not yet ratified the Pact.

**Protest Customs
Treasury Stand Of
Shanghai Bankers
Merchants Resent Indiffer-
ence Of Banks Of China
And Communications**

Kuo Wen
Shanghai, March 10.—The Banks of China and Communications remain indifferent towards the advocac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stoms Treasury, much to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group of prominent merchants who are interested. Mr. Yu Ho-teh and others have threatened to launch an attack on the two banks should they continue to be adamant.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wired to the Peking Government yesterday demanding that the draft treaty of reciprocal tariff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 referred to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various provinces for minute consideration before its formal signature.

**Japan Pact Terms
Not Decided Yet****Chinese Delegation Informs
Merchants That Formal
Negotiations Not Begun
Yet**

Kuo Wen
The Union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held another special meeting Wednesday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tariff problem. A reply to the enquiry of the Union regarding the Sino-Japanese Reciprocal Tariff treaty from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Customs Conference was first read. The reply points out that no formal negotiation has yet been stated and all press reports relating to the reciprocal tariff terms are untrue. As the proposed treaty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ustoms Conference,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Financ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the Customs Administration etc. are directly handling it.

**WAR PRISONERS AT
TEMPLE OF HEAVEN**

Kuo Wen
A batch of 1049 Mukden war prisoners arrived here at one o'clock Wednesday afternoon and were quartered in the Temple of Heaven, yesterday they were being sent to Hsi Yuan, where they will stay pend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sent war.

**DRUSE CHIEF HIT
BY FRENCH BOMB**

Asiatic
Berlin, Mar. 10.—Sultan Atrash, chief of the rebellious Druse tribes, was seriously wounded by a bomb dropped from a French airplane according to a Damascus report.

German Ace Killed

Asiatic
Berlin, March 10. The German ace Billik was killed, when his plane which he was trying out on the Staacken aerodrome plunged to the ground. Billik had won thirty-one airbattles during the War.

Japan Tariff

Router
Tokyo, March 10.—The Lower House has passed the tariff legis-

**Plan Deep Channel
Between New York
And Great Lakes****May Make Upper Hudson And
Erie Canal Navigable For
Ocean Liners; New York
Feeling Pinch Of Competi-
tion**

Asiatic
Berlin, March 10.—Plans for deepening the Erie canal and the upper Hudson river so as to enable ocean steamer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Great Lakes, will most likely be favou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it is reported. These two water ways are among the chief causes for the greatness of New York, connecting it with the hinterland and the big lakes. Modern shipping requires better facilities.

Chicago and East Canadian cities are now becoming serious competitors for New York. Probably the other great plan to connect the lakes with the Mississippi valley will follow the execution of the Erie Hudson conservancy measures. The military advantage of inland navigation routes in case of war instead of ocean routes would be considerable.

ENEMY'S REAR

(Continued from page 3)

during the last few days. Indeed there appears to have been a lull in the main operations between the Fengtien and Kuominchun forces in the region of Lanchow, while the activities of the Kuominchun army operating against the Allied troops along the Tsinpu Line seem to have been confined to minor movements.

In Honan a period of hectic struggles has been followed by a general advance on the part of the Hupeh forces, which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towards the North without meeting any strong opposition.

Shansi Troops Withdraw
According to Kuominchun reports, the Shansi troops, after occupying Shihchiachwang, have been withdrawn to Shansi and General Yen has sent an apology to General Wei-Yi-san for having driven his troops away "through a misunderstanding". In reporting this incident General Wei adds that the Shansi forces at Mingyuehtien have been defeated and the railway bridge there repaired.

The Kuominchun communique says, with regard to the situation beyond Machang, that General Han Fu-chu has sent a Brigade against the Allied forces occupying Hsingchi. General Chang Ju-kwai reports that his brigade has reached Hsiaowangchuang and is engaged with the enemy stationed there.

The communique later on indicates that the Kuominchun forces captured Hsingchi and defeated a counter-attack by the Shantung troops. Meanwhile the Kuominchun cavalry are said to have captured Chichiauwu and to have begun an attack on Tulin, west of Tsangchow.

Another Kuominchun report states that General Li Ming-chun has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Marshal Feng Yu-hsiang in which the latter points out that he has already retired and says he sees no reason for emerging. His only desire is that his late colleagues may preserve the dignity of the Kuominchun.

To Aid Honan

Asiatic
Kalgan, March 9.—Owing to his inability to leave Kalgan at the moment, General Chang Chih-kiang, the acting Tupan of the North-west, has appointed General Shih Yu-shan to head an expedition to Paoting for the relief of the second Kuominchun in Honan. General Shih is leaving Kalgan today for Paoting to check any further advance of Wu Pei-fu's troops.

**LATIN LETTERS TO
SUPPLANT ARABIAN
IN TURKISH LANDS**

Asiatic
Berlin, Mar. 10.—A Congress of Turkish speaking countries is meeting in Baku and has decided to substitute Latin letters for Arabian letters in all Turkish speaking lands. This will include Transcaucasia, Uzbekistan, Turkestan and other Inner-Asiatic districts bordering on the Soviet Republics.

**China Is Charged
In Commons With
Default Of Loans****Representations By Minister
In Peking Have Failed, Says
Under-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Long Arrears**

Router
London, March 10.—In the House of Commons to-day, replying to Mr. W. Forrest (Liberal), Mr. G. Locker-Lampson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said that, despite their public announcement on July 4, 1924, of their intention to resume payment of and meet all arrears of principal and interes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erman issues of the Tientsin-Pukow railway loans of 1908 and 1910 and the Hukuang railways loan of 19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trifling exceptions, had failed to do so and also since that date had suspended the service even of validated bonds.

Representations by His Majesty's Minister at Peking 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holders of these German issues had been resultles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given no satisfactory reason fo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he German issues. Meanwhile the situation had been changed by the recent default on the two British issues and His Majesty's Minister was press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make good their default on the loans i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花旗銀行
Owned by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美大洋行

PEKING BRANCH
Deposits accepted in U.S. Dollars and Sterling as well as in Local Currency. Savings Accounts Department Interest at the rate of 4 per cent per annum on Local Dollar deposits.
C. R. BENNETT,
Manager.

Call and see our Foochow embroidery.
The Peking Tapestry Company.
181 Hatamen St.
Opposite Lockhart Hall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匯豐銀行

Peking Agency

Interest allowed on current accounts according to arrangement. Fixed Deposits received on the terms which may be ascertained on application.

Credits granted on approved securities and every description of Banking and Exchange business transacted.

Drafts granted on London and the chief commercial places on Europe, Australia, Africa, India and Japan.

R. C. ALLEN, Agent,
Tel. E. O. 854.
E. O. 855.

Over \$29,000.00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Bondholder drawing the FIRST REIMBURSEMENT.

M. D. VARALDA,
Manager,
International Savings Society,
PEKING
98 Morrison Street,
Telephone 1522 East

**TORNADO BRINGS
GREAT DAMAGE**

Asiatic
Berlin, March 10.—A terrific tornado accompanied by a big drop in temperature swept along the Dalmatian coast on Monday. The freight steamer "Celuo" was stranded and the crew drowned. Fifty fishing smacks were sunk with their crews on board and a railroad train thrown from the tracks near Spalato.

**RUSSO-ASIATIC BANK
道勝銀行**

Peking Branch
Interest allowed on Current Accounts and Fixed Deposits in Taels and Dollars. Local Bills discounted.
Foreign Exchange in the principal cities of the world bought and sold. SAFE DEPOSIT
J. H. Walter,
Manager

"DALBANK"**The Far Eastern Bank
of Harbin.**

Head Office:

Harbin, Kitalskaya

Peking Branch:

Legation Street

Telephone No. 2014. E.

All banking business transacted. Bills of Exchange and Cable Transfers bought and sold on all parts of U.S.S.R.

Banking operations transacted with principal centers of Mongolia.

A STYLISH FRAME**SAVE YOUR EYES**

"Better vision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 gets recognition far and wide. We do our utmost to tender optical service for the welfare of the wearing-public.

Optician and Optometrist.

CHINESE OPTICAL Co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PEKING BRANCH

48 Kuan Yin Szu Chieh, Chien Men Wai.

NOTICE.

Subscribers to the Eleventh Year Lo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22) are hereby notified that amortisation of this Loan during 1926 will take place as follows:—
10th May, 1926; 7th Drawing (\$1,000,000); redemption begins 31st May.
10th November, 1926; 8th Drawing (\$1,000,000); redemption begins 30th November.

F. A. Agle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Consolidated Debt Office,
Peking, 6th February, 1926.

he-Better-Buick

At the new prices the Better Buick is the greatest automobile value in the world.

H. S. HONIGSBERG & Co., Inc.

76 Nan Chi Tze

Tel. E. 480

**LET US PLAN
YOUR TRIP**

WHETHER YOU TRAVEL TO AMERICA, EUROPE OR ELSEWHERE YOU WILL FIND OUR WORLD WIDE SERVICE AT YOUR COMMAND

RAILWAY TICKETS & STEAMSHIP BOOKINGS

On all lines throughout the world.

CARRY OUR TRAVELERS CHEQUES.

Best means of safeguarding your money.

**The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Inc.**

Grand Hotel des Wagons-Lits.

Telephone E. 1213.

PEKING BAZAAR

惠通禮物莊

The Only Store Where You Can Get The Best Presents For All Occasions.

Nanking and Hangchow Silk and Satin, Tientsin Rugs, Hunan Embroidery, Fukien Lacquer Ware, Anhwei and Chekiang Tea, Kinghwa Ham, Porcelain and Cloisonne Wares, etc., etc.

INSPECTION CORDIALLY INVITED

HEAD OFFICE

43, Jung Hsien Hutung

鐵線胡同四十三號

Telephone No. 3478 South

EAST BRANCH

124, Morrison Street

王府井大街一二四號

Telephone No. 3487 E.

**"Arrow" Shirts
and Collars For
Day and Evening
Wear**

10 % CASH DISCOUNT.

LEGATION STORES

MOYLER POWELL & CO.

14 MORRISON ST.

PHONE 663 EAST

PEKING

CHEN KWANG THEATRE

WEDNESDAY to SATURDAY, MARCH 10th to 13th, 1926,
At 3:30 and 9:15 p.m.

MAX LINDER

In His Last and Master-Piece

"CIRCUSMANIA"

The Most Noble and Luxurious Comedy of All Comedies

E. LEE'S GENERAL STORE

9, Hatamen Street; Opposite Legation Street East.

義利洋行

Ye Lee Yang Hang

NOW SHOWING

Curtains

Curtains Material

Gentlemen's Outfittings

Household Articles

See Our Windows

JAMES M. TALATI & CO.

永昌洋行

HIGH CLASS FURNITURE MANUFACTURERS

& UPHOLSTERERS OF SOFAS & EASYCHAIRS

ETC. ETC.

Simmons Iron & Brass Bedsteads Dealers.

Indian Coir Mats & Matting Suppliers.

Tel. 1068 East

13 Hatamen Street.
Opp. Methodist Hospital

HOTEL DU NORD

DAILY DINNER CONCERTS

NEWLY OPENED

Every Room With Bath & Shower

FAST COLORS

GOOD QUALITY

BEAUTIFUL DESIGNS

RUGS

JEN LI CO.

97 MORRISON ST.

PEKING

Expert Packing
Storage
Shipping
Insurance

Oriental Forwarding Agency

10 Rue Marco Polo
PEKING.

Permanent Seat Or Quit Says Brazil

Will Stay In League Only Long Enough To Veto Germany's Election To Council, Brazil Threatens

Fear At Geneva That Other Powers May Follow Lead Of Brazil; Germany Still Adherent; If Others Admitted, She Leaves; Reaching Climax

United Press

Geneva, March 10.—Behind the veil which has been drawn closing about the League of Nations crisis concerning permanent membership on the League Council, events today moved steadily toward a climax.

Mello Franco, delegate from Brazil to the Council, today laid the cards down face up so far as Brazil is concerned. Brazil now holds a non-permanent seat to which it was elected by the assembly last year; with Germany now on the high road to membership both as an Assembly member and as holder of a permanent seat on the Council, Brazil now desires similar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on the Council.

In pursuance of this end, the Brazilian delegate informed other members of the Council today at a secret Council session, the Government of Brazil has instructed its representative to withdraw altogether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of Brazil is not given a permanent seat on the Council.

But before withdrawing, Mello Franco continued, he is instructed first to veto Germany's election to the Council.

Others May Follow

Since a single vote can bar election of a new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ouncil, Brazil's announced intention—if adhered to rigorously—may have the effect of splitting the gathering and perhaps defeating the entire planned program. It is now feared that other claimants for permanent council seats, including Spain, Poland, Belgium, and possibly even China and Czechoslovakia, may assume a similar position.

Sir Austen Chamberlain's sub-

(Continued on page 5)

Briand, Nine Times Premier, Forms A Cabinet In 10 Hrs.

New Finance Minister A Moderate, No Innovations Expected; Briand Leaves For Geneva

Paris, March 10.—M. Briand, who has nine times been Premier, formed a Cabinet in ten hours. Both of these achievements are records.

The complexion of the new Ministry is Left but with a leaning slightly further towards the Right than it is predecessor. The inclusion of M. Lamoureux and the wartime defeatists M. Malvy assures the support of the bulk of the Radicals.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M. Raoul Perot, who is in a moderate and is unlikely to propose a startling innovation.

M. Briand for the moment considers the League crisis even more urgent than the one in Paris and he returns to Switzerland tonight.

M. Briand's resumption of office as Premier has created an excellent impression. The new Cabinet comprises six Radical-Socialists, two Republican-Socialists, two Radical-Leftists, two Left-Republicans and one non-party Deputy. Three Ministers are Senators.

A Military Power in the Kuomintang Party



General Chiang Che-sak

A Civil Power in the Kuomintang Party



Wang Chung-wei

Enemy's Rear Ranks Cut By Kuominchun

Shansi Troops Withdraw, Hupeh Forces Advance To North; Troops Dispatched To Aid Kuominchun In Honan

Chung Mei

The recovery of Potouchen by the Kuominchun under Kung Fukuei Wednesday afternoon is reported in a telephone message from Tientsin, which states that the Chihli Shantung rear is now cut.

The "Yi Shih Pao" places the battle line to the north of Tsangchow, where it states the Kuominchun has 50,000 troops facing the Shantung Chihli army whose morale is decidedly bad. While it believes Tehchow to be the ultimate Kuominchun goal, it nevertheless expressed the belief that when the enemy has been driven from Chihli, the advance might stop.

Little News

Very little news regarding the civil war has reached Peking (Continued on page 6)

Seek Closer Tie For Russian and Japanese Labor

Soviet Unions Invite Delegation From Japan To Study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 Firmer Relations

Tass

Moscow, March 10.—The Fede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has sent an invitation to the trade unions in Japan to send a delegation of Japanese trade unionists to Soviet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closer contact and the mutual study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two great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Federal Council requests that, if possible, the delegation consist of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trade unions in Japan. In the same message, the Russian Fede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expressed its gratitude for the welcome extended by the Japanese workers to the Russian Labour Delegation visiting Japan last year and its warm sympathy for the workers who were arrested by the Japanese police on the occasion of that visit.

Ships Given Free Access At Taku Bar

No More Firing From Forts, But Report That Fengtien Warships Are Resuming Bombardment

Chung Mei

Shipping yesterday was having free access at the Taku Bar following the relenting of the Kuominchun at the forts.

The morning train from Tientsin was only fifteen minutes late and carried some American mail. The S. S. Tungchow which was bringing American mail was not able to get up the river Wednesday but was expected to make Tientsin this morning.

Nippoa Dempo

Tientsin, Mar. 11.—The Fengtien warships cruising off Taku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high tide are approaching the Taku Fort and bombarding it. Taku is not yet free from danger of war.

IBN SAID RECOGNIZED AS KING OF HEDJAS

Berlin, Mar. 10.—Ibn Said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King of Hedjas b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mandate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a Cairo dispatch via London.

FRANCE GETS LARGEST SHARE OF DAWES FUNDS

Berlin, Mar. 10.—The amended general report on the Dawes Plan shows that of 84,440,271 marks received from Germany in February, France got 46,640,556, that is more than one half.

SAGHALIN OIL WORKERS TO GET HIGHER PAY

Moscow, March 9.—It is reported from Harbarovsk that the Far Eastern Region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Miners Union has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Japanese North Saghalin Oil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company will raise the existing scale of wages of its workmen by 30% and undertake not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 food products sold to the workmen at the company's stores.

Evils Of Treaties Shown By Graphic Kuomintang Posters

Oppressions Of Militarists And Imperialists Shown in New Posters Appearing in Peking

Chung Mei

Kuomintang posters have appeared in public places in Peking calling for the aboli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and likewise the oppression of Chinese militarists.

Printed in blue with a picture of a Chinese soldier running with a fixed bayonet, one poster lays the ills of China to its militarists who must be abolished.

Other posters go for the unequal treaties, quoting Dr. Sun Yat-sen's description, namely that an unequal treaty is a "contract selling all of us to others, which must be first get rid of if imperialism is to be overthrown."

The advice is further given that in order to cancel the unequal treaties, the first step is to call the People's Conference.

Eugene Debs To Be Given Full Pardon

U. S. Socialist, Convicted Under Espionage Act, To Be Pardoned And Restored To Citizenship

United Press

Washington, March 10.—It is understood that a full pardon with restoration of citizenship is to be given Eugene Debs, several times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on the Socialist ticket.

Debs was convicted under the Espionage Act of having hindered enlistments in the U. S. Army and otherwise obstructing war preparations. He was subsequently released from prison by action of the President.

The movement to restore Debs' citizenship is the result of a general feeling that Debs was a sincere conscientious objector and that treatment of him as a criminal did not suit the case. He is at present editing a new weekly publication in Chicago.

BRITISH COAL COMMISSION SUGGESTS STATE CONTROL WITH BETTER CONDITIONS, LESS PAY

London, March 10.—The report of the Coal Commission says that the unanimous depression of the industry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political unrest or the restriction of output among the miners, or in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It disagrees with the view of the mine-owners that the only practicable remedy is to reduce wages, lengthen hours and decrease the railway rates by lowering the wages of the railwaymen. It declares that drastic reorganization of the industry is necessary.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s for reorganization include the State acquisition of coal—by purchase where it has a market value and by declaration of State ownership where it at present has none. A Coal Commission should be appointed to acquire and administer mineral property and national fuel and a Power Committe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oordinate national heat, power and light requirements. Great national advantages would ensue from perfecting processes of low temperature carbonisati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tate.

Subsidy Indefensible
Co-operative selling agencies should be formed to improve distribution and local authorities should be empowered to engage in retailing coal. The standard length of the working day should remain unaltered. Profit-sharing should be made obligatory and other improvements effected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miners. Continuance of the subsidy is indefensible and should never be repeated.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the only way 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is to revise the wages fixed in 1924 which was a time of temporary prosperity.

Sun Yat-sen Honoured By Peking Today

Commemoration Of Nationalist Leader's Death Opened By Lantern Parade; Sun's Picture In Palace; All Pay Respects

The Peking commemoration of Dr. Sun Yat-sen's death was begun last night with a grand lantern procession. Toward 6 o'clock, the pailou in front of the Tienanmen was already brilliantly illuminated. Kuomintang banners and pennants were flying from all the balustrades. While on top of the Tienanmen, along the rampart right above the gate from itself, floated a big banner of the Kuomintang in blue and white. Streams of people were seen passing through the gate, which had been opened for this special occasion.

All over the city, the students of the Peking Student Union were stationed in different groups at various squares and street corners lecturing to the peopl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un Yat-sen's work for China and explaining to them the principles of the Kuomintang.

Students Participate

The lantern procession in which over thirty student bodies took part was started from Chi Ho Lou in the east city and took its course through Pei Ho Yen, Morrison Street, Hatamen Street out through the Hatamen gate, to outside Chienmen. A special feature was about a dozen of thirtyfeet long lanterns on which were written the words "Abolish the Unequal Treatie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China," "Down with all anti-Sun Forces," etc. A special lantern about ten feet across had written on it the Last Will of Sun Yat-sen. The processionists all carried a lantern each in their hands.

An unusually big celebration is being staged for the three days, beginning today. A photograph of Dr. Sun is placed on the throne dias in the throne hall inside the palace with huge scrolls hanging on both sides suggesting the idea of Dr. Sun as the uncrowned king of young China. A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too great a crow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keep order,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gates to the Palace will be closed, and entrance will be allowed only through the Tienanmen.

The order in which the different bodies will go in to the throne hall to pay respect to the deceased national leader is as follows. Friday: at nin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outside circles, at ten,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Kuomintang; at elev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labor classes. In the afternoon, from one to four, the higher schools and colleges will be admitted. On Saturday, the morning will be reserved for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ile in the afternoon the officials, militarists and foreign guests will be invited on the morning of Sunday, the public and other general bodies will be admitted, and in the afternoon, the different progressive organizations will go to the western hills to offer their respect in front of the coffin.

RESCUE TEN MORE ENTOMBED MINERS

Bluefields, March 10.—Ten of the entombed men were rescued yesterday evening from the mine where the explosion occurred on March 8. Eight are still buried down the mineshaft and eleven are known to be dead.

The men who were rescued last evening had barricaded themselves nearly two miles back in the mine in an effort to escape from the deadly gas.

The People's Tribune

IS THE ENGLISH SECTION OF THE KUO MIN HSIN PAO (國民新報), AN ORGAN OF CHINESE NATIONAL OPINION

EDITORIAL OFFICE: 7 Kuan Chang Hutung (官場胡同) Peking (Telephone E. 4595), to which all communications relating to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and all letters intended for publica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BUSINESS OFFICE: 30 Yen Shou Sze Chieh, Chienmen (前門外延壽寺街), Peking (Telephone S. 4870), to which al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relating to subscriptions and advertisements should be sent.

SUBSCRIPTION RATES, EXCLUDING POSTAGE

For English Section: 5 cents per copy, one dollar per month, \$5.00 for 6 months, \$10 for a year.

For Chinese Section: 3 cents per copy, .80 cents per month, \$4.40 for 6 months, \$8.00 for a whole year.

For both English & Chinese Sections: 8 cents per copy, \$1.50 per month, \$8.50 for 6 months, \$15.00 for a whole year.

A discount on the above rates is allowed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PEOPLE'S TRIBUNE is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except Monday and holidays.

Friday, March 12, 1926.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Demand For A Revision.

We reproduce below an article fro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by Professor G. Nye Steiger,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Simmons College, U. S. A., and sometime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Government,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It is a powerful plea for an immediate revis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regard to China. He emphasises the deep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onalist manifestations in Shanghai and elsewhere in China, but he judges rightly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no desire to deprive themselves of the benefits resulting from foreign trade, and there appears littl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 triumph of nationalism will endanger 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Western commerce and investment." He next defines the alternatives confronting the Foreign Powers in terms of either an attempt to re-establish by "forceful methods their crumbling edifice of special privileges" or an abandonment "frankly and with good grace, the complex of forced and unilateral treaties by which China has, for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been held under foreign domination." And ending on a grave note, Professor Steiger warns the Foreign Powers that if they "fail to appreciate the situation and delay in meeting the nationalistic dema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present popular resentment may easily reach an intensity which will lead to the catastrophic destruction of all foreign interests which have grown up withi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e have to underline this note of warning.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China is under leadership that is resolved to secure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from the system of Imperialist domination established under the Unequal Treaties. It is the Nationalist desire that this liberation may be secured through a voluntary surrender on the part of the Powers of the special privileges vested in them and their nationals. But it is equally a Nationalist determination to conqu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Methods whose enforcement and application follow historical laws what time an afflicted nation rises in its wrath against the alien oppressor.

A new day will have dawned for the Western nations when they realize that the "gunboat policy" in China is a failure, and that the only possible course is one of graceful submission to the national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ther Western powers have been marking time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he various good intentions embodied in the resolutions which were adopted by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only one to be put into effect by the conferring powers was that which abolished the foreign post offices on Chinese soil. Negotiations for the rendition of Wei-hai-wei and Kwang-chow-wan have become involved in diplomatic intricacies, while the resolutions dealing with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troops, with the Chinese tariff, and with the aboli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privileges, have, until the last few weeks, been blocked by the delay of France in ratifying the basic Nine-Power Treaty.

Diplomatic Fabianism

During the period since the close of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apan, alone of the powers there represented, has taken positive steps toward a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 of her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agreement relating to Shantung, and Japan's consequent withdrawal from that province, have not completely dispelled anti-Japanese sentiment in China, but they have done much to remove a serious stumbling-block from the path of futur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re are, of course, arguments which may be brought forward in extenuation of the failure on the part of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to give effect to their Washington program. The internal situation in China has,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been so chaotic as to warrant the question whether any government existed with which an arrangement could be made, or which could accord protection to foreign life and property. Yet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have been marking time, while Japan, and—to an even greater extent—Russia, have been making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the direction of increased consideration for Chinese susceptibilities.

Developments in China have now brought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policy abruptly into the foreground. The disturbances in Shanghai and the sympathetic demonstration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Republic have furnished unmistakable evidence as to the intense resentment with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regard the extremely privileged position enjoyed by the stranger within their gates.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no desire to deprive themselves of the benefits resulting from foreign trade, and there appears a littl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 triumph of nationalism will endanger 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Western commerce and investment. Bu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at Peking lacks the power—even if it has the will—to secure from the nation a fulfilment of the humiliating concessions which were, between 1840 and 1900, forced from the Manchu Dynasty.

Alternative Solutions

The "Treaty Powers" are confronted by a situation which compels a choice between two alternatives. They must either seek to re-establish, by forceful methods, their crumbling edifice of special privilege, or they must abandon, frankly and with good grace, the complex of forced and unilateral treaties by which China has, for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been held under foreign domination. There will be no lack of voices raised in support of the first of these alternatives. In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re are hundreds, perhaps thousands, of foreign residents who sincerely believe that the foreigner cannot exist in China if divested of the privileges which he now enjoys. There are many others who, contemptuously ignorant of the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people, regard the conquest and subjugation of the Republic as a simple matter. Yet the armed invasion of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restoring Western dominance is, today, an idle dream. A people whose nominal government plays no important part in the national existence, a country whose economic life is almost independent of its great cities, China offers no "military objective" upon which the plans of the invader could be focussed. A million troops could be poured into the country, and they would merely suffice to hold a few provincial capitals together with the essential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uch railroads as exist would be destroyed by the peasants of the countryside, and some—probably most—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now engaged in civil strife would combine to make common cause against the outsider. An attempt to invade and conquer China, if such an attempt were made, would result in a catastrophe similar to that which overtook the "Grand Army" of Napoleon in Russia. There is but the one alternative to face. Sooner or later, voluntarily or in spite of themselves, the powers must face the fact that a new day has dawned in China, and that the policies of yesterday are no longer "a propos". If this realization comes promptly, if the decision to meet China as an equal and treat her with respect is made voluntarily and gracefully, the bitterness with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come to regard the West will soon be dissipated, and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ill become more cordial and beneficial than it has ever been under the old regime.

It is to the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t Washington has been strong in its insistence that steps be taken toward settling the ques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along the lines which were laid down by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recent a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remitting the

EXPENSE 30,000 AT LAYING OF CORNERSTONE OF SUN YAT-SEN MAUSOLEUM IN NANKING TODAY

Kuo Wen

Elaborate preparation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ceremon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Dr. Sun Yat-sen's mausoleum in the Tzechin (Purple) Hill of Nanking, to be held today. The contract for the work of construction has been awarded the Yao-sin-kee. Architect of Shanghai, and is to be completed in two years.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me of the day, announced by the Bureau in charge of Dr. Sun's funeral and burial, in the morning a memorial servi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anniversary of Dr. Sun's death is to be held and the ceremon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tomb are to be carried at 3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A polished oblong-shape

granite has been prepared on which are engraved the date of the occasion. A brass box wherein Dr. Sun's annals and books he edited, are to be placed, is to be buried beneath the foundation stone as an eternal memory of the revolution leader.

Besides Mrs. Sun Yat-sen and her son and party, who have already arrived to attend the ceremonies personally, the Bureau has issued some 1,000 invitations to the officials and prominent personages of Nanking. Accommodations for the presence of 30,000 people have been arranged, besides a number of temporary platforms from which the Kuomintang leaders may lecture to the people. A banquet in honour of this occasion is to be given in the evening.

OUTER MONGOLIA

(Continued from page 3)

by Mongolian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nd the rest by other Mongolian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Mongolia is growing rapidly and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Soviet Russia. We have now 120 co-operative organisations, all of which were set up with the aid of Soviet Russian co-operative experts. Similarly with regard to rais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gronomic centres, the cultivation of State experimental fields for industrial crops, the development of pedigree live stock etc. All this is being done with the aid of Soviet Russian experts. To Soviet Russia we are also oblig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edicine."

"But the ties which are interruptedly growing between Mongolia and the U.S.S.R. would become still more firm if certain technical obstacles, which stand in the path of our mutual aims, were removed", remarked G. Amor. "For example, the question of transporting Soviet goods. Certainly the means of bringing these goods into Mongolia must be improved. Moreover, the goods themselves must be better adapted to the Mongolian market. Jointly with the competent organs of the U.S.S.R. to devise means to remove these obstacles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of granting greater freedom of action to our Trade Representative in Soviet Russia are the principal tasks of the delegation", concluded the Mongolian Minister of Public Economy.

final por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some six and a quarter million dollars) is an additional, and not inconsiderable move toward gaining the favor of China. But more than this will be required to remove the distrust and suspicion with which Americans, in common with all other foreigners, are now regard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spirations of modern China cannot be appeased by gracious words—nor bought up for six million dollars.

Necessity For Revision

A revision of past policies toward China is demanded by considerations of pure self-interest. Strong in their reliance upon equity and abstract justice, the Chinese have never accepted as final any settlement achieved by force. Even if the forceful domination of China were momentarily possible,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policy would but render more widespread and more intense the resentment with which the "Sons of Han" have come to regard the outside world. The overthrow of foreign control would be delayed for a brief period, but, in the end, the overthrow would prove far more of a catastrophe—both for China and for the West—than the present voluntary abandonment of that control by the powers.

For America and for the other Western powers, the time has come when a policy of frank and unqualified equal treatment for China as a memb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cannot, with safety, be long delayed. Force can lead but to disaster. Even if an appeal to force should meet with temporary success, the armed domination of China must soon end, and such temporary success would have been gained at the price of incalculable future loss. To-day the resentment of the Chinese toward the Western aggressors can be allayed by a reversal of the policies which have given rise to this feeling, with little damage to the essential interests of the Western world. If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fail to appreciate the situation, and delay in meeting the nationalistic dema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present popular resentment may easily reach an intensity which will lead to the catastrophic destruction of all the foreign interests which have grown up withi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HE "SAN MIN" PRINCIPLES AS ENUNCIATED BY DR. SUN YAT-SEN

(Continued from Page 2)

calle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s are often not tru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but have only become the tools by which the capitalists may exploit the laboring classes or the common people. The people's rights of the Kuomintang, however, are enjoyed by all the people, and their possession is not restricted to a few privileged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It must be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these people's rights stand in an entirely separate category from the so-called "natural rights" of mankind, they exist only in consequence of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present revolutionary cause in China. For the people's rights of a Republic can only be enjoyed by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and cannot be given to the people who are opposed to the republic who may use them to work directly against her interests.

In other words, all those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who are sincerely opposed to imperialism may enjoy all these people's rights, and all the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playing traitors to the nation, or which are working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erialists and militarists will have their rights curtailed.

People's Living

(3) Minsheng principle, or principle of the people's living.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living includes two essential points: first, the equal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 and secondly, the regulation of capitalism.

The greatest cause for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a society is the ownership of land by a few who control it for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Henc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establish statutes regulating the ownership of land and the collection of land tax. The land which is owned by private individuals should be assessed and reported to the Government, which will levy the tax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the land, and if necessary, buy it from the private owners at the reported price.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ization of land-ownership.

State-Owned Industries

Big industries which partake of the nature of a monopoly or are of such dimensions as to exceed the power of individual investment are, for instance, banks, railways, and steamship lines, whether they are Chinese or foreign owned should be managed by the state. This is done in order that private capitalists may have no power of interfering with the normal economic life of the people.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on of capitalism.

If the two principles are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people will have been placed on a sound and dependable basis.

For The Farmers

But there is a special point to which we should like to call the attention of the farmers, China has been, and still is, an agricultural nation, and yet of all the classes, it is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the most. To those farmers who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ir land and are forced to work as tenants of landlords, the state will provide land for their cultivation. Irrigation systems will be provided to help their labor and colonization schemes will be put on foot to help the farmers who are without land of their own.

Farmers' banks will be established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of capital or who are toiling under the burden of interminable debts. Thus the farmers will be able to enjoy the natural pleasures of human life.

For The Laborers

To the laborers also, the Kuomintang has something special to say. For the laborers of China have been working without prote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Kuomintang believes that for the unemployed the state should make proper provisions to help them toward their maintenance.

Especially important will be the passing of labour laws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the laborers. Other systems for the relief of the aged, the care of the children, the providing of pensions for the disabled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which all help to relieve the conditions of the less fortunate classes, will be also attended to by the Party.

(Continued on page 4)